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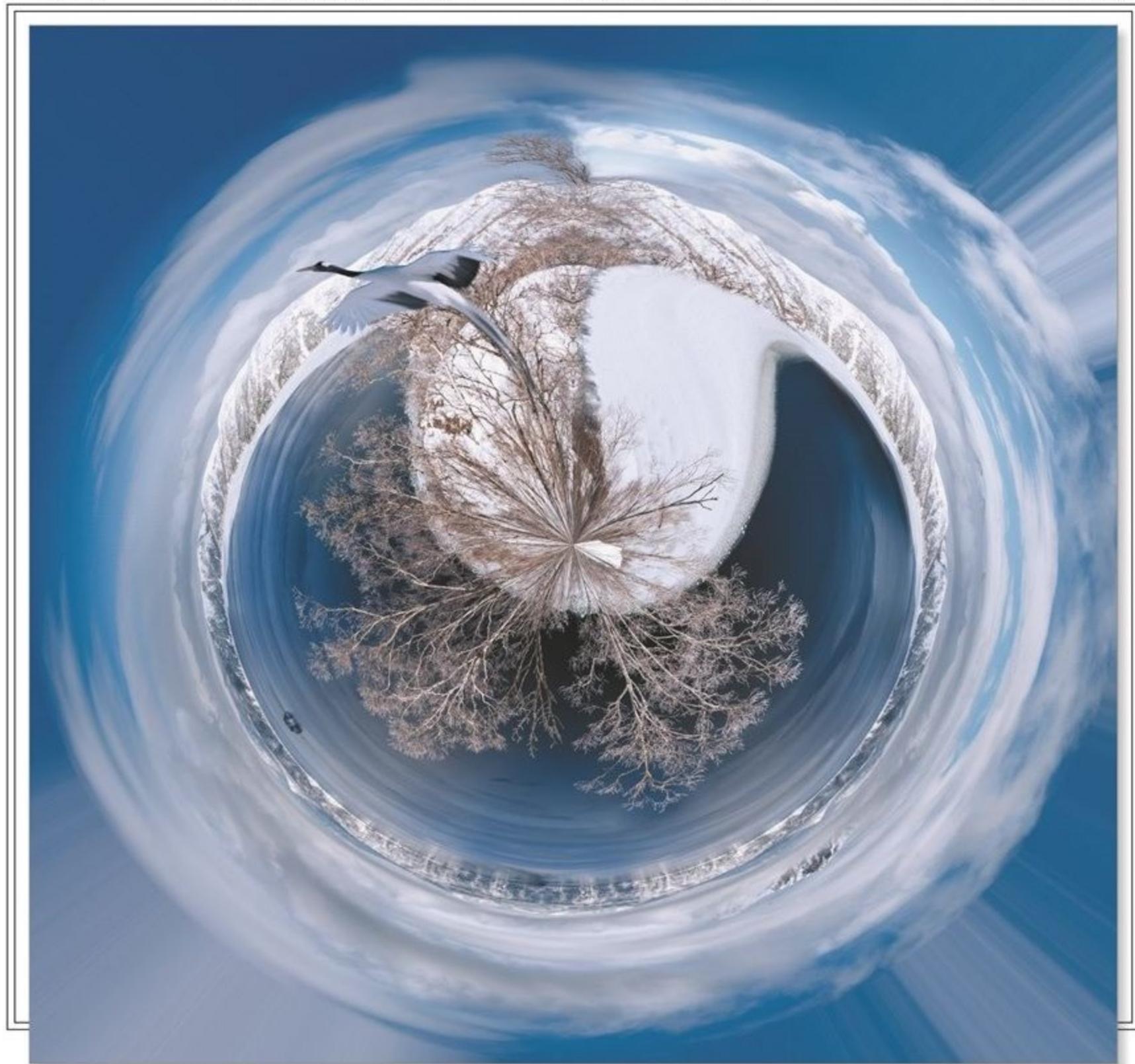
READERS

多高清杂志免费下载QQ群:

280594200

读者®

■ 珠宝 ■ 和你赛跑的不是人 ■ 病房这个舞台 ■ 让孩子快乐的技能



ISSN 1005-1805



微《读者》



读者读书会

2017·24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53期 十二月下

卷首语



溪山萧寺图 李流芳明

一时事与千古事

◎且庵

明朝有个李流芳，诗、书、画、印，样样精绝。我知道李流芳，是因为读过他的几篇小品文，其笔意真是潇洒可爱，如《江南卧游册题词》中的《横塘》：“去胥门九里，有村曰横塘，山夷水旷，溪桥映带村落间，颇不乏致。予每过此，觉城市渐远，湖山可亲，意思豁然，风日亦为清朗。即同游者未喻此乐也。”

其才如此，其人又如何？魏忠贤建生祠，李流芳竟不往拜，与人说：“拜，一时事；不拜，千古事。”董其昌为此大加赞叹：“其人千古，其艺千古。”是啊，诗人诗人，要有诗，更要有人；诗要立得住，人也要立得住。

赫赫威权之下，读书人是可以有选择的：选择“拜”或“不拜”，选择“一时事”或“千古事”。选择“不拜”的，自然“其人千古”，受人敬重；无奈而“拜”的，亦值得怜悯，想必也经历了一番痛苦挣扎；一定也有甘心投靠而唯恐“拜”之不及的无耻小人，从古至今都有。李流芳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读书人，其“威武不能屈”之朗朗风骨，怕真是“同游者未喻此乐也”。

（巴梨摘自《新民晚报》）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李霞

编辑 贾真 高翔飞

孙烈举 南衡山

美术编辑 刘全镛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胡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丹 (0931)8773170

目录 2017年第24期

文苑

【卷首语】 1 / 一时事与千古事 且庵

【文苑】 4 / 珠宝 莫泊桑

7 / 爱之后的爱 德雷克·沃尔科特

8 / 我的旅行哲学 陈丹燕

40 / 秋道太太 林文月

【诗帖】 72 / 夜间 赫尔曼·黑塞

人物

【人物】 10 / 霍洛维茨在莫斯科 查尔斯·库拉尔特

48 / 一辈子在“较劲” 赵绍

【名人轶事】 16 / 高级修养 小王子

47 / 借衣访恩师 方湘玲

社会

【杂谈随感】 12 / 安放自己 郁喆隹

18 / 人性的光华 许知远

19 / 言有穷意无尽(外一则) 王鼎钧

24 / 被算法实现的天真梦想 药师

34 / 萨达姆是好人还是坏人 朱天心

36 / 有形的手如何“劫富济贫” 蒂姆·哈福德

50 / 妙答 寂静法师

【话题】 20 / 和你赛跑的不是人 罗振宇

【社会之窗】 44 / 今天我们怎样做子女 谭山山

人生

【人世间】 14 / 病房这个舞台 阴缙

62 / 为什么 董倩

【人生之旅】 37 / 一饭之恩 徐晓欢

58 / 相亲 山本文绪

64 / 被温柔对待的瞬间 张佳玮

【婚姻家庭】 29 / 给张允和当配角 朱正林

29 / 累人的幻想 张小娴

42 / 等鱼断气 胡展奋

【两代之间】 26 / 嘘，外婆的床上有虫 阿芙

生活

【心理人生】 46 / 看不惯 卡尔维诺

63 / 为什么人们喜欢坐过山车 克里斯蒂安·贾勒特

【经营之道】 25 / 冷僻之处有商机 占广进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总第653期) 十二月(下)

文明

- 【在海外】 23 / 拉斯韦加斯没有秘密 易董
54 / 诺奖得主的布衣与光环 大卫·普莱特

- 【他山石】 32 / 让孩子快乐的技能 李珊

- 【文化茶座】 35 / 清朝大人的坐姿 张鸣
57 / 筷子 马未都

- 【家园】 47 / 卡津加河岸的破坏者 张云广

- 【人与自然】 66 / 一个人种一片森林 郭孟媛

悦读

- 【幽默小品】 56 / 神秘的眼镜 迪诺·布扎蒂

- 【言论】 17 / 言论

-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 【影像】 30 / 我的世界只有你
52 / 视角

- 【智趣】 65 / 你看见了什么

点滴

- 【意林】 61 / 上帝的措施 李冬梅
61 / 幸运 史铁生
61 / 聪明的战俘 司长冬
61 / 因自清而自高 留么子
61 / 强大的对手 蒋晓飞

- 【点滴】 9 / 漂亮文章 月庵
13 / 眼界 辉姑娘
13 / 明察 祁白水
28 / 隔空街情 一点君
34 / 为国王打伞 孙道荣
36 / 有趣的世界史 袁腾飞
43 / 四十亩地和一头骡 李浅予
51 / 剩下的是宝贝 陈四益
60 / 没话说 亦舒
67 / 你在思考什么 程刚

互动

- 【读书会】 70 / 一本写给孩子和恋人的世界史 何似

- 【互动】 69 / “《读者》光明行动”(55)

艺术

- 【封面】 翔(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
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搜
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读者微信



读者书房



读者iOS

· 读者读书会 ·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读书会,
开启美好阅读生活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玉榕律师事务所

(0931)8177627转8122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
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
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
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
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
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
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
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
室。邮编:100050,电话:010-
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
mail:wenzhuxie@126.com。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朗丹先生在副科长家的一次宴会上遇到一个年轻姑娘，从此坠入情网。

姑娘的父亲是外省的一位收税官，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后来她跟着母亲来到巴黎。她的母亲希望尽快把她嫁出去，因此常常到附近几

户中产阶级人家去。她们虽穷，可是为人正派、稳重。这个年轻姑娘仿佛是贤妻良母的典范，每一个明智的年轻人都梦想着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这样的女人。她的纯朴里有一种天使般贞洁的魅力，从不离开嘴角的那丝不易觉察

珠宝

◎〔法〕莫泊桑 ◎柳鸣九 译





的笑，仿佛是她心灵的回光。

朗丹先生那时在内政部当主任科员，每年的薪水是三千五百法郎。他向她求婚，然后娶了她做妻子。

跟她在一起，他幸福得无以言表。她勤俭持家，精打细算，使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宽裕。她对丈夫无比关心、体贴、温存，而她本人也一直充满魅力。虽然他们相识已有六年，可是他对她的爱却与日俱增。

他责备她，因为她的两个嗜好：爱看戏，爱假珠宝。

她的朋友（她认识几个小官吏的妻子）经常能够替她搞到包厢，请她去看当时风行的戏，包括首次上演的新戏。她不管丈夫愿意不愿意，总是拖着他一块儿去，但是工作一天下来，这种消遣反而会使他更加疲惫。因此，他恳求她请一位她认识的太太陪她去看戏，只要能送她回来就行。她认为这个办法不太合适，所以一开始怎么也不肯答应，直到最后才勉强让步。这让他对她有说不出的感激。

然而，这种爱看戏的嗜好，很快地让她开始注意打扮。虽然她的服装还是跟从前一样，既风雅又朴素，但是她渐渐地养成一种习惯，爱在耳朵上戴两粒极像钻石的大莱茵石耳环。她还戴假珍珠项链、紫金镯子和镶着五颜六色的、仿宝石的玻璃钻梳子。

对于这一点，她的丈夫有点不太满意，常常说：“亲爱的，对一个买不起真珠宝的人来说，美丽和妩媚就是她的装饰品，也是世上最珍贵的珠宝。”

但是她露出温柔的笑容，每次都这么回答：“有什么办法呢？我就爱好这个。这是我的缺点。我也知道你说得对，可是本性难移呀。我当然更喜欢真的珠宝！”

她一边用手指转动着假珍珠项链，让宝石的切面放出夺目的光彩，一边不停地说：“你倒是瞧瞧呀，做得多么好，简直跟真的一样。”

他微笑着说：“你的趣味倒跟占卜赛人的一样。”

有时候，到了晚上，只有他们俩待在炉火旁边，她就把装着朗丹先生所谓便宜货的摩洛哥皮匣子捧到茶桌上，开始细细观赏那些假珠

宝，好像其中有一种无穷的、秘密的乐趣似的。

一个冬天的夜里，她从歌剧院回来，冻得全身直打哆嗦。第二天便开始不停地咳嗽。一个星期以后，她就因肺炎去世了。

朗丹先生差一点儿也跟她进了坟墓。他是那么痛苦，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头发都变白了。他从早哭到晚，难以忍受的悲伤撕碎了他的心灵。亡妻的音容笑貌和娇嗔之态不断地出现在他的脑海，挥之不去。

时间并没有减轻他的悲痛。每每在上班的时候，同事们正在聊当天的新闻，会忽然看见他双颊一鼓，鼻子一抽，眼睛里含着泪水，接着就呜呜地哭起来。

他让亡妻的卧室保持原状。他每天都要把自己关在里面想她。所有的家具，甚至连她的衣裳，都和她去世那天一样，放在原来的地方。

但是生活对他来说越来越困难了。他的薪水在他妻子的手里时，足够家里的一切开支，现在剩下他一个人，反而不够用了。他奇怪她哪儿来那么大的本领，居然能够让他天天喝上等的酒、吃精美的食物，如今他靠他那微薄的收入再也没法弄到这些了。

他借了几笔债，像穷得走投无路的人一样，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找钱。终于有一天早上，离月底还有整整一个星期，他手上却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了。于是他决定变卖东西。他立刻想到妻子的那些“便宜货”，因为他对这些从前教他生气的“冒牌货”还心怀怨恨，以至于每天看见它们，都会损害他对心爱的人的回忆。

他在她留下的那一堆假货中找来找去，找了很久，因为她一直到去世前几天还在不断地买，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带一样新东西回来。他决定卖掉她好像特别喜欢的那串大项链，因为虽是假货，可是做工考究，想来还可以值个七八法郎。他把它放进衣袋里，顺着一条条大街，朝市里走去，打算找一家可靠的珠宝店。

他终于看到一家，走了进去。一想到变卖这样一件不值钱的东西所显露出的穷酸相，他就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

“先生，”他对珠宝商说，“我想请您估估这件东西的价值。”

那个人接过项链翻来覆去地仔细看了一阵



儿，又掂了掂分量，拿起一个放大镜，把他的伙计叫过来，小声嘀咕了几句，然后把项链放在柜台上，瞧瞧远看的效果如何。

这样小题大做，反而把朗丹先生弄得很不自在，他正想开口说：“噢！我也知道它值不了几个钱……”那个珠宝商却先开口了：“先生，值一万五千法郎，不过您得先告诉它的来源告诉我，我才能够收购。”

这个跛夫两只眼睛睁得老大，愣在那儿，一下子糊涂了。临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您说什么？您没有估错吧。”对方误会了他惊讶的原因，冷冷地说：“您可以到别处去问问，看别人是不是肯出更高的价钱。照我看，它顶多值一万五。如果您找不到更好的地方，就再来找我好了。”

朗丹先生完全变成一个傻子。他需要一个人好好思考思考，于是拿起项链走了出去。

但是一到街上，他反而想笑了。他想：傻瓜呀！傻瓜！我要是当时就卖给他呢？居然有这么一个不辨真假的珠宝商人！

然后他走进和平街口的另一家首饰店。老板见了这件首饰，立刻叫起来：“哎呀！我认识这串项链，它是从我们这儿卖出去的。”

朗丹先生感到很惊慌，问：“值多少钱？”

“先生，我是两万五千法郎售出的。我准备出一万八千法郎收回来，不过按照法律规定，您得先告诉我是如何把这件东西弄到手的。”

这一次，朗丹先生惊得两腿发软，坐了下来。他说：“不过……不过，您再好好看看，先生，我一直以为它是……假的呢。”

首饰商又问：“您愿意告诉我尊姓大名吗，先生？”

“当然愿意。我姓朗丹，是内务部的科员，住在殉道者街十六号。”

商人打开账簿，查了查，说：“这串项链的确是在一八七六年七月二十日送到朗丹太太的住址——殉道者街十六号去的。”

两个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科员惊讶得简直要发疯，首饰商则疑心他是个贼。

首饰商接着说：“您愿意把这件东西在我这儿放二十四个小时吗？我可以给您出一张收据。”

朗丹先生结结巴巴地说：“当然可以。”他把纸条折起来，放进衣服口袋，走了出去。

他穿过大街，继续朝前走，走着走着发现走错了路，又转过身往回走。他走到杜依勒里宫，过了塞纳河，一看又走错了，于是又回到香榭丽舍大街，脑子里乱得没有一点儿头绪。他想好好地考虑考虑，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妻子没有能力买一件这样贵重的东西——当然没有。那么，这是别人送的一件礼物了！礼物！谁送的？为什么送呢？

他停下来，呆呆地立在大街中间。可怕的疑窦掠过他的脑海。莫非她？这么说，其余的珠宝也都是礼物了！他觉得天旋地转，面前的一棵树仿佛朝他倒下来。他伸出双臂，倒在地上，失去知觉。

等他醒过来，才发现自己在一家药房里，原来是过路人把他抬进来的。他请人送他回家，随后就把自己关在屋里。

他一直哭到天黑，伤心欲绝。他咬住一块手绢，免得自己哭出声来。最后，他疲乏过度，倒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一道阳光照醒了他，他慢腾腾地起来，准备到部里去。受到这样的打击以后，继续工作是很困难的。他考虑了一下，觉得可以请求科长原谅，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科长。接着，他觉得应该再去首饰店一次，想到这儿，他臊得满脸通红。他考虑来考虑去，觉得无论怎么说，总不能把那串项链留在那家店里。于是他穿好衣服，走了出去。

天气晴朗，蔚蓝的天空覆盖着这笑脸迎人的城市。几个无所事事的人两手插兜，在街上闲逛。

朗丹先生望着他们走过，对自己说：“有财产的人多么幸福啊！一个人有了钱，甚至连忧愁都可以摆脱。他爱上哪儿就上哪儿，他可以旅行，可以寻欢作乐！啊！要是我有钱就好了！”

他发觉自己肚子饿了，因为从前天晚上起，他就没有吃过东西。但是他的口袋空空如也，于是他又想起那串项链。一万八千法郎！一万八千法郎！这个数目真不小！

他走到和平街，开始在首饰店对面的人行



道上踱来踱去。一万八千法郎！一连有二十次，他都差点儿走进去，可是每次都被羞耻心拦住了。

后来，他突然下定决心，为了不让自己有考虑的时间，他一口气奔过大街，冲进首饰店。

珠宝商见了，他，连忙迎上前，面带笑容，彬彬有礼地搬来一把椅子。伙计们也围过来，他们满脸笑意，不断地瞟着朗丹。珠宝商开口说：“我已经打听过了，先生，如果您没有改变主意，我可以立刻照我出的价钱付款。”

朗丹结结巴巴地说：“当然没有改变。”

珠宝商从抽屉里取出十八张大钞票，点了一遍，递给朗丹。朗丹在一张小收据上签了字，用一只颤巍巍的手把钱放进口袋里。

朗丹正打算出去，又转过身来，垂下眼睛，对一直微笑的商人说：“我……我还有别的珠宝……都是从……同一个人那儿继承来的。您都愿意收吗？”

商人鞠了个躬，说：“当然愿意，先生。”

满脸通红的朗丹用若无其事的严肃口吻说：“我去给您拿来。”

他叫了一辆马车，回去拿首饰。一个钟头以后，他回到首饰店，到这时候他还没有吃早饭。他们开始一件件地研究，一件件地估价。几乎全部首饰都是从这家店里卖出的。

这时，朗丹也开始撕破脸皮争价钱了，他发脾气，要人把账簿拿给他看。随着金额的增加，他的嗓门儿也越提越高。

大粒的钻石耳坠两万法郎，镯子三万五千法郎，胸针、戒指和链坠一万六千法郎，一件用祖母绿和蓝宝石镶成的首饰一万四千法郎，一条当项链用的金链连同独粒钻石吊坠四万法郎……总数达十九万六千法郎。

商人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这些东西的主人把所有的积蓄都存在珠宝上了。”

朗丹一本正经地说：“这也是一种存钱的方法，并不特殊。”他又和买主约好第二天还要约请行家复查，然后走了出来。到了街上，他看见旺多姆纪念柱，恨不得跟爬夺彩竿似的爬上去。他感到自己身轻如燕，只要一纵身，就可以和高耸入云的皇帝雕像玩跳背游戏。

他到瓦赞饭店吃了中饭，并喝了一瓶价值

二十法郎的酒。吃完饭，他叫了一辆马车，到布洛涅树林去兜风。他带着几分轻蔑的神气望着来来往往的马车，恨不得向行人宣告：“我也有钱，我有二十万法郎！”

他想起内务部，连忙叫马车送他去。他大模大样走进科长办公室，说：“先生，我是来向您辞职的。我得到一笔三十万法郎的遗产。”他又去和老同事们握手告别，把自己将来的生活打算告诉他们，然后到英国咖啡馆去吃晚饭。

他正好坐在一位看上去好像很有身份的绅士旁边，心里痒痒的，忍不住想炫耀一下。于是他告诉这位先生，他刚刚得到一笔四十万法郎的遗产。

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对看戏不再感到厌烦。

半年以后，他又结婚了。他的第二任妻子虽然很规矩，可是脾气难伺候，给他带来了许多痛苦。

（新芽摘自中央编译出版社《莫泊桑短篇小说选》一书，李晓林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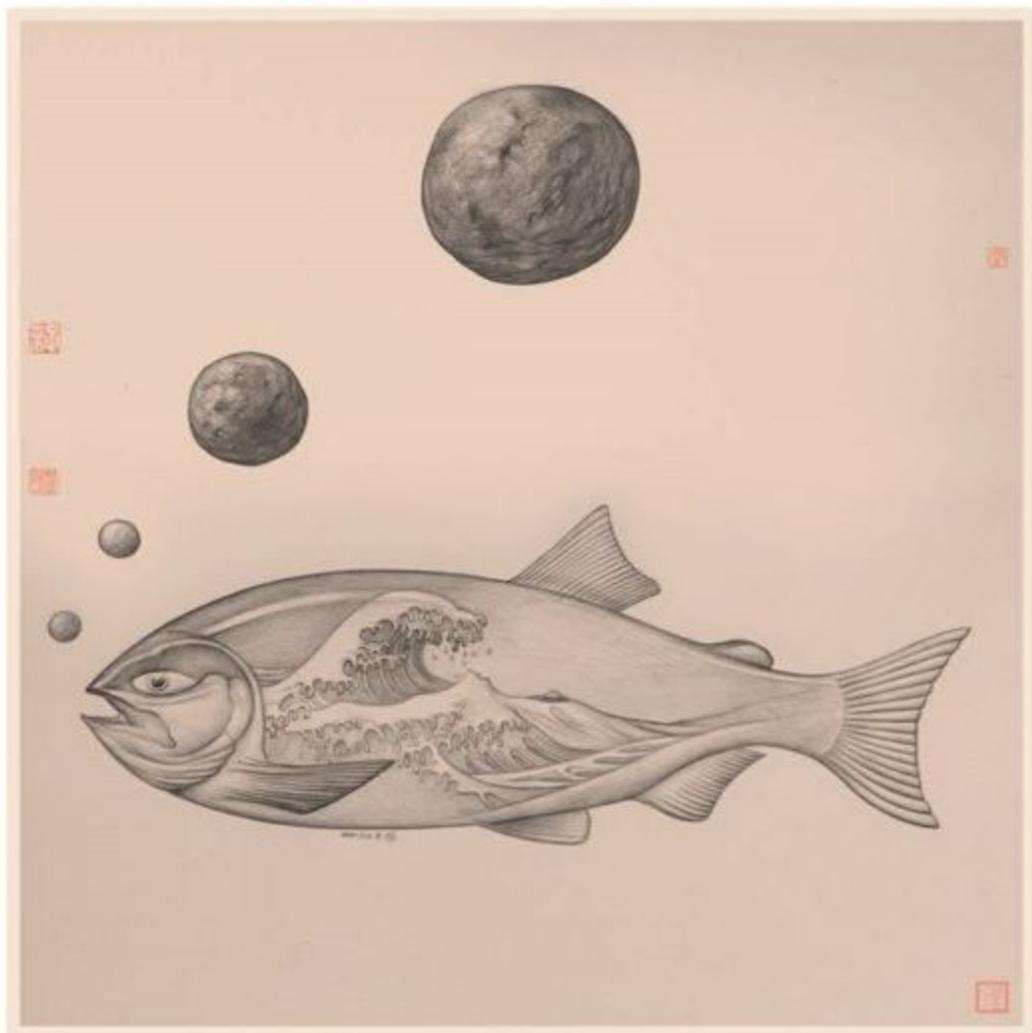
爱之后的爱

●〔圣卢西亚〕德雷克·沃尔科特

◎张文武 译

这一刻终将到来，
当你充满喜悦地
在自己的门前，在自己的镜子里
欢迎自己
并为此与自己相视而笑，
说，坐下来，吃吧。
你会重新爱上这个陌生人——你自己。
来点酒。来点面包。把你的心交给
它自己，交给那个曾用一生爱过你的
陌生人，你曾为了另一个人而
忽视过的那个人，了解你内心的人。
从书架上取下那些情书，
那些照片，那些绝望的笔记，
从镜子里剥下自己的影子。
坐下来。
享受你的生命。

（晓旭摘自《时代青年》2017年第8期）



我的旅行哲学

●陈丹燕

这是上海冬季的一个雨夜，又冷又湿，一团漆黑。

我们夫妇与我少年时代的朋友夫妇相约，在淮海路上的一家餐馆吃饭，庆祝我们夫妇几天前的生日。他们刚从加拿大回来，错过了那次生日聚会。那天晚上，到处都湿漉漉的，人行道旁的树上结下的悬铃又湿又黑，好像无数悬挂的逗号和句号。自从他们移民去了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岛，我们就不能像从前那样时时见面了。从前，似乎两家大人、孩子的生日，我们总在一起庆祝。

我和朋友十六岁的时候就

认识了，因为我们的父亲当时一起去青岛创立了一家远洋运输公司。此后，我们的友谊便一直延续着，我们的孩子也是发小。再后来，我们各自的孩子到了十六岁，她们先后离开我们，去远方求学。现在，我们的孩子都已长大，我们的父亲也先后离开人世。

再后来，朋友夫妇也离开上海，远赴加拿大。

彼此想念的时候，我总这样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他们却总这样说：“你们什么时候来维多利亚岛看看我们呀？”

因为他们，我才听说了那个岛，它就在加拿大的北部，有许多枫树，雾很大，很安静。

如今孩子们远在天涯，我们围桌坐下，一起庆生。

朋友夫妇说起维多利亚岛初冬时，溪流里会挤满洄游的大马哈鱼。

每年十一月开始，长得已有一米多长的大马哈鱼，会成群结队地从大洋游回维多利亚岛的淡水溪——它们的出生地。

“每日都看见那些成双成对的大鱼挤挤挨挨地回来。最多时，溪流里挤满了鱼，踩着它们的身体过河，鞋都不湿。”朋友的妻子说。

“一到秋天溪流湍急，即使是大鱼，稍有松懈，也会被冲回海里，所以它们都拼命向前。经过一千多公里游回来，身上的脂肪就都消耗得差不多了。”我的朋友说。

总算回到溪流里，母鱼沉到河底，拼命摆动身体和尾巴，在卵石中刨出一个小巢穴，卧到里面产卵。等产完卵，公鱼跟上去给卵受精。而母鱼再奋力向前，去刨另一个小坑。

到它们完成繁衍，尾巴大多已残缺不全，身上伤痕累累，鳞也都掉得差不多了。

翻江倒海的生育繁衍完成后，它们便很快衰亡，死在自己出生的溪流里。庞大的尸体一旦失去向前的力气，就会被水流冲回大海。有时，尸体太多，都将溪流堵住了。

老鹰、秃鹫和狗熊，从四



漂亮文章

●月 庵

怎样叫会写文章？什么是漂亮文章？假设状况如下：

一、我要去玩，我没钱；
二、我要跟你借钱，你非借不可；三、你这钱，我不一定会还……

这篇文章难写吧？！松尾芭蕉却一点不为难，写得举重若轻，三言两语就搞定了。周作

人说他“在寥寥数语中画出一个飘逸的俳人来”，真是一点没错。

“欲往芳野行脚，希惠借银五钱。此系勒借，容当奉还。唯老夫之事，亦殊难说耳。——去来君：芭蕉。”

（熙子摘自《读书》2017年第10期）

而八方赶来吃，鱼的尸体被啃食得支离破碎，渐渐腐烂。工人们就开着卡车来，把那些尸体清运出去。

此时，已冬尽春来，它们产下的鱼卵变成小鱼，小鱼们在清澈的溪流中成长，等待离开溪流，前往大洋的那一天。

大马哈鱼从未有机会看到自己孩子的出生，甚至看不到初春时分，野鸭子如何扒开它们埋好的巢穴，偷吃那些橘红色的受精卵。

小鱼也从来见不到它们的父母。它们出生后，会游离一个个小巢穴，游出溪流，去大洋，等长大后再回来。大马哈鱼，一代代，就这样生生死死。

伙计端来四大碗庆生的阳春面，还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有猪油和香葱气味的袅袅热气，白色的。孩子们小的时候，我们两家总在一起为她们过生日，陪她们吹灭蛋糕上的蜡烛，看她们双手合十许愿，和她们一起吃长寿面。

“其实挺惨的。”我的朋友说。

“它们真称得上是义无反顾，前赴后继。”朋友的妻子说，她拍了我一下，“你真该

来看看那些鱼。”

从清汤里挑起柔软的细面，念起那些遥远的大马哈鱼——在万里无垠的大洋里，它们是怎么找到归途的啊。

“真想看看它们。”我说。那总是薄雾弥漫的枫树林，那寒冷清澈的溪流，因为大马哈鱼变得神秘起来，如一个宿命之地。我们的父亲用身体为我们扒拉出来的小巢穴在哪里，我们为我们的孩子扒拉出来的小巢穴又在哪里呢？漫漫大地，我们也会有一条如大马哈鱼那样必定要游去的溪流吧，它在哪里呢？

我们计划下一个秋天，要去看看全力以赴、慷慨赴死的大马哈鱼，看看那条拥挤着伤痕累累、鳞片斑驳的鱼脊的溪流。

所以旅行并不简单。也许可以追溯到这个人早年的生活、内心的愿望、生活中无解的难题，以及生活中重大的获得与失去，或者他深藏于心的浩瀚幽暗的潜意识。

那个雨夜，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自己好像在被雨水打湿的幽暗街道上见到那些银色的大鱼。它们拼死向前的样子，也许是我们父亲年轻时代

的样子，也许是我们自己年轻时代的样子。十一月的维多利亚岛就像自己心里那个不可触摸的世界。那条湍急的绿色溪流，怎么想怎么都像我们一代代人都要经历的人生。有时候，去一个地方旅行，就是走向自己的内心世界。二十二年的旅行经验让我熟悉了这种来自陌生之地的召唤。

这陌生之地好像与你毫不相干，拿着地图你也不免会走错路，睡在陌生的床上总是怎么也睡不踏实。但总有一刻，你会突然发现，自己面前这陌生而充满隔膜的地方，让你感到不可思议的熟悉，就像梦境重现。你以为在探索一个新地方，其实却是在探索你心中那些尚未明了的角落。

（孤山夜雨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我的旅行哲学》一书，刘宏图）

生命的尽头，就像人在黄昏时分读书，读啊读，没有察觉到光线渐暗；直到他停下来休息，才猛然发现白天已经过去，天已经很暗；再低头看书，却什么都看不清了，书页已不再有意义。

——毛姆



霍洛维茨在莫斯科

◎查尔斯·库拉尔特 ◎石 斌译

1986年春天的某个上午，一张简洁的海报出现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浅黄色的墙壁上。上面称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美国）将在此举行一场钢琴独奏会。仅仅一张海报——却使莫斯科民众如受电击，引发人们的阵阵惊愕与狂喜。所有看到海报或听说此事的人，都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令人永生难忘的音乐盛宴。事实的确如此。

向公众出售的门票不到400张，而俄罗斯的音乐爱好者排成长龙，在售票处彻夜守候。开售后几分钟，票就被抢购一空。学院华美的音乐大厅中其余的1800个座位已悉数被政府官员和各国外交使团成员预订。

1986年4月20日，星期天，莫斯科时间下午4点，音乐会即将开始。天正下着雨，数百人打着伞站在雨中。

在音乐厅外的大街上，雨

中的人们知道自己一个音符也听不见，他们仅仅是为了今后能对别人说，这一刻，他们也在那里。当一个身着深蓝套装、打着蝴蝶领结的瘦小老人在舞台一侧出现时，台下立刻掌声雷动，掌声从靠近舞台的观众席开始，迅速席卷整个大厅，其中还伴随着欢呼声。与此同时，老人颤颤巍巍地走到舞台中央，对观众耸耸肩、挥挥手，略显不安地咧嘴一笑，轻轻抚摸自己的钢琴——似乎在给乐器和自己鼓劲儿，然后坐下，等候寂静的来临。

接着，他将双手放在键盘上，奏出《斯卡拉蒂奏鸣曲》的最初几个音符——伴随着这个动作，所有的情感都被推向高潮。霍洛维茨回来了，时年83岁，在阔别祖国60余年之后，再次登台演奏。

他的演奏既精微细腻，又刚健有力。他给听众描绘出清新柔美的彩虹和所向披靡的雷

暴。当他开始演奏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和斯克里亚宾的作品时，许多听众潸然泪下。霍洛维茨让音乐自由倾泻，使情绪不断升温，连续重击出那著名的八度音。对每组乐曲结束后震耳欲聋的喝彩声，他报以开怀一笑，并顽皮地摆动指头向听众致意。

“这演奏非人类所能做到，它只能来自天堂。”幕间休息时，一位听众如是说。另一位则宣称：“他是唯一能够表现色彩的钢琴家。”大厅里有位苏联钢琴家告诉采访者：“他的音乐如天籁之音，随着空气（旋律）流动。”

《纽约时报》第二天的头版头条，以这样的标题来概括听众的反应——《霍洛维茨在莫斯科：喝彩与泪水》。

霍洛维茨1925年离开俄国，当时他还是一个来自基辅的20多岁的英俊男孩，其绚丽辉煌的演奏风格已使他远近闻名。以至于边境上的士兵都知道他，其中一名士兵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虽然走了，但别忘了你的祖国。”霍洛维茨



年轻时的霍洛维茨



在为这一忠告所感动的同时，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些士兵没有叫他脱鞋检查，鞋里面藏着的几千美元，是他在德国巡回演出所必需的费用。他的出境签证允许他离开6个月，而他一去就是60年，并在1942年成为美国公民，他常说，他不想再回到苏联。

然而，时至暮年，他开始屈服于一个愿望：“在我死之前，再看看俄罗斯”。1985年，美苏文化交流协议重新启动，他急切地询问经纪人彼得·盖尔布，自己是不是可以考虑以“和平大使”的身份回去。后者向他保证，可以按照霍洛维茨的一贯作风——在美国驻苏大使的住地弄一套舒适的房间，带上大师自己的斯坦威钢琴和随从，并且每天从巴黎采购多佛鲈鱼——来进行这次旅行。霍洛维茨说“行”，于是他们对外界宣布了这项旅行计划。

霍洛维茨的一个侄女艾莱娜从哈尔科夫来信问道：“亲爱的霍洛维茨，您真的要来吗？我们会来机场接您……非常高兴能见到您。我做梦都想听您的音乐会，如今就要梦想成真……恭候您的到来。”

“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才9岁，”霍洛维茨在翻译这封信时抬起头说，“现在她已经70岁了！”

当霍洛维茨与妻子旺达·托斯卡尼尼·霍洛维茨走出飞机时，艾莱娜果然在莫斯科机场等候这位大名鼎鼎的叔叔。

不顾电视台的闪光灯和记

者的提问，叔侄俩便开始坐在机场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里叙旧。

在莫斯科停留期间，霍洛维茨大部分时间都将自己封闭在亚瑟·哈特曼大使那座宽敞的官邸内。不过他还是搞了一次“拜谒”活动——造访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的故居。斯克里亚宾曾对年轻的霍洛维茨的演技褒奖有加。在作曲家本人的钢琴上，霍洛维茨为作曲家的女儿叶莱娜和为数不多的美国陪同人员弹奏了斯克里亚宾的练习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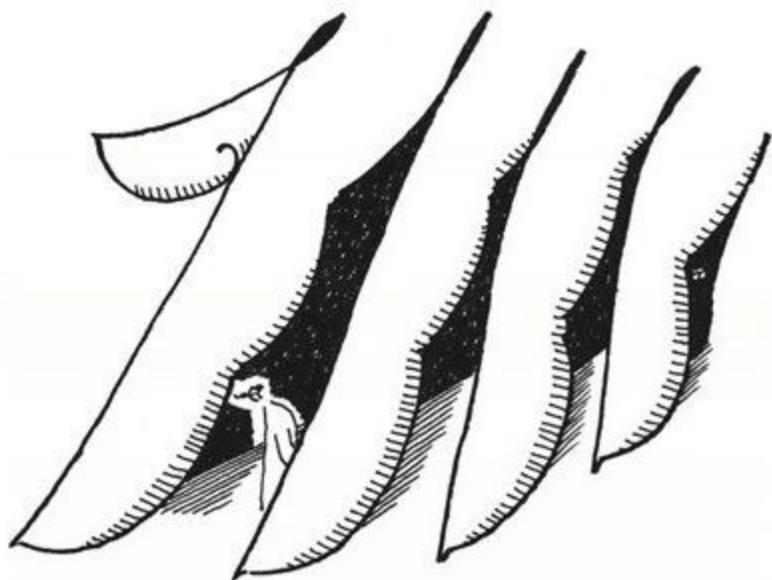
83岁的霍洛维茨

音乐会之前的星期五下午，霍洛维茨来到音乐厅，在满屋子的音乐学院学生和教授面前排练。他极为细心地检查灯光和钢琴在舞台上的位置，与摄影师开了几句玩笑。然后，他意识到学生们已急不可待，于是开始认真地演奏。大厅顿时一片肃静。排练变成一场音乐会，成为接下来那场正式演出的序幕。学生们闭上眼睛，以便聚精会神地领会其中的奥妙。霍洛维茨的一位随行人员兴奋地说，这场“排练”

是他听过的霍洛维茨最完美的演出之一，这是星期天那场将向西欧和美国进行电视转播的正式演出的一个极好兆头。学生们持续为霍洛维茨喝彩，接着又尾随他进入学校的庭院，围观他的汽车，并赞叹不已。工作人员竭尽全力布设了一条警戒线，还是花了近半个小时才将这辆豪华轿车移到15米外的街上。甚至在他乘坐汽车逃离这群年轻的仰慕者，飞驰而去之后，学生们仍三五成群地站在那儿讨论刚刚听到的音乐，满怀敬畏、钦佩与惊异之情。

正式演出的那个下午，这些学生中有许多人又回到这里，希望再次聆听他的演奏。苦于没有门票，他们设法躲过学校大楼四周设立的警戒线，在音乐会刚刚开始时拥入楼内。他们当中有大约200人紧靠后墙或者挤在过道上。在这场演奏会的录音中，如果你在第一首《斯卡拉蒂奏鸣曲》的开头听到一阵意外的吵嚷声，那是苏联警察试图（但未能成功）将学生赶出音乐厅时所造成的。学生们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警察退却了，在一大批忠实的年轻听众擅自闯入的情况下，音乐会继续进行。

这场音乐会的举行，正值国际局势紧张之际。美国空军刚刚轰炸了利比亚，引起苏联的强烈不满。在过去的一周，世界各地的电视屏幕上充斥着战争喧嚣的场景。如今，在同样的屏幕上，却突然出现一幅亲切、温柔的画面：一位伟大的美国钢琴家正在为俄罗斯听



安放自己 ●郁喆隽

世上最难安放的大概就是自己。

对此，古灵精怪的艺术们总有些出其不意的做法：拉斐尔在《雅典学院》中，把自己安排在右边一群交谈的人物中，他头戴无檐帽，处在索多马和托勒密之间，似乎心不在焉，眼神投向画外；波提切利则在《三王来朝》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英俊青年，踌躇满志地站在画面的最右侧，双眼看着观众；杨·凡·艾克在《阿尔诺芬尼夫妇像》中，巧妙地把自已画在画布中央的镜像中；有人猜想，西斯廷教堂的壁画《最后的审判》中，圣巴托罗缪手中那张人皮脸，就是画家米开朗琪罗自己；委拉斯凯兹在《宫娥》一画中，不露声色地将自己安排在侍女身后，手里拿着调色板……

美剧《权力的游戏》中有这样一个小人

物，山姆威尔·塔利（简称“山姆”）。在原著《冰与火之歌》（乔治·马丁著）中，山姆初次登场时，作者是这样描述他的：“肥大的下巴完全遮掩住刺绣外套的绒毛领口，圆滚滚的月亮脸上一对苍白的眼睛局促地四下转动，汗水淋漓的肥胖指头则在天鹅绒上衣上揩个不停……”据说，山姆就是作者马丁的“自画像”。

山姆本是河湾地角陵领主蓝道·塔利伯爵的长子和爵位继承人。但因为他肥胖而胆小，被父亲剥夺继承权，强制加入北境守夜人。后来他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世外桃源般的学城。尽管大部分时间山姆都在为大家做大锅饭，为别人倒尿盆子，但他并没有因此怨天尤人，而是抓住机会阅读大量奇书。山姆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爱情，也没有可歌可泣的担当，更没有挥斥方遒的天命。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作者对山姆的一句评价十分中肯：“这个世界有太多逞英雄的胆小鬼，能像山姆这样自认怯懦还真需要点古怪的勇气。”他仿佛是所有时代学者的写照——甘于平常，坚守本分。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曾说：“生活就像奥林匹克赛会，聚到这里来的人们通常抱有三种目的：有些人摩拳擦掌以折桂，有些人做买卖以赢利，但还有一些人只是单纯地做旁观者，冷眼静观这一切。”在乱世中，绝不会缺少争名夺利之徒，也不会少见舍身取利之人，而唯独少有冷眼静观的心灵。当一切灰飞烟灭之后，冷眼静观者书写历史。

（静 妃摘自《书城》2017年第10期，童玲图）

众演奏舒曼《童年情景》中的那段《梦幻曲》。霍洛维茨选择的安可曲所表达的情感，让整个音乐厅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在数千英里之外的纽约，电视评论家和专栏作家安德鲁·卢莱也感受到此时此刻这种情感的力量。在第二天的专栏中，他写道：“在音乐会的后半部分，听着这位83岁的天才的演奏，因为某种我无法解

释的神秘原因，我的眼睛湿润了，不是悲伤，而是喜悦。这多少与我的自豪感有关，就在那一刻，我为自己是同一个文明中的一分子而自豪，而这位正在演奏钢琴的伟大而不朽的老人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当电视镜头从霍洛维茨在键盘上的手指移到听众席中一位苏联公民的脸上时，我感到自己的眼泪快掉下来了。他看上去不像

是敌人。他紧闭双眼，头略微后倾以便面部朝上……一滴泪珠从他的脸颊流下。同一滴泪珠，也从我的脸颊流下。”

（去日留痕摘自微信公众号“西方音乐评论”）

当上帝赐给你荒野时，就意味着，他要你成为高飞的鹰。

——简媜



眼界

● 辉姑娘

有人请我帮一个小男生找份工作，我给他介绍了一家小有名气、正处于上升期的公司。这家公司平台好、实力雄厚，老板也有眼界、有能力。但也正因这家公司的条件好，公司只给他开出8000元的月工资。8000元，在北京不算低也不算高，只能说是行业的中间水准，饿不死人，但花下来也没什么剩余。

另一家公司是男生的另外一个朋友推荐给他的，是刚刚注册的一家公司，没什么人手。老板见了男生一面，觉得他有些能力，因此开出了1.5万元的薪水。据说，那家公司连前台的薪水都过万了。

这男生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选了月薪1.5万元的那份工作。他说在北京生存太难

了，每个月光是房租就要3000元，如果还想生活得好一些，工资高一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表示理解，并没有过多地劝说他。

一年以后，那家给8000元工资的公司正式上市，员工薪酬翻番，老员工还拿到了不少股份。最重要的是，由于项目在业内拥有极佳口碑，每一位员工都成了其他公司眼里的香饽饽，它们纷纷向这家公司的员工投来橄榄枝，以更高待遇挖人。

而另外那家公司，由于资金链断裂，倒闭了。

男孩来找我诉苦，说自己运气实在太差。我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固然有运气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不贪小利的心胸和能极目远眺的视野。

他叹息着说家里并不算富裕，从小俭省惯了，看到高薪就忍不住动心，“都是小市民意识害了我”。

每个人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出身，那些因家庭背景而产生的局限与压力，值得体谅。但我们活着，不就是为了努力改变命运的既有轨道吗？

生在鸡窝里，鸣声敢震天地；长于山谷间，藤蔓可攀高岩。

不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永远拥有冷静理性的判断力和决断力。

格局囿于先天出身，却扩于后天的眼界和教育。

（李金锋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这世界偷偷爱着你》一书，全景视觉供图）

包拯掌开封府，明察秋毫。一次有人犯法，当受杖脊，而府吏受贿，和那人约定：“见了府尹，我一定交给我处理，你只管争辩喊冤，我和你分罪，你决杖，我也决杖。”

法庭上，包拯问完，果然交给府吏处理，犯人不停地分辩，府吏呵斥道：“只管受杖脊出去，啰唆什么！”不料，包拯见他未加详勘就量刑，认为府吏卖权，就当庭杖

明察

● 祁白水



责之；而对犯人宽大处理，改杖脊为杖坐，以损抑府吏的权威。可不正是府吏给予犯人的许诺吗？明察如包拯，也不免为小吏所卖。

刀笔小吏，熟悉刑讼运作，又与官员朝夕相处，了解他们的性情，故能上下其手，为乱其间。小吏之为患，看看《水浒传》，其中写得再清楚不过了。

（陈海蓉摘自《今晚报》2017年10月13日）



病房这个舞台

● 阴 绯

从医 20 年，我常常在患者及家属濒临崩溃的时候给予安抚，在他们无助的时候给予支持，在他们相互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进行调解，在他们歇斯底里发作的时候默默地忍受。是的，我们一直都是给予者，得到的回报就是患者及家属的一句肯定、一个微笑，仅此而已，却也足够。

唯独在救治这个 19 岁彝族男孩的妻子时，我感觉自己是获益者。

患者是个极度消瘦的彝族女孩，当时是被背入病房的。我看了一下入院证，16 岁，右下腹包块待诊。病人瘦弱的程度和非洲难民差不多，身高一米六，体重不到 60 斤，近乎皮包骨头，几乎没有力气回答医生的提问。

女孩大致的病史是：慢性腹痛两个月，伴间断性发热。后来腹痛逐渐加重，人愈加消瘦，间

断呕吐及停止排便，家属发现右下腹有包块。

入院时检查身体，初步诊断考虑阑尾周围脓肿、结核冷脓肿、炎症性肠病穿孔伴局部脓肿、肿瘤。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

从女孩的穿戴来看，虽然算不上破破烂烂，但是也绝对不是来自富裕的家庭。而女孩可以选择的所有治疗方案，都必须在充足的营养支持下才有可能完成。看起来这是个比较棘手的患者，所以我必须和一线医生一起完成第一次医患沟通。

几分钟后，在一线医生身后跟进来一个男孩，身高也就一米七左右，黑黑瘦瘦的，引人注意的就是他的眼睛有着高原地区少数民族特有的清亮。

我有些责怪地对一线医生说：“怎么叫个小孩过来？让她家属来。”一线医生有些迟疑地说：“她没有其他家属，这是她老公。”

我抬头看了一眼这个不知所措的男孩，问：“你今年多大了？”

“19。”

19 岁已享有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了，作为丈夫，他确实也能签字做主。但实际上，在彝族的家庭关系中，一般能做主的，要么是她的父亲，要么是她的舅舅。

“这个女孩病得这么重，她的爸爸、舅舅呢，为什么没有来？要是这家里就这么两个小孩过来治疗，没有一个真正能拍板的人，那在这个女孩每一步的治疗过程中，当面临困境时，我们需要承担的风险就非常大了。”我忍不住烦躁起来，语气也有些不快。

听出我语气的变化后，男孩立刻从一线医生的身后走到我面前。他犹豫了一下，深吸一口气，用夹杂着彝语的汉语对我表达了下边的意思：家里不会有人来了，所有人都叫我不要管她，说她没得救了；县医院的医生也说她没得救，叫我背回家去等死，但是我舍不得。她明明没有死嘛，最后我去求全村的长辈，挨家挨户去磕头，然后全村人给我凑了两万块钱；家里的老人对我说，无论能否救得活，也就只有这两万了，你要是实在不甘心，就背着你老婆去州里找个医生再试一试。





听他结结巴巴说完这些话，我立刻站了起来，直视着他明亮的眼睛，同时也感受到他目光中的坚定。他基本上是在违背全村人的意志，同时还背负着两万块钱欠款，以近乎破釜沉舟的勇气来救他老婆的。要知道，在贫困地区，借钱给人做生意还有可能，因为你做生意还有赚回来的机会。但借钱给人看病，这是很大的人情，因为无论最后的疗效如何，看病一定是会花掉这笔钱的。之后这个家庭有没有偿还能力，这些都是未知数，所以穷人之间很少会借钱给别人看病。

就这么一个19岁的孩子，能够在—个贫困山村里借到两万块钱，不知道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而且他都没有试图在我面前隐藏一下他准备的总金额（虽然这是很多人来看病的时候会表现出的—个行为）。他就这样把所有的细节全盘托出，毫无保留地信任我，我突然感到压力很大。

我首先给他提了—个要求：“两万块钱呢，现在还用不了那么多，你先交5000块钱，我们尽可能地在5000块钱范围内，给你查清楚，然后再谈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他点头同意，这时我才开始逐字逐句地跟他完成第—次的医患沟通，讲清下一步要进行的检查、要花费的金额，以及他妻子可能面临的治疗上的难点和可能遇到的难关，等等。

他眼睛都不眨地听着我把所有的环节讲完，—直在点头，同时对我说“好、好、好”。他的表现让我无法准确判断出他对我讲的东西到底理解了多少，我只有在心里叹了口气，对他说：“好吧，今天就这样了。”见我全程都没有对他说让他把妻子背回去等死这样的话，在谈话结束后，他突然对我微笑了—下，然后走了出去。

3天后，初步诊断，还是肺结核及肠结核穿孔形成的冷脓肿。根据目前的情况，外科干预风险高，如果做开腹处理的话，可能预后更差，只能先保守治疗—段时间，看看情况再说。

我们—边开始抗结核，—边抗感染，同时对右下腹局部进行大蒜和芒硝外敷。我们科室常备有—个蒜臼，每天早上，我们还没交班的时候，就看见男孩拿着蒜臼，在楼道里吭哧吭

哧地捣蒜。他知道如果提前准备好了，等医生查房的时候就可以给妻子敷上新鲜的大蒜。

几天过去了，除了女孩的生命体征比来的时候平稳了—些，其他情况并没有明显好转。—线医生查了—下费用，差不多5000块，接近我对他承诺的数额了，我开始忧心忡忡。

我把男孩叫到办公室，说：“现在已经花了快5000块了，疗效仍然不是很理想，下一步你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吗？”

男孩迷惑不解地看着我，对我说：“没有啊，我觉得疗效很好啊。”

我说：“哪里好啊，你看那个包块的大小，—点都没有好转，而且腹痛依然那么重，晚上还是发烧。”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到辅助检查的指标也没有明显的变化，男孩就打断我，说：“但是她开始吃饭了，医生，她吃饭了嘛！”

虽然我不得不承认，他这个判断病情好转的原始方法有—定的道理，但是从能够吃饭到出现真正的疗效，这个过程有多漫长，他不知道。我却知道多说无益，苦笑—下，算是结束了这次沟通。

又过了几天，有天早上查房时，我突然发现这个女孩坐了起来，—头乱蓬蓬的头发也梳成了麻花辫。那—刻，我终于松了—口气，检查显示，她的各项指标也开始好转。这个时候，男孩准备的两万块钱已经用了—半，剩下的一万块钱，我们必须更加精打细算。

有—天，我看见这个男孩没有像往常—样，和他的妻子头碰头地在病床旁边吃盒饭，而是—个人端着—盒方便面蹲在楼梯口上吃。我随口问了—句：“今天怎么不吃盒饭啦？”男孩笑了—下，对我说：“没钱啦。”当时我的第—反应是买—盒给他，但是转念—想，这样做可能并不合适。我笑了—下，对他说：“慢慢吃。”他也回报了我—个阳光般的笑容。

又到了该做CT的时候，我希望同时看看女孩的肺部和腹腔的情况，但是两个部位的CT费用又太贵，科室里有人出主意说，能不能只做—个部位，但是两个部位—起看呢？

我到了CT室和检查的医生商量，医生刚开始并不太同意，因为这从医院的管理程序上来

高级修养 ●小王子

台湾作家白先勇和主持人陈文茜是好朋友。

前些年，白先勇曾凭借青春版昆曲《牡丹亭》轰动全国。按说朋友获得这么大的成就，陈文茜应该多加关注，但实际上，她对此丝毫不感兴趣。

白先勇发现以后，非但没有不高兴，反而很少在陈文茜面前提《牡丹亭》的演出情况，

更不会请她发表意见。但这并不妨碍二人继续做朋友。

陈文茜后来表示：“对此，我非常感谢。他可以创新，我可以顽固，谁也不去说服谁。”

也许，这就是最高级的修养，接受别人的“不喜欢”，也尊重别人的“不同”。

正如德国哲人康德所说：“我尊敬任何一个独立的灵魂，虽然有些我并不认可，但我可以尽可能地去理解。”

（赵丽娟摘自《精读》2017年10月7日）

说是不允许的。“能不能做CT的时候范围宽一点，然后把我想看的部位一起了解一下，但报告只出一个部位的？”CT室的医生考虑了一下，说：“可以。”医生一边检查，一边问我：“是你的熟人？”我给他简单介绍了一下这对夫妻的情况，同时说患者的费用现在很紧张了，能省一点儿算一点儿吧。CT室的医生听了，没有再说话。

等我拿到检查报告的时候，我发现，检查医生不仅是多看了一眼，实际上把肺部和腹部都做了。复查结果非常好，年轻人顽强的生命力终于战胜了病魔。

在大家都很开心时候，我又隐隐地感到一丝担忧。目前女孩是在康复阶段，但是那么严重的腹腔结核感染，意味着她将不能自然怀孕，而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在彝族的部落里又将会承受怎样的压力？这个男孩能够承受这个结果吗？

我把男孩叫到走廊上，准备就这个问题试探一下他的态度。他看见我凝重的脸色，立刻紧张起来。当他弄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之后，突然出乎意料地哈哈大笑起来，同时重重地说了一句：“医生，她已经活下来了嘛！”这一瞬间，这个瘦弱的男孩突然变得无比高大，我心里悬着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

20多天过去了，女孩的情况也逐渐趋于稳定。我和男孩商量说：“现在情况比较稳定，你可以带着我们的治疗方案，回县医院继续治疗了。”男孩开心地说：“我也是这样想的。”

他们出院的那一天，我正在上门诊。忙碌中，我抬起头来一看，男孩不知道什么时候站

在我的诊室里，有点局促的样子，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讲。

我问他：“出院后吃的药取了吗？”

“取了。”

“注意事项、要复查的内容知道吗？”

“知道。”

“出院证到了县医院要拿给医生看，好让医生照着原来的方案继续做治疗。”

“知道。”男孩一边点头，一边回答。我笑了一下，说：“那快去办出院手续吧！”

突然，男孩朝我深深地鞠躬，然后就一直这样弓着背、低着头、倒退着走出我的办公室。这时我才明白，这个男孩因为语言不流畅，不知道怎么对我说感谢的话，最后用了这个方法来表达。那一瞬间，我的视线模糊了……

病房有时候就像一个舞台，病痛、金钱、亲情、道义的累加犹如聚光灯，常常把人性的优缺点无限放大，很多患者及家属会在高压下表现出自己最极端的个性。很悲哀的现实是，在这个舞台上，闪现人性光辉的时候并不多。能够在病房里默默承受一切，尽职尽责地照料病人的就已经是表现优秀的了；还有不少是互相指责、推诿，甚至溜之大吉的。

而这个男孩，以19岁的年纪，默默地诠释了责任与担当，让我们这些见惯人情冷暖的医生赞叹不已。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患者家属，犹如夜空中一闪一闪的星星，陪伴着我在艰难的从医道路上继续前行。

（长华摘自微信公众号“医学界消化肝病频道”，刘志刚图）



男人的猥琐和油腻，女人的肥胖和市侩。

——中年难以容忍的东西

每个令人朝思暮想的女人身后，都有一个烦透了她的男人。

——经验之谈

熬夜应改成 high 夜，上班应改成熬班。

——为什么要叫“熬夜”呢？在深夜玩手机、吃消夜、追美剧、看小说，一点也不煎熬啊

爸妈不配拥有我这么好的儿子。

——当“努力不如拼爹”经由一个十岁的孩子说出时，不仅会强化人们对阶层固化的普遍感受，更让人痛心的是，如今竟连孩子的世界观也变得如此现实理性、冷酷无情

悟空的压力、八戒似的体形、沙僧同款的发型、唐僧一样的唠叨。

——人到中年，感觉自己活成了一部《西游记》

如果你连一盘番茄炒蛋都不会，出国还有什么用？

——孩子习惯性地求助，家长无条件地帮助，就是中国千百年来的家庭生活模式

杯中不只有茉莉和枸杞，还有摇滚和你。

——一边在台上玩摇滚，一边在台下喝热水，变老的摇滚青年让很多人看到，人生的



选择项不是只有现实与理想的非此即彼

毫无准备就长大了，是什么感觉？

——看着同学们陆陆续续结婚，就像当年考试时看着他们一个个提前交卷一样，万分焦虑，你们真的不再检查一下或者等我一下吗

我没钱，这辈子只能给你提供两间房，永久产权的，一间叫左心房，一间叫右心房。

——《李可乐抗拆记》

每天两亿五千六百万份外卖餐盒都去了哪里？

——足不出户就能享受美食，对用餐者来说确实便利许多。但无数的外卖垃圾造成的“白色污染”又一次“抬头”，外卖垃圾“围城”的现象日趋严重

为了避免对人性失望，我必须首先放弃对人性的幻想。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

不狗血、不颓丧、不激愤、不绝望，即使偶尔陷入一地鸡毛，也会担其责、承其痛，奋力向上。

——成熟对于男人和女人的要求是一样的

男女之间，最难的不是情爱的发生，而是将这烈火隐忍成清明的星光，照耀各自一生或繁华或寂寥的长夜。

——张定浩《既见君子》

陪娃写作业。

——据说是当代女人快速衰老的真正元凶

高仿品才耐用，贫穷限制了我的购买力。

——一个女生买了一件3.5万元的香奈儿上衣，洗后掉色了，便打电话问客服。客服说：“我们的产品从来不考虑洗涤。”

所谓公司文化，即老板不在时公司员工们的行为表现。

——宝罗斯电脑公司詹姆斯·恩鲁

在重大事件中人们表现的是自己的理想形象，在琐事中他们才暴露出本来面目。

——法国杂文家尚福尔

热气腾腾的饭菜里藏着的是一段婚姻的温度。

——比起生活里的一地鸡毛，没有烟火气的婚姻，才是对人更致命的打击

（余娟、刘振、秋水长天、张晓玛、汪杰等摘）



人性的光华

● 许知远



盛田昭夫(左)和井深大(右)比赛腕力

盛田昭夫和井深大正在比赛腕力。无拘无束的欢乐从这张黑白照片上流淌出来。这是1961年的日本，这个1946年还是一片废墟的战败国，如今站在复苏的入口。这对亲密的朋友已经相识17年。

那是1944年的夏天，24岁的盛田和37岁的井深同是一个火箭研究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期待研究出的新技术能够扭转日本看似不可避免的败局。他们的外表与性格看上去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井深高而笨重，有着铲子般的大手，讲话带有浓重的东京工人的口音，对于技术痴迷不已；盛田瘦弱，乌黑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浑身流露着贵族式的精致，像是明治时期的花花公子，他的家族世代代酿造清酒和酱油。

这个研究小组的命运显而易见，但两个人的相识却促成1946年5月索尼公司的成立，公司的第一个创新产品是

电饭煲。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索尼公司是推动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主要力量与象征之一。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961年，索尼成为第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日本公司；10年后，它成为向美国“入侵”的日本公司的标志；又过了10年，随身听的全球风行，表明它已是技术创新的中心。

如今，很少有人能想象这家公司的起步是多么卑微，在最初的道路上行走多么艰难。1953年，盛田第一次前往美国，这里高大的建筑、宽阔的道路和急速的变迁都让他感到某种压抑——一家小小的日本公司能在此生存吗？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的一家餐馆里，他又发现日本制造原来是廉价仿制品的代名词。

是什么引导索尼创造了后来的奇迹？不管你进行多么理性的分析，最终却发现，两位

创始人难以理解的友谊，才是索尼故事的真正秘密。是井深科学家式的幻想与盛田的企业家精神，共同缔造了索尼的性格。几十年以来，盛田与井深的办公室仅有一墙之隔，喜欢修理东西的井深会对女秘书说：“到盛田的办公室去看看，他办公桌的第三个抽屉里有没有一套小的螺丝刀。”从没有一个人听到他们批评过对方。井深大的儿子井深良记得，他父亲生病，盛田前来探望时，他们会坐在一起，默默地握着彼此的手，眼泪从他们的脸上滑过。这种友谊，给予了彼此无尽的力量。

当今时代充斥着对商业秘密、成功方程式的好奇心，创造了眼花缭乱的“世界是平的”“长尾效应”“蓝海战略”等朝生暮死的新名词。但是，归根到底，商业与人类所进行的其他战争、政治活动一样，是人们应对世界和自身困境，激发出内心创造力的反应。尽





良朋满座，要我谈人情，一时兴起，说了许多话：千里马愿意遇见伯乐，也愿意遇见周穆王、项羽、关公、唐太宗。圣人出，马在马槽里吃草；圣人不出，马在郊野吃草。良马愿意吃槽里的草，所谓圣人就是他的知己。马愿意为知己所用，人世的快乐和辛酸、耻辱和光荣，马愿与之分担。马不负人，英雄也不负马。

有志于政治事业的人，他可以贪（立国家亿万年不朽之基业），可以痴（到了黄河也不死心），说得典雅一些，“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是贪，“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就是痴。可是万万要戒“嗔”，要忍人所不能忍，要坚百忍以图成，要持其志勿暴其气。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远可忍，近不可忍；天灾杀人可忍，人杀人不可忍。中国人杀外国人可忍，外国人杀中国人不可忍。中国人杀中国人可忍，杀了我的家人、党人便不可忍。在中国，“正义”就是这样被诠释的。

管话题是不断翻新的，但它的核心却从来没有变化。真正伟大的成功，从来不是基于理性的计算与分析，而是荡漾在内心的不消退的激情、道德与信念。商业行为最富魅力的时刻，是人们遗忘理性的交换，

中国人把歧视看作人之常情，没有立下法律加以禁止。在教育方面，也只是教人上进以摆脱他人的歧视。

当然，人上有人，楼外有楼，并没有一个至高之处可以维护完全的自尊。但是歧视的



言有穷意无尽 (外一则)

◎王鼎钧

结构是金字塔式的，立足越高，能够歧视你的人越少，而可以供你歧视的人却越多，这就是“光前裕后”的成就。

露根兰花

老伴培植了十几盆兰花，盆中没有土壤，只有维持湿度的青苔。她说，兰花是唯一可以在空气里生长的花，它在山

不可言说地忠诚于某种信念或是某个人，这种人性不时迸发的光辉，才为我们所有的行为赋予了真正的意义。

（张秋伟摘自海南出版社《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一书）

上岩石的缝隙里也可以开得很好。

我想起宋朝画家郑思肖画兰，飘于空中，人问其故，他说：“国土沦亡，根着何处？”从此露根兰花成为国画中的一个主题。

据说郑思肖画露根兰花的时候很悲观，他认为这样的花会迅速凋零，正如有气节的文人面临绝境末路。这个比喻常在海外的华文作品中被使用，用以描述移民的处境，但我认为还可以有另外的解读。

移民漂洋过海，失去中国文化的滋养，犹如无土的兰花；移民到任何环境，纵然一无凭借，也能赤手创业，犹如露根的兰花。我们不依赖任何偶像、任何权威、任何政治利益，自有高洁、坚韧的生命力。露根兰花向我们宣示：没有土，我也能活；没有土，我也能开花；没有土，我依然有君子之风、王者之香。

（岭上白云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水流过，星月留下：王鼎钧纽约日记》一书，连培伟图）

洞人之伪，不形于色；吃人之亏，不动于口；施人之恩，不溢于表；受人之惠，不忘于心。

——交往的秘诀



和你赛跑的不是人

◎ 罗振宇

互联网的出现，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但同时也是人类的一次大灾难——失业。许多行业已被替代，就业的出路在哪里？

人类进入失业模式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会面临很严重的失业情况。有人说经济不景气，有人说产业结构不合理，有人说这个社会太不公平，还有人说这是中国教育的失败，等等。这些分析也都有道理，但是直到我看了一本叫《与机器赛跑》的书后，才觉得实际情况可能不像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

我们在谈论中国大学生失业的时候，通常忘了失业是一个遍及全球的现象。比如说奥巴马开始他的第二个任期的时候，外界都在估计美国应该会创造很多就业岗位。实际数字一公布，大家傻眼了，才创造了13.5万人的就业岗位。这是什么概念？就是美国当月创造的就业岗位数连美国平均新增的人口都没有赶上。欧洲就更糟糕了。你到西班牙去看，满大街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没工作。

这不是一次通常意义上的失业，这是一次可能给一代人的命运带来巨大转折的空前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危机。

互联网正在带来的冲击

很多人对互联网这种技术

其实还在掉以轻心。比如说传媒学界，很多人都在说：“不要动不动就讲什么传统媒体要死，你们干新媒体的人不要总说你们老东家的坏话。”

但是我们要知道互联网根本就不是什么新媒体，互联网是母媒体，所有原来的媒体样式要换一个地基重新运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传统媒体，你必须把自己的每一根血管、每一块血肉在互联网这个基础上搭建起来才能获得新生。所以我们不管对传统媒体用的词是消失也好、转型也好，最终描述的都是同一个现象，你如果不去应对互联网这个全新的技术，那就死无葬身之地。

人们对互联网长期以来有一种低估的态势。很多人觉得互联网就是玩闹嘛，你看小孩去网吧玩游戏、发QQ、聊微信，这不就是玩闹吗？对产业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

话说2004年有两位经济学家，他们当时也意识到互联网可能会给人类的就业带来一次大冲击。他们说趁这个冲击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先排排坐吧，看看哪些产业会被冲击，哪些产业相对安全。他们觉得那些简单劳动可能够呛，比如说写代码、大规模的运算，这些职业都不太安全。

而他们认为稳定的职业是什么？他们举了一个驾驶的例子。开车这个事是不好开玩笑的，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必须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接触、处理的信息是海量的，所以开车这种事情互联网暂时是搞不定的。我们不知道2004年经济学家们在说的这个“暂时”是多久，6年之后，谷歌就在官网上宣布他们在技术上已经成功实现了无人驾驶。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在美国几个州已经跑了十几万英里，唯一的一起交通事故是人开着车撞了它。那就证明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给汽车装上各种传感器，增加运算速度，每秒20次探测周围所有移动物体的状态，然后反馈到电脑的中枢，控制车体的运行。这就是计算能力、网络能力和各种各样的技术能力进步的结果。

当无人驾驶真的实现之后，我们可以判断一下它对人类的就业会有什么影响。你可能会想，司机这个职业可能要消失。没错，判断正确。还有呢？我曾经问过一些企业家朋友，我给他们出个题目，假设无人驾驶汽车在中国普及，会对整个汽车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大家都说，无人驾驶汽车意味着我没有驾照也可以买汽车啊，所以汽车的销量会上涨。

我说，恰恰相反，汽车的销量不仅不会上涨，也许汽车作为一个大类的、耐用的和高价的消费品反而会彻底退出消费者的清单。但其中不包括像玛莎拉蒂、迈巴赫这种有收藏



价值的奢侈品类的汽车。只有普通老百姓代步的那种汽车也许会退出消费者的清单。

此话怎讲？你想象一下，假设现在满大街都是无人驾驶汽车，我们在智能手机上下载一个APP，就可以在手机上预定一辆汽车，要求无人驾驶汽车在什么时间、到哪儿来接我，把我送到哪儿，等我下车，汽车就可以去接下一个客人了。所以无人驾驶汽车的普及很可能不是增加了汽车的私人拥有，而是让汽车进入一种共享经济的状态，让它变成一种公用的出租品。

假设我的这个推论是对的，那结果就是现在的汽车产业里面而有半壁江山将会在无人驾驶汽车普及之后受到巨大影响。哪半壁？就是所有汽车公司里面搞销售的、搞品牌的、搞市场的、搞客户俱乐部的，所有的营销渠道，4S店汽配、维修和保险。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产业群落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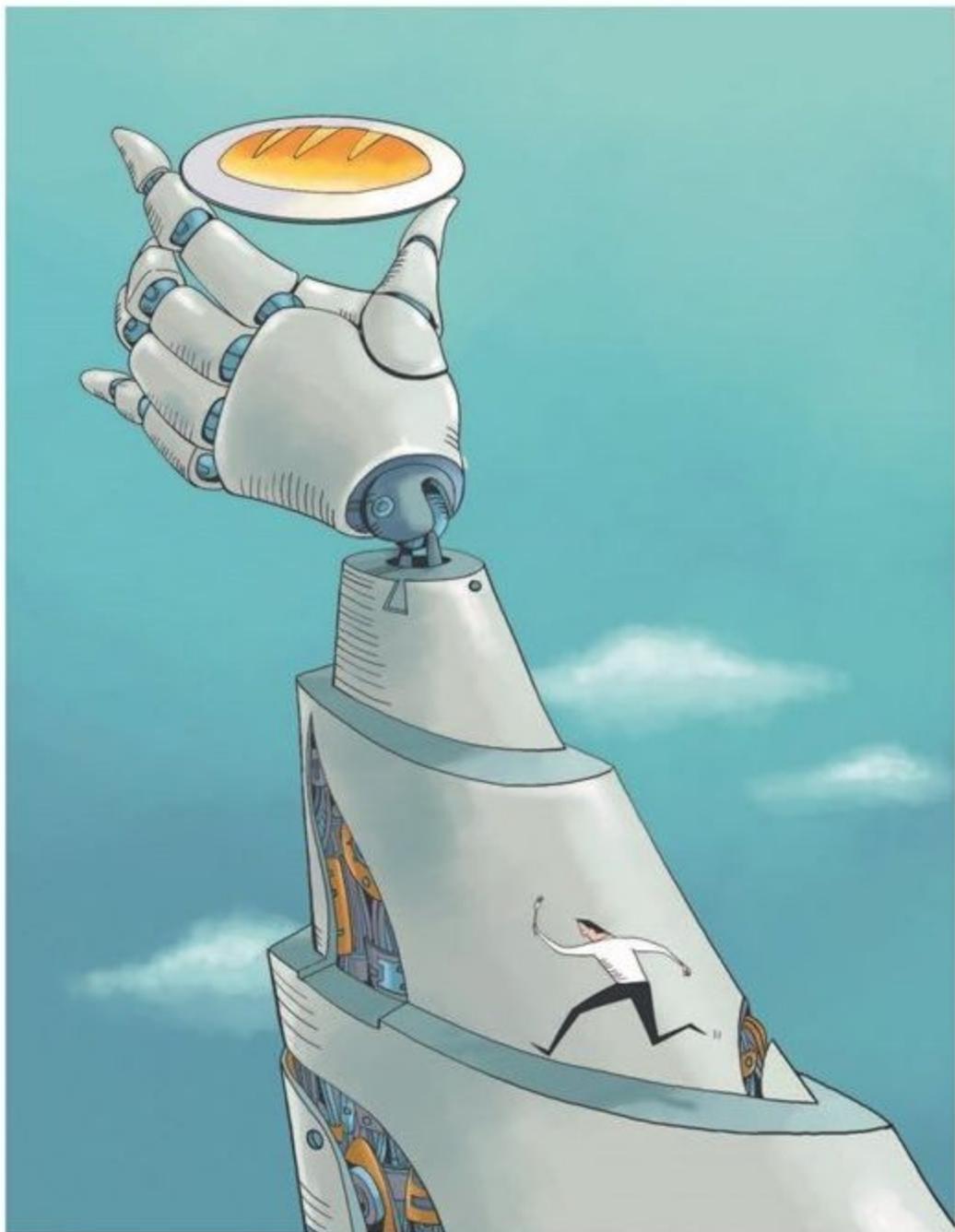
我们以为互联网的浪潮对就业的冲击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相对来说是比较温柔的一刀。但是现在看来，更可能是惊艳的一枪，直接要把这个社会扎出一个窟

窿。所以不仅仅在六七年之前我们绝对低估了互联网，就算现在我们仍然可能低估了互联网。在很多领域，比如说无人驾驶汽车、翻译、医学技术资料和法律文书的处理等方面，计算机正呈现出越来越强悍的对人工的替代能力。

20世纪初，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讲过一句话，他说有一个词现在还不太著名，但是未来你会越来越多地听到它，它叫技术性失业。我们人类用聪明才智发明的这些技术，反过来会导致我们失业，这是一个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壮大的趋势。听着一百多年前凯恩斯讲的这句话，再想想现在我们自己从魔瓶里放出的互联网这个比以前所有的技术都要强悍无数倍的新东西，你不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恐怖故事的开始吗？

可能有人会问，你怎么把技术进步的前景描述得如此漆黑呢？难道技术进步不是人类经济繁荣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吗？没错，其实人类恰恰经常犯一个相反的错误，就是低估技术的作用。比如说克林顿刚任总统时召集一帮经济学家来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提到互联网。这说明我们人类经常在固有的格局和资源里想经济发展问题，所以我们总是忧心忡忡。可是人类一次又一次地用我们的聪明才智打破了现在的资源格局，让资源重新呈现它的版图，实现经济的繁荣。

但是技术会带来灾难性的失业和经济的悲剧，这两个结





论之间不矛盾吗？

不矛盾。因为我们通常习惯于用平均数或者总量来衡量经济的发展，可是关于社会的稳定、个人的幸福，有的时候总量或者说平均数这个概念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这时说明问题的其实是中位数这个概念。什么叫中位数？比如说我们一屋有5个人，其中有有钱的、有没钱的。平均数是把大家所有的财富加一块儿除以5，而中位数则是指我们这5个人当中，谁的财富状况正好处于中间，比他富有和比他穷的人正好都相等，这个人的财富水平我们称之为中位数。

那它跟平均数这两种测算方法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我们5个人正在屋里喝酒，突然门开了，马云进来了，他是巨富啊。他进来之后你再算平均财富，这一数值突然暴增。可是对我们原来这5个人有什么意义？我们该怎么穷还怎么穷，马云又不会把他的钱分给我们。所以虽然平均数增加了，但这个屋子里的中位数水平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所以经济发展是一个总量和平均的概念，而社会财富分布则是一个中位数的概念，这就造成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一堆矛盾。

过去十几年间，美国经济在互联网和其他新技术的推动下暴增了几万亿美金。可是美国人家平均收入的中位数在过去的10年是不升反降的。什么原因？因为机器冲进来替代了我们大量的工作。

比方说现在那些如雷贯耳的大公司，它们创造了巨大的

财富，可是它不招人啊。著名的维基百科，我看到的员工数是57个人，里面还有好多人是律师。

我们再看2012年全球市值最高的苹果公司。美国本土4万多人，全球也就6万人。而1960年美国当时最大的公司通用汽车在美国本土有60万人。换句话说，即使公司规模一样大，现在的公司利用新技术，只需要原来的1/10甚至更少的员工就可以创造出那么大的一个企业。原来那些人去哪里呢？当他们失业之后，如果没有为这种新技术闯入之后的社会结构去创造新的就业岗位，那社会动荡、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衡不就是一个近在眼前的事情吗？

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过这种场景——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原来产业部门里面的就业人员被大量地挤出。比方说1800年，美国90%的美国人都是农民；可是到了1900年，美国只有41%的人还在田间地头刨生活。今天美国只有不到2%的农业就业人口，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下降。也就是说，200年的时间，几乎全美国的人都从农业这个部门被挤出。

可是要知道，在前几轮的技术对人的就业岗位的替代当中，我们有时间啊，农业是用了200年才把人挤光。可这一次会不一样。因为互联网这个技术太狠了，它挤出就业人口的速度也许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也许我们要用一代

人的生命把从失业到重新找到工作的这样一个艰难的历程全部承担起来。

互联网时代的就业趋势

这一轮危机不同以往。在未来就业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领域是绝对稳定的，那怎么办？

第一点建议，放弃追求地位，转而追求联系。未来你要到哪找工作？不要按照工业社会给我们划定的那个社会结构往金字塔的更高处爬，因为那个高处也许会被“大水”冲掉。

比如说高考刚结束，有人在微信后台跟我讲他有个学理科的侄女，家人逼她去一个正规的本科大学学机械制造。我说：“这个机械制造不好，3D打印机出来，机械制造这个专业也许会被淘汰。”他说：“那你说学什么呢？”我说：“这个孩子对什么感兴趣啊？”他说：“就爱吃。”我说：“那你就让她学大厨去。”他说：“那她家人可能接受不了。”对呀，大家都觉得厨师好像社会地位比较低，怎么能让一个孩子选择这样的工作呢？

我看恰恰相反。你看那中餐大厨经常说酱油少许，这个“少许”就很复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模式识别的工作。再比如说花匠，你看着好像是很低端的工作，但是这么多花草、这么多形状，不同的病变、不同的生长周期，花匠的模式识别也是极其复杂的，这恰恰是机器暂时替代不了的。

还有一种工作，那就是和



拉斯韦加斯没有秘密 ●易 萱

哈拉斯赌场的熟客莎莉开着自己的本田轿车刷卡进入赌场车库。接待员微笑着和她打招呼，他面前的电脑显示屏上弹出莎莉的信息：“34岁，白人女性，来自中产阶级街区，喜欢玩老虎机。”

“这种客户追踪记录服务在拉斯韦加斯的顶级赌场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娜塔莎告诉记者，赌场最优质的服务是为不同客人提供最个性化的“幻象”。客人通常意识不到，他们走入赌场后看到工作人员的每一次微笑，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甚至客人们所能接触到的服务员数量也是通过数学建模确定的。这些设计的诀窍，来自客人所持的赌场会员卡。

哈拉斯赌场推行了一套名为“完全回馈的会员卡制度”，分3个等级：金卡、白金卡、钻石卡。顾客在赌场内停车、玩老虎机、用餐、住宿都要用到会员卡。赌场鼓励人们使用会员卡，场内消费会生成积分，而这些积分，又可以继续用于消费，且有折扣。

通过这种方式，哈拉斯赌场积累了近5000万会员的信息，这是博彩业最大的客户数据库。赌场会追踪这些数据。当记录积累一两年后，赌场就可分析出该客

户的喜好、消费水平、赌博习惯等基本情况。系统还能根据客户背景资料及历史消费模式计算出他们的“痛点”——如果输钱超过“痛点”，今晚的赌博会成为一个痛苦的回忆，客人可能会离开哈拉斯，一去不返。

对客人秘密了解得越详细，赌场就越能有效率地赚钱。各家赌场都在无所不用其极地收集客人的数据。早在20世纪90年代，赌场运营商就从信用卡公司和直邮营销人员那里购买客户信息，获取“病理性赌徒特殊名单”，寻找那些“难以抵挡任何形式的赌博欲望”的赌徒。

2012年8月13日清晨，赌徒史蒂文斯坐在吉普车的保险杠上，举起勃朗宁半自动12毫米口径猎枪，对准自己。他是一名“病理性赌徒”，在赌场设置的重重机关下，他输掉了全部年薪，挪用了公司700万美元公款，用完了15万美元的养老基金，刷爆了自己的信用卡，甚至掏空了女儿的大学基金。

他最终扣下了猎枪的扳机，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而他所有的经历，大概都留在赌场后台的数据库里了。

（索一摘自《看天下》2017年第23期，辛刚图）



人与人之间交流相关的工作，是机器替代不了的。比如说护士，我大病初愈，刚做完手术，被推到病房里，你派个机器人，弄个金属手在我身上乱摸乱碰，这算什么？我需要的是一个穿护士制服、长相美丽的护士进来对我嘘寒问暖。

维持人和人之间联系的工作，未来恰恰可能不会被替

代，而那些社会地位在原来的工业社会当中比护士要高得多的医生反而很可能要被替代。

第二条路叫放弃追求效率，转而追求趣味。让每一个小群体靠兴趣、价值观、心灵的追求和趣味的表达整合起一个一个小而美的商业形式，这就是未来人不会被机器替代的那些岗位群聚的方向。

说到这儿，我其实既在说国家宏观层面的选择，也在说最具体的每一个人的选择。但是，我最后仍然要说，这个急风暴雨般的趋势还是会扑面而来。说一句冷酷的话：总有人会被这个趋势淹没。

（孤山夜雨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逻辑思维II》一书，勾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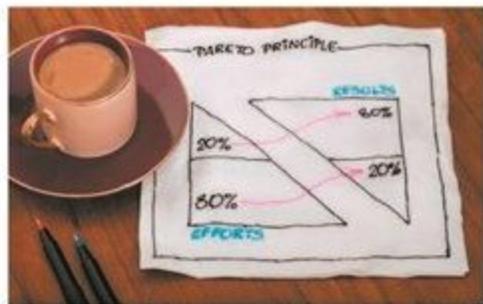
被算法实现的天真梦想

● 药 师

2017年10月，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理查德·泰勒，研究的是人类种种理性和非理性的行为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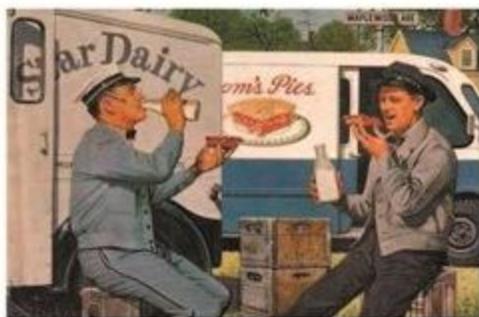
虽然经济学时常强调“理性人假设”，假定经济活动的主体理智而自私，但经济学家这个群体本身，却总是心怀一些天真的梦想。

例如，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一方面发现了残酷的帕累托法则（二八定律）：80%的效益来自于20%的项目，80%的社会财富掌握在20%的人手中；另一方面，他又满心期待着这样一种优化——某人的境况变得更好，却没有任何人的境况随之变糟，这样的一步操作被称为“帕累托改进”。



而当全社会再也没有帕累托改进的余地，也就是说再没有人想“利己”，就注定会“损人”，这时就不必改进了，大家达成一种效率与公平的理想状态——“帕累托最优”。

老帕起初想得挺好：我手里全是牛奶，你手里全是派，你我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比例交换部分牛奶和派，这样大家都不必将一种食物吃到吐，两全其美，这不就是帕累托改进吗？



可惜，社会现实远比经济模型复杂得多。牛奶不止一家有，派也不止一家有，谁和谁交换都有人不开心。而生产效率的提升也常常影响到一些人的饭碗，做大蛋糕的同时，难免会让一些人分到的蛋糕反而少了。拔一毛而利天下，总归得有人拔一毛不是？按照老帕的标准，只要拔毛就不是帕累托改进了。

多年以后，另两位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卡尔多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创建者希克斯，认为帕累托设置的条件太过苛刻，于是提出：只要某人的受益足以补偿他人的受损，令社会总体福利提升，这种“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就已经足够好了。

这种补偿未必是真实的，而是说当全社会生产效率提升，虽然短期内某些人的利益受损，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所有人都会因为效率提升自然而然地得到好处。只要蛋糕越做越大，每个人分到的份额终究会越来越多，这就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对帕累托改进的宽泛化处理。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就是对此的最好注脚，虽然很多人抱怨贫富差距

拉大，但大家的日子总归越来越好了。

问题是，这些社会福利改进，从何而来呢？一个最明显的答案是技术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器械提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火力提升、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算力提升，都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进而提升了整个社会的福利。

除此之外呢？第四次工业革命，或者说工业4.0给出了一个新答案。

运算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的提升，让“算法改进社会福利”成为可能。在难以进一步做大蛋糕的时候，更高效地分蛋糕，仍然可以让大家的境况变得更好——因为此前分蛋糕的方式存在很多浪费。

举两个大家天天接触的例子。

打车软件

为什么过去打车难？一项经济学研究显示，路边等车所需时间和出租车空驶率（空驶里程占全部里程）负相关。简而言之，就是路上跑的空车越多，打车越容易。

在打车软件诞生前的2011年，上海市出租车的平





均空驶率为40%——四成的人力和油耗被浪费了。但即使如此，上海市民仍然觉得打车不易。出租车在找乘客，乘客在找出租车，提升任何一方的效率，都要以另一方的更大浪费为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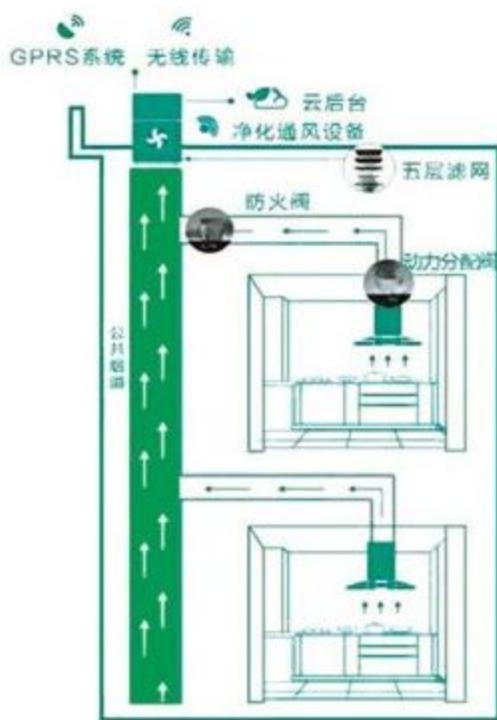
直到运用算法进行调度，改善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出租车和乘客才不必像无头苍蝇那样碰运气，同时提升了效率。

油烟机

过去，抽油烟机一家一台，同时共用排烟管道。然而烟道的通风量有上限，在做饭高峰时段，一家排出的烟气多，势必影响其他住户的油烟排放效率。排烟不畅、回烟串味，实所难免。

烟道难以扩建，只能在分配效率上突破。解决方案是，将一家一台的分布式抽油烟机改为由楼顶主机直接抽气排风、室内油烟机只作为“通风口”的集中式吸油烟机系统，

全楼统一处理油烟。中央吸油烟机通过智能控制系统，收集用户的油烟排放数据，对做饭高峰时段各楼层室内油烟机排放进行智能分配，在烟道总体通风量不变的情况下，提升各家各户的排烟效率。



这就实现了“蛋糕不变切法改变，算法提升用户体验”的帕累托改进。

不仅是优化排烟，同时由

于室内油烟机里无电机，电机装在全楼共用的主机里，抽油烟机过去常见的噪音问题也会大幅缓解。而楼顶主机排气时，基本过滤了所有油烟（99.5%净化率），将洁净空气归还于大气，小区环境和社会总体福利也因此受益。

企业在改进自身、满足用户的同时造福社会公益，恐怕最天真的经济学家的梦想也不过如此。

多年以前，帕累托对理想社会的期待——改进，再改进，直到改无可改，正通过一次次具体的企业创新逐渐实现。而我们也不难发现，这每一个帕累托改进得以实现，都有一个出发点：就是利他。要想实现梦想，必须从利他入手。利他是我们所有事业的起点，只有成就他人，才能成就自己，才能成就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伟大企业。

（大浪淘沙摘自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冷僻之处有商机

●占广进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丹弗利奥创建了一个网站，名字叫作“跑去尿尿网”。网站首页这样介绍：“这个网站为影迷提供一项特殊服务。在电影院的观影过程中，如果你尿急难忍，却又担心错过精彩片段，不妨提前先来我们网站查询一下，哪些时段适合离开如厕。这个提醒功能，可以让你更安心、更舒服地欣赏影片。”

比如说，你今天要去影院观赏《变形金刚2》，这时，只要你进入这个网站，输入

片名，网站就会告诉你最佳的如厕时间是：第30分钟、第65分钟、第100分钟。因为这3个“尿点”：要么让人沉闷无聊，要么是游离情节之外的“散点”，不看也不会留下什么遗憾。即使你不需要在中途撒尿，也可事先进入网站掌握影片的“尿点”，判断那些内容是否真如网上所说的“可看可不看”？

这还使得影片制作人频频进入网站。因为制作人也想知道，他所说的就真的是影片的糟糕之所在，是一些可让人放弃的败笔吗？观众对此又作何反应？

就是这样一双慧眼，从冷僻之处着手，吸引了众多的眼球，也创造出无尽的财富。

（梅之傲摘自《郴州日报》2017年10月10日）



嘘，外婆的床上有虫

●阿 芙

一

当我挽起袖口，或者将胳膊向上伸时，手腕上两块红褐色的痂就会露出来。它们在我的手上已经有一个月了，硬硬的，十分丑陋。

我身上有不只一处这样的结痂，很多人问我，这些是怎么出现的？

“噢，是外婆家床上的虫咬的。”

大年初三，我们回外婆家。那里刚下过一场雨，老旧的平房被淋得湿漉漉的，白色的被单上也有几道黄色的水渍，潮湿的腥味扑鼻而来。

外婆家不大，儿孙辈都回来了，没有多的床铺可以睡，我们四个人挤一张床。床很旧，躺上去咯吱作响。

这些虫很奇怪，那张床上睡了四个人，偏偏只有我浑身

起红疹。母亲说，那些虫是在为外婆出气，怪我一年才来看望她一次。

二

归根究底，是语言原因。

我的母亲从一个省的最北边嫁到最南边。虽然同属一个省，但方言发音完全不同。从前交通不便，我又年幼多病，回外婆家路途遥远，只有过年时母亲才会带上我，这使我对母亲的家乡话完全不熟悉。加上外婆上了年纪，说话含混，乡音浓重，耳朵也不大灵光。我听得费力，说得更费力，一来二去便没了交流。

外婆家在山里，公路弯弯绕绕，要下两个坡，再往右拐三次，方能看见枯黄野草中伸出一条路来。沿着这条路进去，可以看见一座不大不小的平房，带着院子，院里扑棱着公鸡。这是一座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房子，如今像个迟暮的老人，处处散发出腐朽的气息。我对外婆家最初的记忆，是恶臭熏天的原始厕所，还有让人挪不开脚步的鸡屎。这也是我一度抗拒去外婆家的原因。

小的时候，母亲在我心里有威严，我没有权力拒绝去外婆家。所以长久以来，我一直对外婆家抱有隐忍的态度，似乎那里的所有体验都是咬牙接受的。比如，我在外婆家总是吃得很少。那里烧柴火做饭，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有根大烟囱，水泥砌的灶台，安一口大铁锅。铁锅边缘有一层厚厚的油渍，炒出来的菜，总蒙上一层酱油般的褐色。我拿着不知

有多少年历史的筷子，在菜里仔细找出白净的几块。

菜暂且不提，最难忍受的是厕所——一个坑连着化粪池。冬天尚且好点，夏天走进去，苍蝇嗡嗡地飞，仔细一看，里面还有密密麻麻的蛆虫。这每次都让我难受至极。

这些牢骚，在我成年之前，从未向母亲提过。成年后，我以为自己算是大人，有了可以表达不满、支配行程的权力。

有一次，我壮着胆子，蜷在被窝里，朝庭院里半夜打鸣的鸡骂起来。起初，母亲并没有理会，翻了身继续睡。

天微亮时，再次被鸡叫声吵醒后，我开始絮絮叨叨地数落。从打鸣的公鸡，到咯吱作响的床板，再到臭烘烘的厕所，甚至鱼塘尽头的猪哼哼。

母亲终于出声：“够了，矫情！”我立马噤声，母亲有点儿生气了，“我在这儿生活了十几年，有缺胳膊少腿吗？让你一年就住上几天，却跟上刑一样，你怎么这么矫情。”她真的生气了，我不敢说话，沉默地听着。

没想到母亲话锋一转，叹口气，语气缓和下来：“你知道的，外公身体很不好了，妈妈见他一面少一面。”缩着脖子的我正准备承受母亲的批评，没想到她会突然这样说。这番话让我愣了一下，紧接着某种情感上的共鸣被撩动，我的心脏好像被人按下去一块儿，鼻子隐隐发酸。

我将“外公”转换成“母亲的父亲”后，原本隔了一代

的疏远，现在却能感同身受。母亲不只有我，还有她年迈的父亲。

三

母亲排行老七，是最小的一个，这使得我对外公外婆的年后知后觉。等我反应过来时，他们已经八十好几了。

小时候，外婆常带我去她的玉米地摘玉米。她有一块地，上面种过很多东西：花生、棉花、玉米。土地里的事，于我而言陌生而新鲜，所以那片肥沃的农口，构成我在外婆家所有美好的回忆。

那时，我和她相谈甚少，有时候只剩对视和尴尬地一笑。所以在走去农口的路上，除了一两声几乎微不可闻的笑声，就是嗒嗒的脚步声。

我们进了口，她开始说话。她的声音在我耳边嗡嗡响着，我费力去听，怎奈对这乡音实在没有破解能力。她指向一簇玉米穗，然后听见她嘴里重复着“几晃、几晃”。

我愣了一会儿，明白过来，她说的是“金黄”。

“金黄的穗，可以摘。”

她见我听懂了，很开心，脸上笑出几道褶子。那种笑，不仅是开心，更像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叹气，我们之间终于有了沟通。她这种心酸又开心的情绪，我明白得太晚。

当我开始重新审视我和外婆的关系时，我发现自己做了很多错事。

小时候，我在外婆家住了两天，就吵着要走，甚至自己背好包，头也不回地往外跑。身后响起许多声音：“回来、

回来，你妈妈还没走呢。”我回头冲他们喊：“我自己一个人能走。”在我看来，这是一场勇敢的揭竿而起。

后来我母亲屈服了，和父亲一起赶上米，喊我上车。

上了车，我觉得自己很英勇，敢于抗争并取得了胜利。我趾高气扬地离开这个山坳，再也不用踮着脚躲鸡屎了。

母亲没有生气，只是很难过：“你为什么非急着走，外婆喊不住你，急得哭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外婆哭了”。

母亲也哭了。外婆哭的是，留不住自己女儿的女儿；母亲哭的是，自己女儿对自己母亲的淡漠。

四

2017年春节，我再次回到外婆家，发现自己柔和了许多。当我看见床单上的水渍，或是猫爪按上去的泥印，或是院落里被大雨冲得到处都是的鸡屎时，我会一声不吭地跳过去，拍拍床单上的泥点，将有水渍那面翻到外面。

睡了一觉后，我开始觉得浑身发痒。早晨掀开衣袖，皮肤上没有半点异常，我不敢说，怕又是自己的矫情作祟。

到了晚上，一个个红点冒出来，稍稍一碰，就痒得难受，那些地方甚至被我挠出了血。我没有当着外婆的面说这件事，而是将母亲喊出来，拉开衣袖说：“你看，外婆的床上有虫。”母亲很紧张，立马问我：“你没有对外婆说吧？”

我摇头：“当然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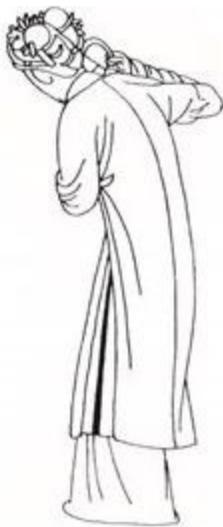
母亲说：“外婆要是知道，床上的虫将自己的外孙女



《醒世恒言》中有个故事：宋徽宗年间，周姑娘和范二郎在繁华都市东京的茶坊相遇，四目相视，“俱各有情”。

当时，街上游人如蚁，周姑娘忖度：“今日当面错过，再来哪里去讨？”她急中生智，叫卖水的送一盏糖水过来，刚喝一口，便叫：“好好，你却来暗算我。你道我是兀谁？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年一十八岁，不曾吃人暗算。你今却来算我。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

范二郎心领神会，照葫芦画瓢，



隔空街情

● 一点君

也买一碗糖水，喝完也大叫起来：“好好，你这人真个要暗算人！你道我是兀谁？我哥哥是樊楼开酒店的，唤作范大郎，我便唤作范二郎，年登一十九岁，未曾吃人暗算。我射得好弩，兼我不曾娶浑家。”

糖水怎么暗算人？很是蹊跷。但周姑娘和范二郎一口咬定，水里有根草。可是，即使被“暗算”，他们也并没有去追究，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可怜那卖水的，一头雾水，还以为真碰上食品安全问题。

（清荷夕梦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第29期）

咬成这样，肯定会心疼得哭的。”晚上，我卧在床头，掉漆的木门被推开，外婆关切的目光探了进来。她朝我看一眼，从背后拿出几粒糖果和一盒饮料，兴冲冲地问我：“你吃不吃？”我连忙将衣袖拉下来，对她说：“我吃。”

外婆有点惊讶。以前我从不吃她放在桌上的零食，那些零食从头到脚弥漫着山寨和小作坊的气息——模糊的印刷、冲鼻的塑料味，我看见这些东西向来都是绕道走。

虽然如此，每年她还是乐此不疲地捧出一堆零食来。外婆一辈子都在与土地打交道，面对一个在新世纪长大的孩子，这些零食大概是她所能提供的最贴合我兴趣的东西了。

五

离开外婆家的那个早晨，我贪睡，外面已经艳阳高照，我依然不愿起床。

室内极静，我听见轻轻推门的声音，接着耳边响起纸张打开又叠好的声音。我探出头

去，看见外婆的身影。于是我喊住她：“外婆，怎么了？”她停住，看着我笑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她指了指我枕边的两百块钱：“给你的压岁钱。”我哭笑不得，将钱还给她：“外婆，我都多大了，您还给我压岁钱。”她又将钱塞回来，嘟囔着：“大什么大，一个还在上学的孩子。”我不收，将钱塞进她的棉衣外兜里：“这个钱您留着自己买点东西吃。”她忽然瞪起眼睛，一副要生气的样子，强硬地将钱塞入我手中：“拿着！外婆要生气了！”我只好将钱默默地收起来，重新钻回被窝。

这时，我听见她说：“等你结婚了，我就不给压岁钱了。”停了很久，又慢慢地说，“也不知道外婆能不能活到你结婚……”

吃过午饭，我们一家人便要动身回去了。整理行李时，我偷偷将那两百块塞到母亲手里，小声对她说：“这是外婆给的，你给外婆还回去。”母

亲有点惊讶，笑起来：“你什么时候这么懂事了？”一切东西归置完毕，我和父亲坐在车上，等待母亲。过了几分钟，母亲从低矮的木门里钻出来，后面跟着步履蹒跚的外婆。

母亲一步三回头，朝外婆说：“别送了，外面冷。”

外婆不依，跟在后头，不住地用手整理母亲的衣角。

母亲上了车，我用询问的眼神望向她。她说：“钱还给外婆了。”我舒了一口气。接着母亲又说，“外婆哭了，问你为什么不要她的钱。”这是我又一次听到“外婆哭了”。

车窗外不远处，外婆正站在那儿暗自抹泪。我打开车门，跑过去轻轻抱住她。外婆身材矮小，被我的突然一抱吓住了。过了几秒，她反应过来，也轻轻地抱住了我。自我有记忆以来，这是我和她之间的第一个拥抱。这个拥抱来得很晚，还好不算太迟。

（林冬冬摘自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沈璐图）



张允和先生出了一本《最后的闺秀》，我们一行人到她家采访。由于书是回忆录性质的，周有光先生也应邀在场，做了一回张先生的“配角”。

编导做了一个特别的设计——让他们夫妇俩并肩而坐。张先生虽为主角，坐姿却仍有夫唱妇随的做派，你让她坐在周先生右侧，她的身子就很自然地微微左倾；你让她坐在周先生的左侧，她的身子又很自然地微微右倾。时年90岁的她还是一副备受呵护的娇妻模样！我们眼前所见，确实是传说中“一对让人眼热的情笃夫妻”。坊间传言，说这对夫妻终生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单看他俩在镜头前这一坐，我们就信了。

周先生那天的“配角”当得很称职，我们又一次被惊住



张允和与周有光

给张允和当配角

●朱正林

了。他从不抢话，一直仔细地听张先生说，脸上还不时流露

出几分温情。到张先生的谈话告一段落之际，他会慢条斯理地补充一两句。你要是仔细琢磨，就会发现，周先生那一两句话总是能说到点子上——要么是张先生一时忘了说的紧要细节，要么是点睛之笔的小小评论。看得出来，他是在用心地维护和提高张先生谈话的质量。

说到周先生通过借书来追求张先生的往事时，他在一旁似有几分得意，又有几分自嘲地点评了一句：“70年前谈恋爱的一种小技巧。”后来说到周先生教90岁的张先生用电脑时，他对主持人的赞叹做了一个专业的回应：“我们研究语言学的，向来注意语言和机械的关系。”

（田宇轩摘自《意林·原创版》2017年第9期）



累人的幻想

●张小娴

男人并不会怎么美化自己爱上的女人，女人却常常将男人美化。

他本来只有七十分，在她眼里，却会变成一百二十分。这一百二十分里，有一部分是她一厢情愿，另一部分来自男人的自夸。

可是，一旦共同生活，女人才渐渐发现，她所爱的男人，不过是凡夫俗子，并非圣人。他的缺点很多，优点却没有她以为的那么多。他很会美言自己，这常常会误导她。在年年月月的生活中，女人终于明白，她所爱的男人，并没有一百二十分，甚至连七十分也不值，只有六十分或者五十分。当一个女人感到失望时，她只会把男人的分数降到比原本

更低一点。

女人习惯高估男人。男人却实际得多，他对女人的身材有幻想，对她的智慧和将来的成就，却不会抱有太多的幻想。没有幻想，也就不会感觉到幻想破灭。

幻想是美丽的，可是，有些幻想却是累人的。

被幻想得太好的男人，总怕会令女人失望。谁不渴望怀抱着美丽的幻想度过共同生活的日子？只是，到了最后，我们才发现，不是欺人，便是自欺。

（嫣然摘自《广州日报》2017年9月28日）



我的世界只有你

我永恒的灵魂，
注视着你的心，
纵然黑夜孤寂，
白昼如焚。
——兰波

FEAR
LESS.
AW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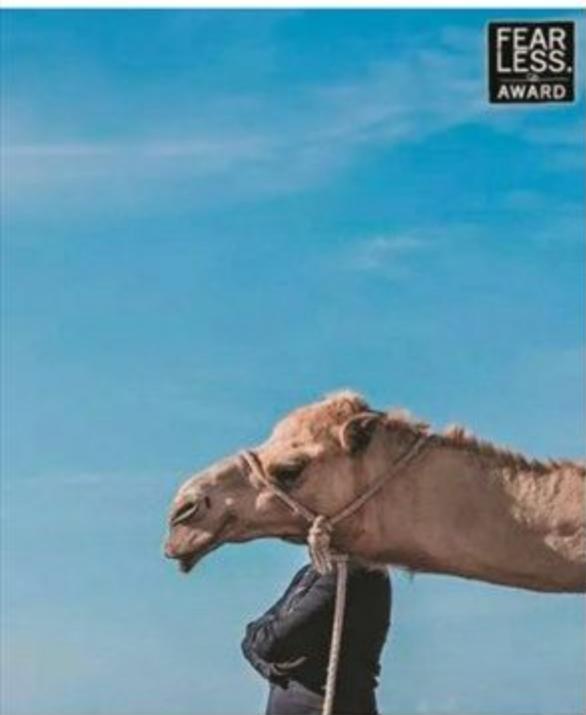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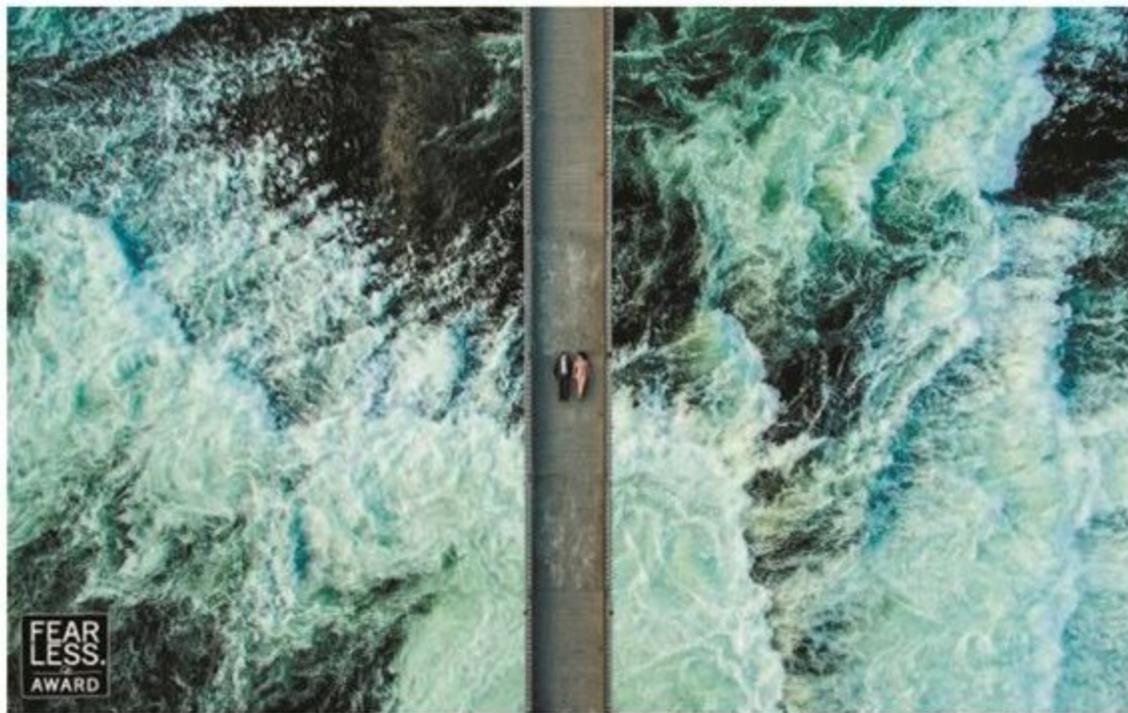


FEAR
LESS.
AWARD



FEAR
LESS.
AWARD







唯一公开的特长课成绩

优优在德国上了小学三年级后，终于有了考试。但老师对学生们的考试成绩保密——除了学生本人和家长外，绝不会让别的同学和家长知道，至于按照分数排名，就更不可能了。

虽然文化课成绩保密，但有一门课的成绩却是完全公开

的，那就是特长课。

优优进入三年级没几天，就给我们带回一封致家长的信，大意是希望家长给孩子培养一个特长。到学期末时，学校的老师会到家里来进行现场考试。这门课非常重要，希望家长重视。

这可难住我了，因为信上有这么一句话——请尽量选择学校开设课程之外的特长。这

么一来，优优让我引以为豪的绘画、舞蹈以及小提琴全都被否决了，因为它们都属于学校的美术、音乐等艺术课程范畴。我实在想不出还能发掘出优优的什么特长来迎接考试。

无奈之下，我跑去隔壁的佐登太太家取经——她的两个孩子都已进入名校深造，想必她对此是有心得的。

没想到，佐登太太给的建议那么不靠谱，她建议优优培养的特长竟然是包饺子。刚搬来时，为了增进与左邻右舍的感情，我常请他们来家里吃饭，用来款待他们的就是中国的传统美食——饺子。对于在饮食上粗枝大叶的德国人，中国的饺子简直是一种神奇的魔法——将肉和菜剁碎调和成馅儿，面粉按揉擀皮儿，然后将它们融合成美食。

包饺子也能当特长

一顿饺子之后，邻居们都成了中国美食的狂热粉丝，对我这个中国妈妈也赞誉有加。没想到的是，优优的表现竟然也入了佐登太太的法眼——优优那天一直在边上帮我包饺子。对一个七八岁的中国小孩而言，包饺子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可在德国人看来，那么小的孩子能将馅料填进面皮，还捏出漂亮的元宝状，且边缘还有花纹，那就是很了不得的表现了。所以，佐登太太一口咬定优优能包饺子，就算得上很有特长，而且这种特长在德国绝对是万里挑一的。

真能把包饺子当作特长来迎接考试吗？我有点忐忑，可

让孩子快乐的技能

●李珊





佐登太太信誓旦旦地说，绝对没问题。回家一问优优，她也觉得选包饺子参加考试挺有趣，于是我采纳了她们的建议。

优优对此倒是没什么压力，因为一家人都爱吃饺子，所以我们家隔十天半个月就会包一次，每次她都会打下手。鉴于这份家务活儿变成考试内容，她比以前更上心了。以前她只是帮忙包，现在还开始尝试着帮我揪面团、擀饺皮儿，虽然不一定能擀出中间厚、边缘薄的最佳状态，但也绝不会出现下锅一煮就破皮糊汤的情况。

最让我惊讶的是，优优竟然无师自通地掌握了一门连我都不会的包饺子绝活——左右开弓。她可以两只手同时捏两个饺子，而且捏出来的饺子品相还非常不错。一来二去，她就成了家里包饺子时不可或缺的好帮手了。

包饺子包出优等生

转眼快到学期末了，一天优优回家时跟我说，三天后老师会来家里对她的特长进行现场考核。考试那天，我在家先做好了准备工作，揉好了面、拌好了馅儿，恭候考官们大驾光临。

等老师们满脸好奇地围着厨房的操作案台站定后，优优轻松登场。她一点儿也不怯场，唰唰唰地擀皮，飞快地填馅儿，手指像小鸡啄米似的动着，然后一个个饺子就整整齐齐地出现在托盘上。老师们都惊讶地张大了嘴，仿佛在看什

么精彩的表演。当优优终于拿出自己左右开弓的绝活时，老师们情不自禁地一起鼓掌。

当热腾腾的饺子出锅后，老师们一人一盘品尝得不亦乐乎，还不忘跷起大拇指称赞优优做的饺子真是美味。

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优优的特长考试拿到班上仅有的三个优等之一。

受此鼓励，优优对于做面团萌发了极大的兴趣。春节跟我回国探亲时，她被一种叫作枣花糕的面食吸引了。这是我们当地的一种传统民俗小吃，只有过年时才会做，用发面做成花朵形状，上面用大红枣和蜜枣作为点缀，是一种好吃更好看的年节美食。

虽然好看又好吃，但是不好做。首先必须得用发酵的面团，然后用S形对卷，还必须用筷子夹出四个圆，最后还要用刀在四个圆卷上切至圆心，这样才能塑造出漂亮的花朵形状。

可优优很有恒心，回德国后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成功就三次，在尝试了七八次之后，漂亮的枣花糕终于做成了。那个学期的特长考核中，老师们看着面团在优优手中一点点变成花儿形状一样的美食，竟忍不住齐齐惊呼起来——一个优等自然又收入囊中。

让孩子快乐的就是特长

最有趣的是，对班上的学生进行特长考核时，老师会全程摄像。而且，凡是得到优和良的特长考核录像，老师都会

在班上播放给每个同学看。

优优看了别的同学的特长考核后回来告诉我，原来特长课的门类竟然可以这么宽泛，甚至有点儿随心所欲的任性……好比优优班上有个小胖子男生，他的特长就是吹室外充气游泳池。一般的家庭都是用充气泵充气，可那孩子肺活量惊人，可以用嘴把充气泳池吹起来——就这么点儿与众不同，他就得了个良。

再比如她们班有个看起来沉默寡言的小姑娘，居然会口技，能够模仿十种以上鸟儿的叫声，栩栩如生，她还能模仿出轮船汽笛声、飞机着陆声、汽车引擎轰鸣等多种声响。这种玩儿似的特长，也被老师们慷慨大方地给予了“优”的评价。

后来在开家长会的时候，优优的班级导师告诉我们：绝大多数人可能会平凡地度过一生，可偏偏有很多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忽略了这99%的部分，而是将精力集中在剩下的1%的渺茫希望中。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豪赌，也是教育悲剧的开端。她说经过调查显示，德国孩子长大后大部分都做了电车司机、面包师、清洁工等平凡而普通的工作。所以，所谓特长，其实只是一种能让孩子快乐，也能让家长欣慰的平凡而普通的技能。

把一件平凡的事儿做得不平凡，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赵丽娟摘自《好日子》
2017年第9期，李 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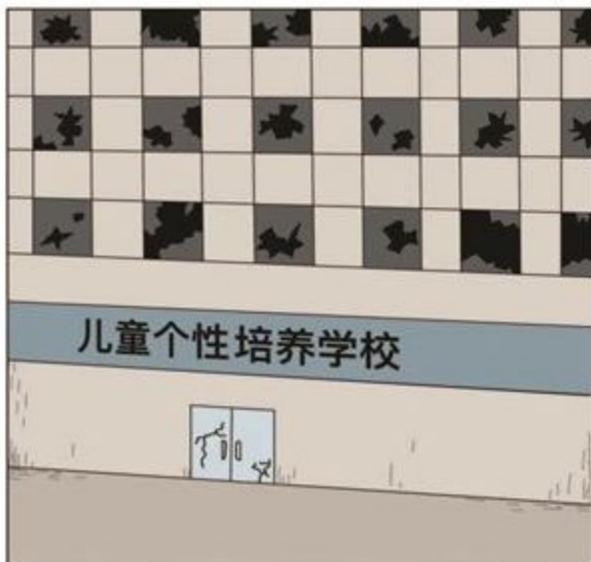


当四岁的女儿问“萨达姆是好人还是坏人”时，最简单且一定叫她安心的答案是：“萨达姆是个大坏蛋！”的确，那家伙坏事干了不少。

但是，我通常会选择较麻烦、她当下不一定能懂的回答：萨达姆如何如何，布什怎样怎样……她听了可能会更加迷糊，也可能会有个属于自己但相对不流俗的结论：“是不是萨达姆虽然做错事，布什也不该约那么多国家去欺负他……”

当女儿正准备处死一只毛毛虫，并为求得安心向我做最后的求证“毛毛虫到底是益虫还是害虫”时，我通常提醒自己，暂时脱开以农业或以人本位的观点，告诉她，虽然毛毛虫会把健康美丽的叶子吃得破破烂烂，可那是它唯一的食物，等它将来变成蝴蝶，就会传授花粉报答植物。乃至猛兽如虎豹猎食小动物也并不比草食动物更“可恶”。事实上，那与可爱的小鹿吃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是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的捕食行为罢了。

长此以往解说下来的后果是，她变得非常挑食。每次我总得向她耐心地介绍这种鱼海里还有很多，吃了不会绝种；保证那锅鸡人类还养了很多，吃了并不会破坏生态平衡，她才肯



萨达姆是好人还是坏人

●朱天心

堪负荷。

这些与我想的有像也有不像之处，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不过尽己所能不加价值判断地提供给她素朴的知识，至于整理、判断、结论，全都由她。尽管多少要冒一些险——不给她一个定型的答案，甚至给她的是一个充满更多疑惑的解说——短期内会使她看起来傻傻的，无法像很多小孩一样，随时将自己的想法侃侃而谈，但那并不意味着在未来，她不会是个有独特想法、起码充满自主性的小孩。

不用说，我对后者要有兴趣和期待得多。

（司志政摘自龙门书局《下午茶话题》一书，王原图）



为国王打伞

●孙道荣

2017年3月1日，沙特阿拉伯国王访问印尼。适逢大雨，随从赶紧为国王打伞。一共7个人，为国王撑了7把

伞。结果是，国王缩着脑袋，浑身被淋得湿漉漉的。

7把伞都挡不住一场雨，可见这场雨蛮大的。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我们来看看那7个人，都是怎么为国王打伞的。紧挨国王身边的那个随从，他所撑的伞几乎全是为国王打的。其实这把伞已基本上为国王遮挡住了雨水，但是，国王身边还围着另外6个人，他们也努力地为国王打伞。并且，为了能挡住雨水，一把比

一把举得高。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撑得最高的那把伞上的雨水，沿着伞骨滑到第二把伞上，第二把伞上的雨水加上从第一把伞上滑下来的雨水，又一起落到第三把伞上……这样一来，雨水全部汇聚后落在第一把伞上。于是在国王的身边，便形成一道壮观的雨帘。国王避无可避，被淋得透湿。

（晓辉摘自《领导文萃》2017年第10期）



清朝大人的坐姿

●张鸣

晚清的老照片看多了，发现一个现象，清朝大人们坐着照相的时候，都喜欢把两脚尽量分开，撑得大大的；两只手，则撑在膝盖上，感觉非常威风。官阶越高，撑的面积就越大。如果跟洋人一起坐，就显得清朝大人有点霸道了。当然，我这里讲的清朝大人，不是专指满人，汉人做了官的，也算。

想起鲁迅回忆他在江南水师学堂时，说那里的老生走路，一定要把两只胳膊撑开，像个螃蟹。他后来在官场上，见识了好些这样的螃蟹巨公。资格老、官阶高的人，无论行走还是坐立，姿态一定要有点嚣张的感觉，否则，就显不出自己的地位来。

当然，晚清时节的大人，跟洋人在一起的时候，除李鸿章一人之外，是没有什么人敢放肆的。但是，拍照为何要如此张扬，有些人两条腿撑的面积几乎盖过了洋人？想来想去，只能说这是一种习惯。能跟洋人一并坐着合影的大人，都是最高首长，其他人都得在后面站着。最高首长，一人独大，平时被奉承惯了，爱怎么摆姿势，就怎么摆，照相的时候，难免本相暴露，于是就那样了。

不过，清朝大人们肯定不会总是这样嚣张。同一个人，见自己长官的时候，即使长官看坐，那也一定是屁股沾一点椅子的边儿，欠着身子，那两只脚，当然也没有可能撑起来，只会老老实实、毕恭毕敬地并着。如果是见皇上，那自始至终都得跪着，如果接见时间太长，两个膝盖就有可能受不了。所

以，经常被皇帝召见的军机大臣，都会在裤子里的膝盖处缝一个棉垫。

相对来说，坐着照相比较喜欢两脚两手撑开的主儿，大体上来说，有两个特点：一是官阶比较高，二是少年得志，做大官的时间比较早。当年京师的名裁缝，为官员做衣服的时候，首先要打听官员升官时间的早晚：升官时间早的，少年得志，未免牛哄哄的，肚子挺得高，所以，衣服的前襟要长一点；升官时间晚，老是点头哈腰的，多半驼背，所以，衣服的后襟要长一点。

人的语言可以骗人，说话可以言不由衷，身体却不大好骗人。一不留神，就露出本相。所以，身体语言也能传达某种政治信息。发迹早、权力大的人，即使言语不张狂，肢体动作却每每流露出嚣张之态，细心之人，一望便知。传说曹魏时代，匈奴来使，曹操觉得自己身材矮小，不足以威慑远人，于是找了仪表堂堂的大个子，假充魏王（曹操），自己则在一旁假装侍卫。结果，还是被匈奴使者看出问题，觉得魏王旁边的捉刀人，才是真英雄。大概，无形之中，真假魏王的肢体动作，还是露出了破绽。大牛人即使装孙子，也装不大像。

权力不仅反映在服饰上、房舍上，更反映在人的肢体动作上。真正的有权之人，就是再掩饰，权力的底色都遮不住。

（六月的雨摘自作者的微信公众号，黎青图）





有形的手如何“劫富济贫”

◎ [英] 蒂姆·哈福德 ◎ 赵 恒译

经济学解决的永远是效率问题，道德与公平大多数时候都只是一道附加题。如果市场完美运作，那么财富就会加速向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等人的手里聚集，而“卖炭翁”“养蚕女”并不会因辛勤劳作而得到额外奖励，卖火柴的小女孩仍将手捧火柴因寒冷而死。那么如何借助市场实现公平、道德与正义，关照弱势群体，保障他们基本的生活权利？卧底经济学家借助“领跑理论”给出解题思路，以政府

“有形的手”，来调校市场的“钟表”，即在不损害市场效率、不造成资源浪费的前提下，由政府重新为因特殊原因而仅能慢跑的“运动员”设置起跑线。

有一个冬天，英国有 2.5 万贫困老年人因无钱购买燃料受冻而死，舆论界一片讨伐之声。但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备选方案：其一，通过降低燃料税费使供暖价格下降，但这一普惠政策会造成燃料的过度消费，导致

环境污染；其二，反其道而行之，提高燃料税费，将增加的收入用于补贴那些低收入的老 年人，让他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决定补贴资金的用途。

英国政府最终选择了方案二，其理由是：燃料是国民的刚性需求，即使政府多征一点税，国民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消费行为，即价格敏感度相对较低，因此将多征的税费用于补贴老年人的生活，让他们择其所需而消费，同时不会增加对环境不必要的污染。政府这样做虽然损失了一点市场公平，但这种“劫富济贫”的方案，却为经济主导的理性世界注入了温情。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的“劫富济贫”，虽然比直接干预市场、导致市场失灵更为有效，但它并非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任何关于道德、公平与效率的难题，无不牵涉多方面、多层次的问题，需要系统考虑、统筹考量，结合社会实际，提出解决方案。

（柳 勇摘自中信出版社《卧底经济学》一书，喻 梁图）

有趣的世界史 ◎ 袁腾飞

出租车送你上前线

一战时，在巴黎东北 120 公里处的马恩河，爆发了一场德法大战。战事最激烈的时候，法军急需从巴黎调一个师，封堵战役缺口。120 公里，如果跑着去，等这一个师的士兵跑到前线能累死一半。情况紧急，巴黎城的大喇叭开始广播，请求所有的出租车司机到市政厅门口集合，载军人上前线。巴黎司机一停车，立即说：“先生您下车，我要去参加战争了。”语气倍儿自豪。几百辆出租车把士兵们送到前

线，使战局发生奇迹般的逆转。

飞行员的武器进化

大战刚爆发的时候，双方飞行员见面就挥拳头——飞机上没有武器嘛。有的哥们儿聪明，带着渔网和铁链子上去，以便缠住对方的螺旋桨。那得扔得准，有的时候一扔出去把人家螺旋桨套上了，自个儿这边又松不开的话，就得一块儿掉下去。后来有人带手枪上去。1915 年，机枪被装上飞机。到了 1918 年，歼击机大空战的场面出现了。

（莫 难摘自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一书）



一饭之恩

◎徐晓欢

在日本古城京都充满年代感的小巷子里，有一家名叫“王将饺子”的餐厅，一直颇受学生欢迎。餐厅看上去并不起眼，但门口贴着的告示却格外引人注目：“如果没有钱，你也可以免费吃饭，直到吃饱肚子。但你需要在吃饱后洗30分钟的水（以上规定适用于18岁以上的学生）。”

贴出这个告示的人，是这家小店的经营者井上定博。他说，自己甚至都不在意学生是否留下来洗碗，只要他们有愿意用劳动获取食物的心就可以了。他说，每天大约有3个人会用劳动换取食物，最多的时候，曾有8个人一起洗碗。

有人问井上定博：“你只是开了一家不大的餐厅，并非大富大贵之人，为什么要做这样亏本的生意呢？”井上定博回答：“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忘不了一位前辈的‘一饭之恩’。”

井上定博20岁的时候就已经结婚生子，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需要负担一家人的生计，而微薄的薪水常常让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为了让妻子和孩子吃饱饭，井上时常饿肚子。就在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一位熟悉他的前辈请他去吃了一顿午餐。前辈感动于他对妻儿的责任感，但同时又对他说，饿着肚子的爱是不能长久的，填饱肚子的爱才有力量，才能顶起家中的大梁。也许，对那位前辈来说，这顿饭并不算什么，但这改变了井上的人生轨迹。吃完那顿午餐后，井上定博开始奋发图强，从

学徒一路苦干，成为店堂经理，并先后在多家分店担任经理。最终，他盘下一家小店面，成为京都“王将饺子”店的老板。

然而，当井上定博终于有能力回报那位前辈的时候，那位前辈已经过世了。“我永远没有机会报答他了。”井上定博遗憾地落泪了，“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认为应当照顾自己的孩子。但我相信，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试着帮助其他人的孩子，这种美德最终会回馈到自己孩子的身上，让世界更加美好。”

井上定博就是被前辈帮助过的“其他人的孩子”，这样的人生经历令他相信，一顿饭里蕴藏着无限的能量。井上定博最初盘下的店面周围有几所大学，他担心经济拮据的学生没钱吃饭。有曾在井上定博的店中通过洗碗换取食物的学生特别开心地说：“这家温暖的小店，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对我伸出援手，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现在井上定博已经67岁了，他让穷学生免费吃饭的做法也已坚持了数十年，有近5000人接受过井上的接济。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离开学校，但并没忘记井上定博的恩情，还是会时常回去看望他，顺便洗洗碗。有一名接受过“一饭之恩”的学生后来成了外科医生，他对井上定博说：“如果您的身体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免费为您医治。”但是井上定博说：“你来看我就好了，我不需要你‘免费’的感谢。”

（喻凌摘自《知识窗》2017年第10期）



王将饺子馆



门口的“告示”



井上定博（左）与学生们



误会

有个年轻女同事，下班后经常在微信上给我发消息，但每次又很快撤回，问她什么事，她也不吭声。

昨晚8点，她又发来一个“你好”。女孩的心思，我还是懂的，便果断出击：“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吧。”一阵沉寂过后，她说：“你的头像和楼下卖酸辣粉的大叔一样，我总是搞错。”

招聘

我：“需要达到什么级别，才能拥有一间单独带窗的办公室？”

老板：“门卫。”

赚钱

为什么要努力赚钱？因为怕一跟人握手，人家戴的是卡地亚，我戴的是橡皮筋。

另类生物

小李：“什么生物拥有超强的臂力、锋利的指甲和尖锐的牙齿，能撕碎一切坚硬牢固的东西？”

小王看了看四周，悄悄地说：“拆快递的妹子。”

机智

我上高中时，在校门口拿外卖遇到校长。我马上与外卖小哥深情对望，并抢着说：“哥，你送饭过来了，爸呢？”小哥瞄了一眼校长，反应过来了：“爸没空，叫我送过来。”我拿出饭钱给他，乖巧地说：“这钱你拿回去吧，我在这儿



用不了这么多钱。”说完，送走了小哥。

算卦

今晨，在雾霾中摸索着出门，朦胧中看到路旁一老者，独坐桌旁，肩披白褂，桌子上摆一小圆筒，里面都是签。我拿起圆筒晃了半天，抽出一支递上去，说：“老先生，人生如雾，何处是路？给解一卦吧！”老头说：“我就卖个早点，你晃我筷子弄啥？”

红烧肉

寝室一哥们儿月底没钱，每次打饭总要先点红烧肉，然后马上又说不要了，最后只点一份土豆丝加米饭。

我问他：“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他说：“打饭的勺子就一个，这样可以沾点红烧肉的汤汁。”

伤感

妈妈拉着我和弟弟的手，伤感地说：“小时候，我希望你们俩快点长大成人，一个成

为像爸爸一样顶天立地的男人，一个成为像妈妈一样柔情似水的女人。想不到现在居然梦想成真，你们一个成了女汉子，一个成了娘炮……”

抹脖子

昨天下午照镜子时，忽然发现自己长了颈纹。我晚饭也没心思吃，就去网上找颈部护理霜。

老公：“饭也不吃就去网购，你又想买啥？”

我没心思理他，顺口回了一句：“买抹脖子用的。”

老公：“媳妇，那还用买？咱家菜刀、水果刀，什么刀都有……”

瘦脸

我对老公说：“我想去做瘦脸。”老公问：“需要多少钱？”“一千多块钱吧。”

第二天下班，老公塞给我一大把吸管，并拿起一根放进我嘴里，说：“凡是稀的东西，像什么水、粥，你就用吸管吸。用不了多久，你一定由圆脸变成尖脸。”

去哪儿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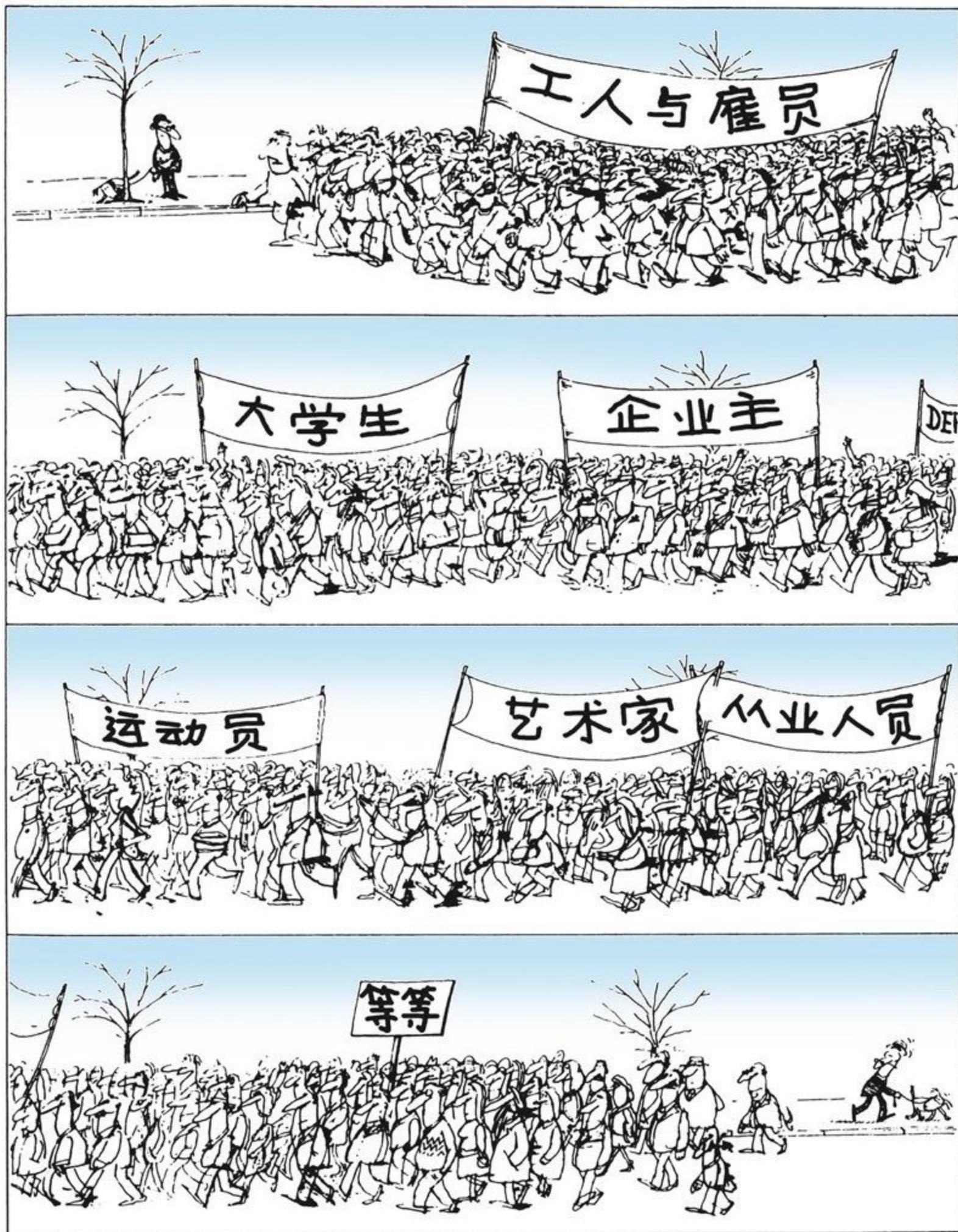
放假，同事问我打算去哪儿玩。我说，回归自然，找个农家院，享受新鲜的空气、淳朴的民风，体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生态生活！同事听了，一脸的羡慕。我就不告诉他，我得回老家收几亩花生……

（汪杰、蔡正兵、陈新、田宇轩、梁衍军、张秋伟、伯仲等摘）



等等

◎〔阿根廷〕卡洛伊



（摘自译林出版社洪佩奇编《卡洛伊漫画》一书）

读者
2017·24



秋道太太 ●林文月

认识秋道太太是在我抵达京都的第一天。记得那是一个枫叶初转红的星期日中午，热心的平冈武夫先生把居所尚无着落的我带到“十二段家”——左京区名料理店之一。我在京都的第一顿饭便是在秋道太太的店里吃的。

“十二段家”是一家颇具古典风格的日本餐馆，而它的女主人秋道太太给我的第一印象也是典型的京都女性。她是一位中年妇人，虽然没有沉鱼落雁的美貌，但是她那一身素雅的和服，以及和蔼亲切的

仪态却另有动人之处。

从平冈先生那儿获悉我是别夫离子、只身来异乡游学的中国人后，她先是惊讶，继而则对我表示感佩与同情。平冈先生介绍我们认识，希望往后秋道太太能在日常生活方面帮助我、照拂我。

“十二段家”距离人文科学研究所和我的住处步行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我生平第一次独处异乡，图书馆闭门后的时间对我来说漫长而寂寞，而秋道太太在店里的客人散去后又常有闲暇，于是我们经常相

约畅叙。多次的长谈，加深了我们对彼此的了解。我喜欢她爽朗坚强而又多愁善感的个性。她则被我对京都的倾心与学习京都腔的热诚所感动，不到一个月的工夫，我们已成莫逆之交。

秋道太太自幼生活在裕园区，那儿是保留京都古典气氛最浓厚的区域，所以她的思想和言行也最能代表京都女性的特色。虽然她受过战前日本妇女的最高教育，上过女子专科学校，酷爱古典文学，却因为家庭的关系，不得不继承餐馆的事业。她告诉我，在战时及战后那一段艰苦的日子里，她和秋道先生胼手胝足，经营着生意惨淡的餐馆。为哺育三个孩子，她更是心力交瘁。夫妇俩花费了整整十年的心血，才使一度几乎中辍的餐馆稳定下来。

四年前，他们向银行贷款，修筑了北白川的这家分店。如今，两家餐馆一天比一天昌盛。他们的三个儿子也已长大成人，先后考入大学。她骄傲地伸出一双指节粗壮的手给我看，那双手绝称不上美，但它们不仅可以做种种粗活儿，也可以做细致的缝纫和刺绣。她还精于茶道，并写得一手端庄的毛笔字。

在日本的女性当中，我很少看到像秋道太太这样不断力求上进的例子。她能阅读艰涩的古典文学作品，也能朗诵《万叶集》和《古今集》中的许多美丽诗篇。她一直用古文写日记和信札。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的春秋二季学术演讲



是对外公开的，秋道太太便是极少数的所外必到听众之一。这种专题演讲相当冷僻，听众并不十分踊跃。据说曾一度考虑过中止，但在例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一位学者竟以这个演讲能吸引料理店的老板娘前来听为理由，使演讲得以持续下去。

我曾经和秋道太太并肩而坐，聆听过两次演讲。她听讲时非常认真，有时记大意，有时录音。至于演讲的内容，她不一定能全部了解，却坚信那是使她自己不断融入文学气氛的好机会。

对于京都的风雅节令行事，她同样不肯错过。承她的盛情，在京都居住的那一段日子里，我曾经和她共赏过岁末的“歌舞伎”表演，春天樱花节的《都舞》，夏天的《稻网宵山祭》，以及《文乐》（又名《髹琉璃》，为日本傀儡戏）和一场契诃夫的《海鸥》舞台剧。

她是一位感悟力极强的人，观剧时常见她不停地用手帕拭泪。观赏完剧目后，为了不破坏感动的气氛，我们都不喜欢立刻讨论评价，而总是挑一些僻静的小弄堂散一会儿步。我总爱把手插进她那宽大的和服袖子里。对于我看得懂、听得懂的部分，我常常热烈地讨论争执，而我不能理解的部分，她则仔细为我解说。

虽然秋道太太已是一位五十开外的妇人，但她从来不承认自己的初老之身，而是处处显露朝气。

初冬的一个傍晚，她打电话到我的住处，要我马上到“十二段家”去，说有一样“极珍贵的东西”给我看。我连忙雇车赶去，她已站在寒风中迎接我了。掩饰不住喜悦和兴奋之情，她拉我到二楼那一间她自己喜欢的“紫之间”，拉开纸门，赫然有一座高及人腰部的《文乐》傀儡人形安置在房里。她等不及我赞美，就要我端详那逼真的脸庞，轻抚那绚烂的织锦带，又要我把手伸进傀儡人形的身子里，模仿《文乐》役者的动作。她告诉我，那一座人形订制已月余，花费日币四十余万元。她的豪举令我惊叹，但是她却解释道：“这是我少女时代以来的梦想。我从小就喜欢看《文乐》，一直想自己拥有一座人形。从前穷困，买不起，如今苦日子已挨过，我用我自己的血汗钱四十万元买一个梦，不算太奢侈吧！”

秋道太太有很多梦：有时是一条华丽的织锦带，有时是一幅屏风或一轴字画，有时她只是想出去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一个初夏的清晨，我听见楼外有人哼着熟悉的歌。打开窗子朝下望，是秋道太太倚在石桥畔。她穿着一袭淡色的夏装，笑着向我招手，并示意我下楼。就这样，我被她拖去参观圆山公园的牵牛花晨展。我揉着惺忪的睡眠，怪她扰人清梦，她却说：“牵牛花是见不得阳光的，看完花展，你可以再回去从容睡觉呀！”

如今想起来，假如不是秋道太太好奇，我恐怕将永远不会晓得牵牛花竟有那么多种类。她又带我去参观庶民风味的露店“清水烧”（京都有名的陶瓷器）展览，劝我不要错过欣赏“壬生狂言”（每年四月末在壬生寺举行的狂言表演）、“大文字烧山”（每年八月十六日晚点燃大文字山等京都四周的五座山，作为祭祖的最后节目）……京都是一年四季被各种大小节日行事占满的都城，自从认识了秋道太太，我不再有空闲独处小楼，咀嚼异乡的寂寞了。

离开京都的前几夜，秋道太太约我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去“十二段家”找她。那时候客人已散，工人在收拾完店面之后也陆续离去了。我们在“紫之间”吃着新上市的毛豆，喝着她特意为我保存下来的乳白色浊酒。那一晚，我们都充满了离愁别绪，她告诉我许多个人的秘密。她奇怪为什么自己会对一个认识不及一年的外国人吐露心事，难道人与人之间真有不可思议的所谓“缘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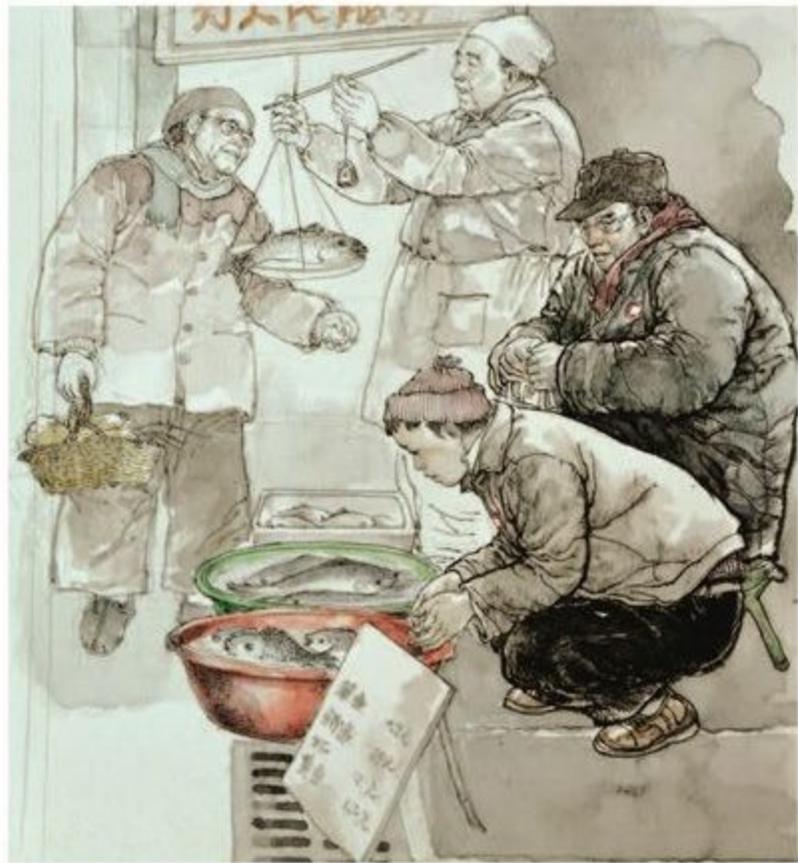
离开京都已经有四个多月了，秋道太太给我的书信也已超过十封，而每回展读她那清秀的毛笔字迹的信，我又如同看到了那张辛劳的、却又兴致勃勃的脸。有些女人是超越年龄和容貌，另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的。认识秋道太太之后，我可以肯定这句话了。❀

（史志鹏摘自北方文艺出版社《世界散文经典·东方卷》一书，刘程民图）

大概是1969年前后，母亲因肝病导致脸部浮肿。肝病一向有“女怕脸肿，男怕脚肿”的说法，除此之外，她还伴有黄疸、全身乏力、脾肿大等症状。当时医生授一消肿利水的奇方——鲫鱼汤。医生认为，患者急需补充优质蛋白。既是优质蛋白，又能消肿利水的，首推鲜活鲫鱼，且要三两以上，药效才好。

这可难住了父亲，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物质极度匮乏，菜市场里绝对没有活鱼供应。他便去“黑市”，也就是地下自由市场购买，说是市场，其实就是鱼贩的流动摊位，如同间歇泉一般地时隐时现。更要命的是，因为“历史问题”，父亲还是“戴罪之身”，常去黑市是犯忌的。

但为了母亲，他义无反顾地去黑市买鲫鱼。买回来后，他马上开始操作，先是为母亲“退黄”，按每碗鱼汤一百克鱼计算，剖二百克鲜鱼熬约三十分钟，待骨肉分离时捞出骨渣，这时鱼汁呈白色，略注黄酒与蜂蜜，再熬十分钟，倒入两碗，早晚服用。十天后，母亲脸部的黄疸消退，再服十天，两眼黄疸大退，月余黄疸全消。他们即去医生处报捷，医生看了一眼说：“浮肿未退，继续。”父亲一听，傻了，医生这可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当时父亲的月收入才三十六块。虽说



食堂里的红烧大排才一毛七一块，荷包蛋也才八分，但时值冬令，鲫鱼原本就少而贵，鲜活的、三两以上的更贵，每天一条，总得八毛钱左右，甚至一元，一个月下来，岂不是要把家里掏空了。而且医生还不知道，为了抢一条活鱼，父亲多少次揎拳捋袖，和人在鱼摊前撕作一团。

父亲默不作声。医生继续说：“鲫鱼三四两，去肠留鳞，以商陆、赤小豆等分，填满扎定，水半锅，煮糜去鱼，食豆饮汁。忌盐、酱二十天。”“一定要活鱼吗？”父亲只问了一句。

“当然！”医生顿了顿，又说，“刚咽气的也行。李时珍说过，杀取动物用其肉，骨子里是欠仁爱的，肉还不冷，灵性还在，所以现杀不能现吃，应候其肉冷再

烹。忌与大蒜、砂糖、芥菜、猪肝、鸡肉同食。”

父亲一回家就去了黑市，而且很久没回来，母亲不放心了：“怎么回事呢？阿二去看看吧！”

天已摸黑。路灯下，我远远地看见父亲正蹲在地上，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搪瓷盆子——那时卖鱼的都把鱼放在搪瓷盆里，以便稍有风吹草动就提盆走人。而鱼贩则尴尬地注视着父亲，二人之间似乎是一种对峙。此时的西北风像野兽一样咆哮着，父亲蜷缩着冻得簌簌发抖的身子，但仍然坚定地蹲着。见我在他身边蹲下，父亲转脸尴尬地对我笑笑，然后附着我耳朵悄悄地说：“我在等鱼断气。”

我不解地看着他，没说话。为什么活鱼不买，非要等到它咽气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黑市的规矩，鱼一死，就腰斩而沽，一条一元的鲫鱼就可能暴跌到四五毛。

天越来越冷，也越来越暗，搪瓷盆里的鲫鱼，盖着水草，那腮帮子还在一口气、一口气地翕动着，越来越缓，越来越缓，忽然它不动了。

父亲胜利似的叫起来：“看！它不动了！”鱼贩悻悻地叹了口气：“好吧，拿去吧，算我输拜依！蹲了两个钟头伊港！”

然而父亲还没完，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飞快地抽出一把剪刀，钱还没付，就一刀刺

等鱼断气

◎胡展奋



四十亩地和一头骡

◎李浅予

在好莱坞，有一家名叫“四十亩地和一头骡”的电影制作公司，创始人是一位名叫斯派克·李的黑人导演。这家电影公司只拍黑人题材的电影，而且只面向黑人市场。从1983年起，斯派克·李自编自导，已制作了超过35部电影，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李氏电影”。

相比“环球”“梦工厂”“20世纪福克斯”等电影制作公司，“四十亩地和一头骡”这个名字显得既没气势又土得掉渣，而最“致命”的是，它的制作题材、观众群又是如此狭窄。那它为什么还能在竞争激烈的好莱坞屹立不倒呢？

“四十亩地和一头骡”来源于一段黑人历史：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联邦政府许诺给所

有被解放的黑奴四十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然而这个承诺却始终没有兑现。出生于1957年的斯派克·李把它作为电影公司的名字，可谓一箭双雕，既表达了一种历史诉求，又体现了自己的务实精神。

四十亩地一头骡，如果再加上“老婆孩子热炕头”，那活脱脱就是“一亩三分地”的美国版。虽然已升级成了“四十亩地”，但仍然摆脱不了小农意识，同时还要承受利己主义的指责。其实，这无关什么意识，更无关主义，只是创业的一种策略，那就是“定位明确”。

做电影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是做一部“小鸡电影”，还是要做“公鸡中的战斗



斯派克·李

鸡”？这些都必须要想清楚，什么都想要，结果就是什么都得不到。

其实，无论做什么，都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即便你有开疆辟土的雄心，如果无数次的失败证明你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禀赋，那你还不如干脆退回自己的领地，守好那一亩三分地，埋头苦干，精耕细作。

（灼灼摘自《当代青年》2017年第6期）

入鱼腹，刚出鱼肠，那鱼心还在一翕一张呢。

“马上放血，和活鱼有什么两样呢？”他得意地对我眨眨眼，那鱼贩见状，眼珠瞪得老大，傻了。

这以后，父亲就成了“老蹲”，只要有耐心，就不怕等不到刚断气的鱼。刚死的鱼或处于弥留之际的鱼，尽管半价，价格还是高于久死之鱼。或许被父亲的举动所感动，或许觉得父亲“老举识货”，可以省却与人的反复解释，鱼贩到后来都会主动招呼他：“过来吧，老胡，格条鱼，快勿来赛哉！”

西北风还是没有饶过他，大概第一天蹲守时他就着了凉，以后他天天拖着清鼻涕去蹲守，撑了十天左右终于倒下了，发高烧到四十度。

眼见母亲的浮肿在慢慢消退，不能功亏一篑，父亲决定派我去蹲守。医生也听说了父亲的故事，急颁手谕：“不必死抠鲫鱼，其他利水

消肿的河鱼也可以，比如鲤鱼、泥鳅（炖豆腐，专治湿热黄疸）、黑鱼、青鱼等，只要如前法炮制，均可。”

“等断气”的范围扩大了。问题是青鱼太贵，且鱼身过大；鲤鱼固然消肿，但系著名的“发物”，忌；泥鳅口感太差；黑鱼，利水效果好，口感也好，无奈一口气总是断不了，你就是等它通宵，兴许它还在一翕一张呢。

我那时还小，天天蹲在寒风里发抖，鱼贩看了于心不忍，常常主动喊我去拿将死未死之鱼，有的甚至将刚死之鱼直接剖了，扔过来，也不收钱。长大后读书，每每读到“仗义每多屠狗辈”，我便会想到他们。

大概一个月后，母亲的浮肿全然退去。

那是1969年上海的冬天。高天固然滚滚寒流急，大地却仍有微微暖气吹。

（林冬冬摘自《文汇报》2017年4月19日，何保全、于泉滢图）



今天我们怎样做子女

● 谭山山

一转眼，就到90后也开始焦虑父母养老问题的时候了，更不用说既要给父母养老，也开始考虑自己如何养老的70后、80后了。

最大的90后已经27岁，他们的父母也已到50多或者60多的年纪，在他们已经面临或者即将面临的“421”（三代同堂）、“2421”甚至“4421”（四代同堂）家庭结构中，养老是个大问题。

这也是《奇葩说》节目在讨论该不该送父母去养老院时，在场的人“哭得像鬼一样”（主持人马东语）、屏幕前的观众也“哭得像鬼一样”的原因。因为戳心的点实在太多了。

比如黄执中说，我们不太善于和父母沟通，父母也不善于跟子女沟通。大家没有说真话的习惯，都在客套，跟父母也在客套。

马薇薇说：“我做儿女的时候，要求自己做最好的儿女；我做父母的时候，要求自己做最好的父母。所以，我绝不在做儿女的时候，期待父母为我做什么。”

张泉灵引述了一个数据：到2030年，我国将有90%的老人是空巢老人。届时，2亿多老人将孤独终老。

问题就在于，只要你为人子女，只要你爱自己的父母，就会不由自主地反思：身为子女，我够格吗？

子女的问题，其实是父母的问题

在《致女儿书》中，王朔写道：“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小的时候是怕他们，大一点开始烦他们，再后来是针尖对麦芒，见面就吵；再后来是瞧不上他们，躲着他们。一方面觉得对他们有责任，应该对他们好一点，但就是做不出来，装都装不出来；再后来，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这就是以王朔为代表的那一代人对父

母的看法和感情。

王朔对父亲的第一印象是怕——他和哥哥从一岁半开始住保育院，两个星期或一个月回一次家，直到10岁出保育院。回了家，王朔还是和哥哥两个人过日子，脖子上挂着钥匙吃食堂，几乎见不到父母。他父亲也几乎不流露父爱，偶尔表达父爱的方式，就是下班吃完晚饭后到保育院的窗外看儿子们。有一次他看到阿姨不给王朔饭吃，冲进去大闹了一场。

王朔对母亲的感情更复杂。在《致女儿书》里，他写到有一次和母亲争吵，他问母亲：“你对我好过吗？我最需要人对我好的时候，你在哪儿？”母亲冷静地说：“你在保育院。”王朔很悲愤，说：“父母跟老师一样，那要父母干什么？”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信任母亲，更没有提到爱——那是母亲理解范围之外的事，“她只认对错，按她的标准，要一个孩子永远正确就是她的爱”。

2007年，王朔带着时年79岁的母亲上《心理访谈》节目，在节目上，他再次问了母亲这个问题：“妈，你爱我吗？”这次他母亲的回答是：“当然爱你啦。”王朔追问：“如果现在我是通缉犯、强奸犯、反革命分子，那你还爱我吗？”他母亲顿时哑然。节目嘉宾李子勋对王朔的母亲说道：“他其实是想问您，





您对儿子的爱是无偿的吗？”父母没有安全感，便会下意识地把自己的恐惧传递到孩子身上，家庭关系都已经破裂了，大家却还在演。到王朔自己成为父亲，有了女儿后，他不愿意复制父母对他的冷漠，对女儿热情得过分。“知道你小时候我为什么爱抱你、爱亲你，老是亲得你一脸口水？我怕你得皮肤饥渴症，得这病长大后的表现是冷漠和害羞，怕和别人亲密接触”。

残酷的亲子关系

正如蒋方舟所说，“大部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很残酷”。50后、60后的问题是缺爱，父母多半冷漠或矜持，不善于表达爱意；而到了70后、80后那里，问题却可能是溺爱，父母满溢的爱令人窒息。

作家绿妖的短篇小说《少女哪吒》就描述了一个“希望自己是孤儿，无父无母，谁的情也不欠”的少女形象。少女王晓冰有个单身母亲，表面看上去是个理想的母亲——“像电视剧里的妈妈一样文明，从不大声呼喝”，然而，王晓冰并不愿意自己成为母亲唯一的生活目标：她母亲永远在窥视她，想知道她在想什么，连洗澡都不放过，一定要给她搓背。

王晓冰后来上了卫校，她母亲为了给她找工作，花了上万块钱。王晓冰偷偷参加自考，考上医大，没有选择母亲铺好的路。她母亲气得把她软禁起来，叫了三个舅舅来一起批斗她。她母亲不明白，女儿为什么一定要离开自己，如此无情，像对待一个仇人。后来王晓冰一直在逃，“她像哪吒，剔骨还母，彻彻底底自己把自己生育了一回”。

故事的尾声，王晓冰的好友李小路回乡时偶遇晓冰妈，被叫去做客。晓冰妈展示她给女儿备的嫁妆：“你看，这个红色，现在找不到这么正的红了，是给她结婚用的被罩……我连小孩一岁到三岁穿的衣裳、肚兜、棉袄，还有鞋都做好了，男孩一份，女孩一份，只要她生孩子，什么都是现成的，什么都不用她操心。”看到这一幕，大多数人会心头一凉，头皮发麻。

为什么不能明明白白告诉父母自己在想什么，自己不要什么？就像黄执中在节目中说的，在东方人的亲子关系中，就是没有办法做

到很好地沟通。一谈到亲情，不论是父母还是子女都没法理智对待。双方都有顾忌，都觉得需要为彼此考虑。双方都是真心，但结果却是两颗真心永远走不到一起。

新时期的“养儿防老”

有心理专家说，中国的父母和子女之间，习惯了一种基于孝顺和等级制度的相处模式，可是这种模式放在现在的环境里已经不再适用。年轻一代更适应现代社会，在和父母的关系上也要有相应的变化。

就像作家杨照所理解的“养儿防老”——“年轻人回过头来保护父母，让他们不至于被时间侵蚀、遗忘或遗失了自我，这才是‘养儿防老’”。以前，是父母牵着儿女的手，教他们学会走路、教他们做人的道理；现在，父母变老、变弱了，对新的时代变化表现出恐惧和不知所措（这会导致他们变得固执），就轮到子女牵着他们的手，帮助他们适应新的变化。

比如，父母对子女催婚、催生，更多的是因为感受到来自朋友圈的压力。身为子女，会觉得这有什么好担心的。但让父母放弃交往了一辈子的朋友圈，这不现实，被孤立的滋味我们都懂。所以，不如行使“围魏救赵”策略，帮助父母发展新的朋友圈，比如同为子女婚姻大事焦虑的其他人，让他们找到同道中人。

再比如，父母沉迷于广场舞怎么办？这是一个关于自我价值和实现生活目标的问题，他们需要在广场舞上找到自己活着的意义。那么，我们就要帮助他们开拓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和方法——参加一个老人交响乐团怎么样？2016年上映的日本电影《老人交响乐团》中，那些最初把《威风堂堂进行曲》演奏得惨不忍睹的老人，却有着一个伟大的梦想：到音乐厅堂堂正正地演奏一回。打动观众的，正是他们那种不服老、不认输的精神。

身为子女，以上这些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希望每个人永远都不会有机会遗憾地说：“为人子女，我很抱歉。”

（芊芊摘自《新周刊》2017年第12期，喻梁图）

中国人民保险
PICC 中国人民保险
邀您 好文共赏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在这个老年人看不惯年轻人、年轻人看不惯老年人，相互不能容忍达到登峰造极的时代，老年人的一切活动便是为了收集话柄，准备有朝一日数落这些年轻人，而年轻人则窥测时机，以证明老年人愚昧无知。帕洛马尔先生真不知该说什么。即使有时他想插话，也无法启齿，因为双方都那么固执己见，不愿听他那连他自己都不甚明白的道理。

其实他并不想阐明什么道理，只是想给双方提些问题。

那得有人请求他讲出那些话。可是，谁也未曾想到要向他请教什么。

既然如此，帕洛马尔先生只好自己来细细体会对年轻人讲话的困难。

他心想：困难在于我们之间有一条无法填平的鸿沟。我们这辈人与他们那辈人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破坏了生活的连续性，使我们之间失去

了共同的参照物。

继而他又想：不对，困难在于，每当我要谴责他们，批评他们，鼓励他们或者劝诫他们时，我总是想，年轻时我若受到这种谴责、批评、鼓励或劝诫，我也不愿意听。时代变了，人的行为、语言、习俗都

看不惯

● [意] 卡尔维诺

◎ 肖天佑 译

相应发生了很大变化，可我年轻时的思想与现在的年轻人的思想差别并不大。因此，我无权教导他们。

帕洛马尔先生长时间在这两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之间徘徊。最后他得出结论：这两种立场之间不存在矛盾。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连续性被瓦

解，是由于生活经验无法传递，是由于不可能使年轻人避免我们已经犯过的错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来自他们的共性，正是由于这种共性，他们才周期性地重复同一种生活方式，犹如动物的种属不断继承与传递它们那生物的本能一样。我们与年轻人之间的真正差别，是时代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发生了作用而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是我们留给他们的遗产。我们应该对这份遗产负责，即使留下这份遗产并非出自我们的意愿。

因此，我们没有什么可教导他们的。他们类似于我们的地方，我们无法施加影响。他们的生活中打着我们的烙印，而我们却不愿承认自己的过错。

（伯仲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青春在路上》一书，小黑孩图）





卡津加河岸的破坏者

●张云广

乌干达卡津加河岸生物种群众多，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乍看上去，与周围环境最不和谐动物大概就是庞然大物——大象了。和其他地区一样，在这里生活的野生大象，无论是摄食量还是破坏力，都达到十分惊人的地步。

为了满足自身的食物需求，凡是被象群相中的灌木丛都不可避免地要“享受”剧烈的“整容服务”——大象所到之处，不但树叶遭到洗劫，树枝被折毁，就连一些树木也可能会被无辜地拔起，尤其是那些公象，似乎有着搞破坏的天性。

从表面上看，大象无疑扮演着环境破坏者的角色。然而，研究人员告诉我们，大象的破坏举动其实也惠及当地的许多生物。

正是大象对树木的吞食和破坏，让树木不至于长得过于茂密，从而留出相当大的空地来长草。这样一来，河马、水牛、疣猪和野猪等以草为食的动物才得以在这里生存和繁衍。

大象的粪便富含纤维，除了为植物生长提供养料，还为蝴蝶等昆虫提供了重要的营养物质。



此外，大象就是对树木本身而言也不无益处。在这里，不少树木的种子种皮坚厚，必须经过大象的消化道才能生根发芽。一头移动的大象简直就是一台天然的播种机。

营养丰富的金合欢树种荚是大象的最爱，而钻入种荚中的一种小甲虫却对种子构成致命的威胁。还好，大象的消化液就是极好的杀虫剂，可以把这些可恶难缠的小甲虫杀死。于是，遭到吞食的金合欢树种子不仅远离虫害，还被带到几公里之外的空旷地带，为它们开辟出新的生存空间。

（暮春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赵希岗图）



借衣访恩师

●方湘玲

有一次，李鸿章被紧急派往南京处理公务。在经过家乡合肥时，他决定抽空去拜望自己的恩师徐子苓。

李鸿章和一名随从匆匆忙忙赶到徐府大门口，门人看清他的顶戴花翎和官服后，吓得赶紧跑着去禀报。看到门人着急慌忙的样子，李鸿章突然“哎呀”一声叫住门人，对他说道：“你不要急于通报，能否先借我一套衣服呢？”

一头雾水的门人连忙去找衣服。

一旁的随从越看越糊涂，忍不住问道：“大人，您要门人的衣服有何用意啊？”

李鸿章回答道：“我方才突然想起，倘若穿着官服去见恩师，恩师一定会很有压力。即使我想一叙旧情，他也定会有所顾忌。我脱去官服，换上便装，恩师肯定会放松心情，如此方能拉近我和恩师之间的距离。”

（张小白摘自《江淮时报》2017年8月18日，董克诚图）

王瑶伯伯是父亲赵俪生清华时代的同学兼好友。二人一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友谊，彼此都有些不屑于对方，但又终生相互牵挂，以至于王瑶伯伯逝世后，父亲对他的弟子与传人予以密切的关注。这说明老同学的情分依然存在。

王瑶和父亲在学人中属于另类，两个人身上都带有几分

狂狷之气。他们总是看到人家不愿让别人看到的那一面，非要提人家捂住不让提的东西。这是一对绝不讨人喜欢的学人。他们语言犀利，表达观点时淋漓尽致，用词无所不用其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同时也具有极大的煽动性——这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传承下来的风格。稍有区别的是，王瑶个

性偏重于幽默而尖刻，父亲则更加犀利和义愤，所以他们倒霉的程度也就不一样了。王瑶既沾北大巨匠多多、“天子脚下”的优势，又恰逢反右时失足落入下水道而住院抢救，侥幸躲过了一顶右派的“桂冠”，而他当时的高足们似乎无一幸免地全部落网。所以事后，他得以自嘲：“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治世。”父亲生性鲁莽，也没有王瑶的那种机缘，被“金钵”死死地扣住，这一扣就是20余年。

第一次见到王瑶伯伯，是20世纪50年代初我刚上小学时。因王伯伯揶揄过父母的婚姻，告诉所有认识父亲的清华校友，“赵俪生结婚了，娶了一个并不漂亮的女人，生了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于是“这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自然就耿耿于怀，憋着劲儿地要和这位王伯伯干一仗。时间大约是1953年，地点是山东大学蓬莱路一号父亲的书斋，上演了这样大不敬的一幕：两个老同学坐在书案的两侧，而对面地唇枪舌剑。父亲的3个女儿，坐在地毯上，以大姐为首，排成一排，像啦啦队似的有节奏地吆喝：“小黑牙，滚蛋！小黑牙，滚蛋！”声高时，王瑶伯伯用手指着坐在地上的我们这群没家教的孩子，冲父亲说：“你看看，你看看，你是怎么教育子女的？”虽然父亲也“去、去、去……”地轰我们走，但当我们的不走时，他就冲王伯伯说：“说咱们的，管她们呢！”多年以后，我暗悟当年这无礼行径

一辈子在“较劲”

●赵 綱





竟为父亲包容，实属老爹对师兄的无礼，同时也让我们对王瑶伯伯背负了一生的歉意。

20世纪60年代初，王伯伯来兰州大学讲学，一进门就对母亲深深一揖，由衷地说了句：“还是老夫人好哇！”其间有对年轻时失礼言语的致歉，也有对母亲几十年和父亲同舟共济、共渡苦难的钦佩和赞赏。讲学期间，姐妹们倾巢出动去听他作的关于曹禺戏剧的报告，这次不是逐客而是捧角，这让王伯伯很高兴。大家团聚在一起，热烈讨论，叙旧事、谈学问，也谈时下局势，真是神采飞扬、妙语连珠、其乐融融。经过了反右和困难时期，两位老同学比年轻时也稍有收敛，加之厚道的母亲在其间周旋，众儿女簇拥的热烈场面，所以没有发生两位老同学相互攻击的一幕。1966年初，我应另一位世交、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先生之邀，去北京小住月余，其间去北大拜访了王伯伯一家。王伯伯因未遭右派之灾，故安享三级教授待会，加之有发表文章的机会，那时家中已有电视机，满墙书橱俨然大学者的派头。但王家姐妹着装却异常简朴，显得规矩、老实。看样子王伯伯的家教要比父亲好得多。

这两位老同学只要凑到一起，就是相互攻击，从年轻到故去，似乎从未停止。可他们又彼此深深地牵挂、欣赏，谁也忘不了谁。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教授定级，有大学研究生文凭、身居北大的王瑶伯伯被定为三级教授，来青岛一

问，大学肄业3年，且是外语系出身的父亲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居然也被定为三级教授。本来他心里就不舒服，哪知父亲还要挑衅这已经很不愉快的师兄，摆出一副“怎么样？别看我没你那两个文凭，可照样和你平起平坐”的架势。结果王伯伯只有抬出北大的牌子来抵挡：“我可是北大的三级，你只是山大的三级。”

在教学这一领域，他们同样能找出互相调侃的内容来。父亲的普通话虽略带山东口音，但也算“一口官话”了，而王瑶伯伯至死不改那一口山西腔调。父亲为此不知“臭摆”过他多少次：“亏你在北京上学、教书大半辈子，那个山西调调儿一点都没有改进。”王伯伯颇不以为然地说：“每年开学，都有新生递条子，说听不懂我的山西话，我就告诉他们：‘你们就这么慢慢听吧，听习惯了自然就明白了。到时候听懂了，不是我的嘴巴改了，而是你们的耳朵变了。’”如此坚守乡音，也实属难能可贵。当父亲知道王伯伯还带有外国留学生时，不无讥讽地说：“你那外国留学生的中国话一定也都是山西味的。”可放眼望去，那么多占据着中国现代文学史这块阵地的领军人物、出类拔萃的文化精英，不都是被操着一口山西腔的王瑶导师带出来的？

至于父亲的“台风”，已被他的弟子和传人渲染得极为生动，凡是听过他的学术报告和讲学的，从长辈到晚辈，从内行到外行，从欣赏他的到忌

恨他的，无不折服于他的“一副钢口”，可其中所付出的辛劳也只有家人知晓了。特别是晚年，他去上课，母亲就得赶紧找出一套更换的内衣内裤。他下了课，一进家门已全身湿透，立马就得全脱全换，人像瘫了似的，要在榻上休息一两天才能缓过劲儿来。从20世纪50年代带出的孙祚民、孙达人，到80年代以秦晖为代表的“七只九斤黄”的关门弟子，还有在史学领域这块鲜为人知的寂寥园地，稍许留神拨拉拨拉，凡是从山大、兰大出去占有一席之地各路名师名家，有几个没有听过他的课，有几个不是他身教口传的呢？像王瑶、赵俪生这样在学界薪火相传、门生中名家辈出的导师又能有几人呢？我想在“第一流的名师”行列中，应该有两位先生的身影。

他们走了，没有为他们应成为却未成为“世界级大师”而遗憾。他们不是不在乎名利，他们只不过在知己知彼、旗鼓相当、脾性相投的师兄弟间相互攀比罢了，其中多少带有“逗着玩”的色彩，归根到底较量的还是学问做得如何、书教得怎样，否则也不会如此关注对方的专著和他们的后学传人。他们也常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有时显得不够意思和不守规矩，有时显得有失礼仪，但其中文人间的情致雅趣和真性情又流露得那般机敏、那般天真和那样可爱。 ❀

（山儿摘自山西人民出版社《孤灯下的记忆》一书，李晨图）



妙 答

◎ 寂静法师

一个人在房间

一个来访者问：“法师，我想问一个不太恭敬的问题。”

法师：“请讲！”

来访者：“您在公众场合吃素食，但当您一个人在房间时会不会吃肉呢？”

法师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问他：“您是开车来的吗？”

来访者：“是的。”

法师说：“开车要系安全带。请问您是为自己系，还是为警察系？如果是为自己，有没有警察都要系。”

孩子怎么教

观众：“请问法师，我的小孩不听话、不爱学习怎么办？”

法师：“您影印过文件吗？”

观众：“影印过。”

法师：“如果影印件上面有错字，您是改影印件还是改原稿？”

有人答：“改原稿。”

法师：“最好是原稿和影印件同时改。父母是原稿，家

庭是影印机，孩子是影印件。孩子是父母的未来，父母更是孩子的未来。”

买汽车

一位佛友打电话抱怨道：“为什么我努力了还是得不到？念经行善了，命运却还未改变？”

法师：“我给你寄五百块钱来，好不好？”

佛友：“师父，您的钱我不敢要啊！”

法师：“我是要你帮我办一件事。”

佛友：“师父，您说办什么，我绝对帮您办好！”

法师：“帮我买一辆汽车。”

佛友：“师父，五百块怎么能买到汽车呢？”

法师：“你也知道五百块买不到汽车？”

臭不臭

一位女士不停地诉说自己的苦难，没完没了。法师打断她的话说：“你的苦还真多呀！”

女士：“别人诉苦最多需要三天三夜，我诉苦需要三年！”

法师：“是什么时候的苦？”

女士：“前几年。”

法师：“那不是过去了吗？为什么还紧抓不放呢？”停了一下，法师接着说，“你拉出的粪便臭不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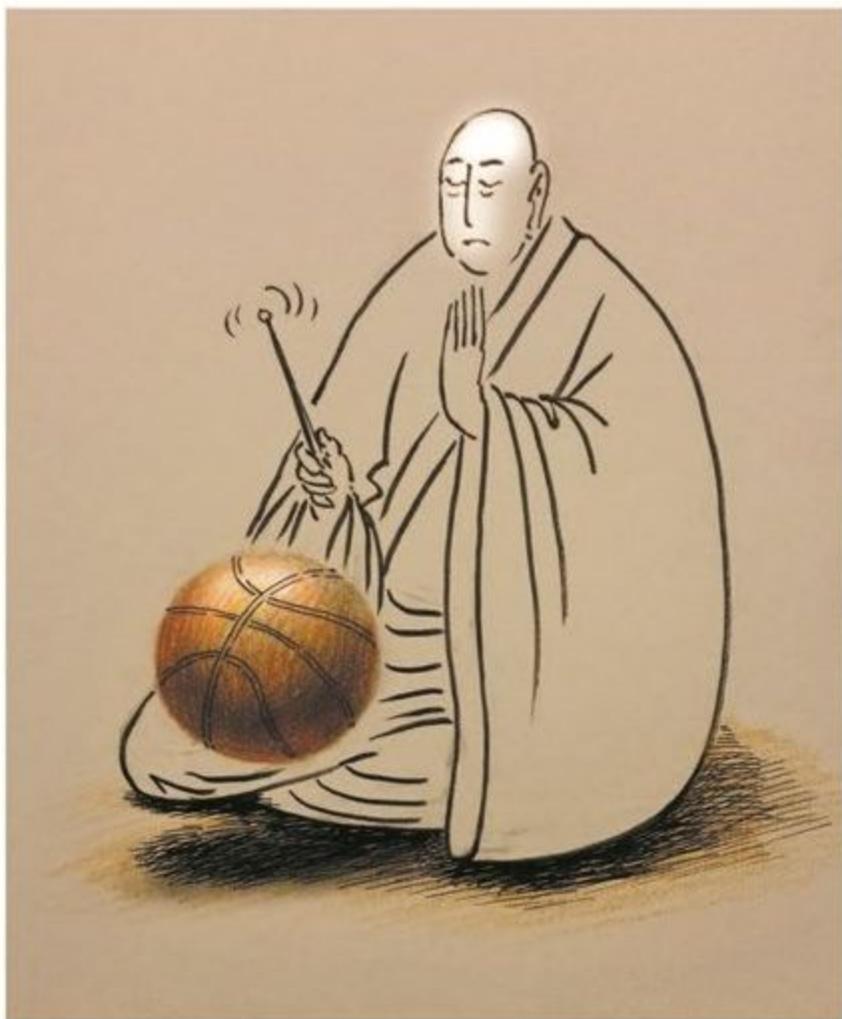
女士：“当然很臭啦！”

法师：“现在粪便在哪里呢？”

女士：“冲掉了啊。”

法师：“为什么不把它包起来放在身上，见到人就拿出来告诉别人，说我被这东西臭过？”

女士：“那多恶





心!”

法师：“对呀！苦难也一样，它已经过去了。回忆和诉苦就如同把粪便拿出来向人展示，既臭自己，又臭别人。”

女士：“听懂了！”

法师：“记住，越诉苦越苦，越抱怨越怨。”

如果世人都出家……

一个对佛教有兴趣的女教师对法师说：“如果世人都像您一样出家，人类还能延续吗？”

好像没有听到这个问题，法师平和而关切地问道：“你的小孩多大了？男孩还是女孩？”

女教师：“17岁了，女孩。”

法师：“要准备高考了。”

女教师：“是的。正在加紧复习。”

法师：“你一定希望她考个好大学吧？”

女教师：“是的，要考就考北京的大学，其他地方的大学没什么意思。”

法师：“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想，那还有人种田吗？其他省的大学不是都得关门了？”

法师：“你注意到没有，你已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

心灵的锻炼

一位研究生来拜访法师，不理解地问：“为什么好多人见到您都要磕头？这是不是有点迷信？我没有拜过任何人，我只拜我自己！”

法师：“您一定打过篮

球、羽毛球，或者乒乓球吧？”

研究生：“是的，打过！”

法师：“打篮球干什么？不打篮球，篮球会难受吗？而且那么多人打一个球，是为了快点把篮球打烂吗？”

研究生：“不是，是为了锻炼身体和娱乐。”

法师：“不用篮球也可以像打篮球一样运动嘛！”

研究生：“那样多没意思，而且旁人看到还以为是神经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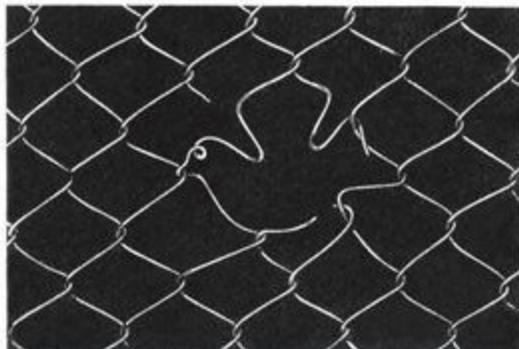
法师：“说得好！篮球只是一个锻炼和娱乐的道具。那么，身体需要锻炼，心灵就不需要锻炼吗？”

研究生：“当然应该。可心灵怎么锻炼呢？”

法师：“人在崇拜的时候，五体投地，表现出谦卑、服从、忏悔、求助、感恩和接受，同时也将自己的心灵融化，与被崇拜者在心灵上连接，这就是心灵的锻炼。别人礼拜我，我也是一个道具，就像一个篮球，让人打来打去。只不过我不是真的篮球，而是一个心灵篮球。

“同样，拜祖宗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孝心，用心灵承接祖宗累积的能量；拜土地是为了感恩、珍惜土地，大地给予我们很多的物品，而我们回馈的都是垃圾；拜龙王是感恩、珍惜水，因为人体有70%~80%是由水组成……中国人拜的学问深了，里面有大智慧。虔诚礼拜的时候，拜和被拜是一个整体，哪有什么你高我低呢？”

（小 印摘自微信公众号“政商阅读”，邝 颺图）



剩下的 是宝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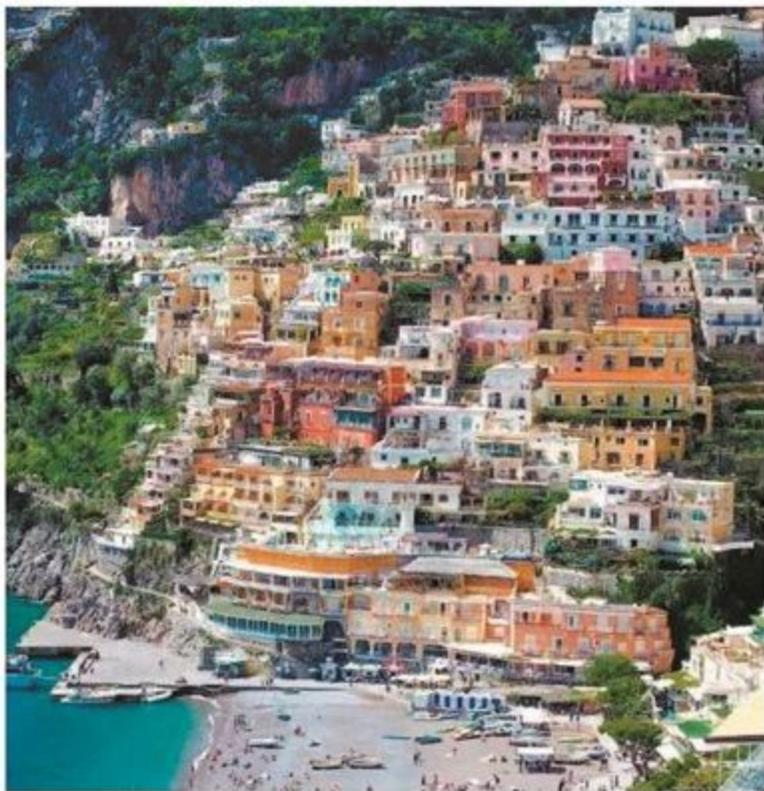
●陈四益

城墙拆了，剩下的几段残垣成了宝贝，开始花钱整修遗址；四合院所剩无几，保护四合院的呼声骤起；胡同快要没了，北京胡同游成了旅游特色项目。当初多的时候，谁也没把它们看在眼里。“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从来如此。

动物不到濒危，植物不临灭绝，想不到要保护。前些时间新闻报道，由于农药的滥用，一些地方的麻雀也快绝迹。大除“四害”之日，麻雀未曾灭绝，没想到危机竟出现在为它“平反”之后。

人类的活动，大抵急功近利。保护实在只是破坏的余事。鲁迅有诗：“杀人有将，救人为医。杀了大半，救其子遗。小补之哉，呜呼噫嘻。”这“将”与“医”的关系，不是也表现在其他方面吗？什么时候才能保护多于破坏——阿弥陀佛。

（郭红英摘自文化艺术出版社《竹枝图》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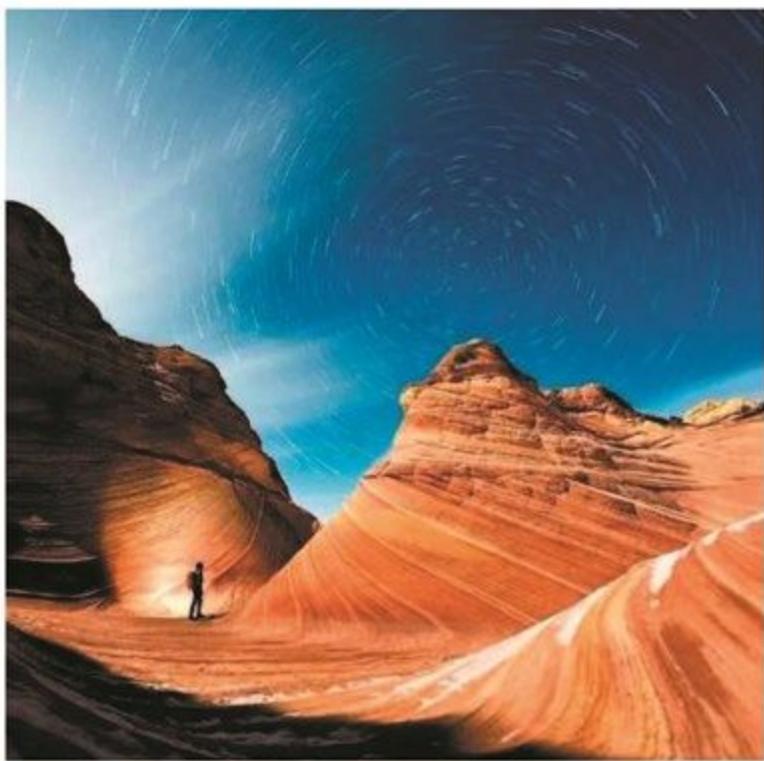
意大利海岸边的小镇



摄影师拍摄

视 角

普通游客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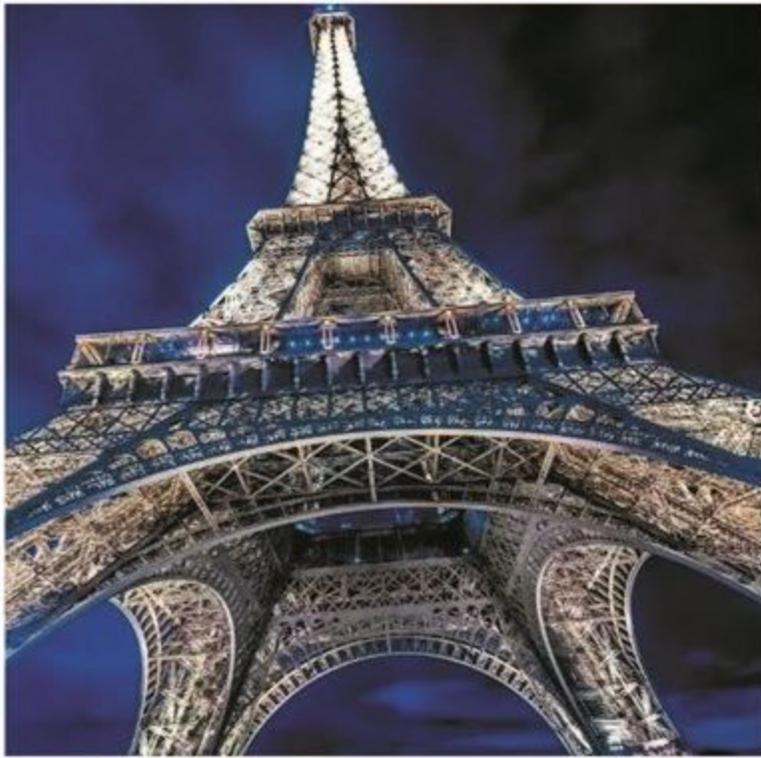


亚利桑那州沙漠的傍晚



塞尔维亚的西班牙广场





法国埃菲尔铁塔



冰岛蓝色潟湖



印度泰姬陵





诺奖得主的布衣与光环

● [美] 大卫·普莱特 ◎ 张文倩 译

穷人才知穷滋味

和普通人一样，诺奖获奖者也深受童年经历的影响。诺奖得主通常都是专家、学者的子女，在拥有一定特权的中产阶级家庭长大，但是也有例外。出身贫寒的人也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马里奥·卡佩奇就是最好的例子。

卡佩奇，200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孤身一人在战时的意大利街头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他在一次采访中描述了童年时期的一段经历。

我不是躲在被炸毁的房子里，就是躲在废弃的房子里。我们曾经待过的一栋房子其实是德国人拷打和用刑的地方。进去之后，你能在地上看到各种割下来的身体零件，比如手指、鼻子、耳朵等，这些我都见过。那是在我5岁到8岁的时候。

马里奥第一次走进校园时，不会读，也不会写，

甚至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他经常做噩梦，以至于把床单撕坏，床也被弄坏了。社区提供的情感支持帮他克服了创伤后的应激障碍。

很多获奖者的确成长于窘迫的环境中，其中一个例子就是1957年的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加缪1913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在他还不到1岁时，父亲就死于马恩河战役。虽然家中很穷，但加缪的童年生活过得很开心，因为有学校里的一群朋友，有他热爱的足球、海滩，还有可以游泳的港口。

另一位童年时期饱尝生活艰辛，成年之后，生活依旧窘迫的诺奖得主是瑞典人哈里·马丁松。他在1974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穷困贯穿了他的整个青年时期。哈里1904年出生于瑞典南部，父亲是个酒鬼，在他6岁时因肺结核病故，母亲丢下他和他的6个姐妹，只身前往美国谋生，这给哈里造成严重的感情创伤。

另一位备受贫困折磨的诺奖得主是阿诺·彭齐亚斯。他曾这么描述。

穷人才知穷滋味。贫穷意味着你早上一睁眼就要去弄死浴缸里的蟑螂，意味着你将穿着那些令人嘲笑的衣服，意味着8月底才能吃上桃子……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贫穷现在还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的生活，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努力以求获得别人的接受和认可。

虽然通常情况下，诺奖得主都有特殊的背景，但显然出身贫寒并没有阻挡他们获得诺奖的可能性。

文化资本

出身于特殊的家庭背景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吗？

出身于学者家庭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除了遗传的天赋之外，还有知识氛





围、亲朋好友的激励以及父母在学术生涯上给予孩子的指导和帮助，所有这些因素都构成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谓的“文化资本”。

A. 罗滕贝格和 G. 怀舍克曾研究过诺贝尔科学类奖项和文学奖得主的家庭背景。他们发现，很少有获奖者走上跟父亲一样的职业道路，但他们又得出结论说，父母经常对文学奖得主抱有“未完成的创作愿望”，而对科学奖得主怀有“未实现的创新和科学愿望”。

哈里特·朱克曼曾考察过 1901 年—1976 年诺贝尔科学类奖项得主和一些普通科学家的家庭背景。她发现，不仅 28% 的科学家出身于中上层阶级，而且高达 54% 的科学奖得主也出身于同样的家庭背景。换言之，即使是在科学家之中，诺贝尔科学奖项得主也属于社会精英阶层。

在这些共性之外也有很多特例。爱因斯坦的父亲是个电工，梅里德·科里根的父亲是个门窗清洁工，罗莎琳·雅洛的母亲读到 6 年级，父亲只读到 4 年级。

当家中有一个诺奖得主出现时，一种特殊的荣耀就会降临。伊雷娜·约里奥-居里的父母正是 1903 年的物理学奖获得者居里夫妇；居里夫人后来又在 1911 年获得了化学奖。英国物理学家 J. J. 汤姆孙 1906 年获得了物理学奖，他的儿子 G. P. 汤姆逊在 1937 年也获此殊荣。尼尔斯·玻尔 1922 年获得了物理学奖，他的儿子 1975 年也获得了同样的奖项。威廉·亨利·布拉格和儿子威廉·劳伦斯·布拉格在 1915 年共同获得了物理学奖。汉斯·冯·奥伊勒-切尔平拿到了 1929 年的化学奖，他的儿子乌尔夫·冯·奥伊勒拿到了 1970 年的物理学奖。卡尔·西格巴恩和儿子凯分别在 1924 年和 1981 年获得了物理学奖。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默达尔 1974 年获得了经济学奖，8 年之后他的妻子阿尔瓦·默达尔因为在裁军方面做出的努力获得了和平奖。

失去父亲的孩子

我们无从得知有多少诺奖得主从小在缺乏关爱的环境中长大。但的确有少数获奖者是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长大的。米哈里·契克森米哈曾采访过 91 位非常有创造力的人物，其中包括几位诺奖获奖者。他发现，在他的样本中，有

30% 的男性在童年时期失去了父亲或母亲。

有两位诺奖得主的母亲拒绝跟他们的父亲结婚：马里奥·卡佩奇的母亲就是其中一位；另一位是 1971 年和平奖得主、德国政治家维利·勃兰特的母亲。至少有 40 位诺奖得主在 11 岁前就失去了父亲。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还没出生父亲就去世了。贝尔塔·冯·苏特纳也是遗腹子。很多人推测说，正是因为父亲的缺失或缺席，激发他们获得了这样的成就。让-保罗·萨特年幼时父亲也去世了。萨特说：“如果他还活着，他肯定会毁了我。我很庆幸他年轻时就去世了。”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这些获奖者的成功是对他们母亲能力和奉献的赞颂。

所以诺奖获得者是这样一群人，有的人挺过丧父之痛，活了下来；有的人跟父亲感情疏远，备受折磨；有的人跟父亲关系融洽，从中获益良多。

（小南摘自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秘密：诺奖得主的布衣与光环》一书，黎青图）

关于 2018 年《读者》订阅的说明

各位订阅《读者》的朋友们，因工作衔接原因，《读者》杂志的邮发订阅信息未能及时录入部分地区的纸质版《2018 邮发报刊简明目录》，导致订户查询不到相关信息。请订户直接按照邮发代号 54-17 订阅即可，定价每本 6 元不变，全年定价 144 元。

同时，因邮局征订截止时间延长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此后订阅部分的杂志才统一印刷，故 2018 年第 1、2 期通过邮政订阅的《读者》投递时间也相应推迟。由于各省市邮局投递工作进度不一，预计最迟在 2018 年 1 月 15 日左右，第 1、2 期杂志将会陆续送达各位读者手中，请大家耐心等待（有疑问请拨打 11185 咨询）。零售部分将于 2017 年 12 月中旬和月底正常上市。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读者杂志社

2017 年 11 月 13 日



神秘的眼镜

● [意] 迪诺·布扎蒂

我和日本画家亚马希达是十五年的老朋友了。

他在欧洲长大，信奉天主教。他家境富足，可以供他挥霍。他多年不作画，直到四十岁以后才用心作了七八幅画，其作品相当昂贵。

他常对我讲以前发生的故事，讲得十分生动有趣。不过他自己也不认为这些故事全是真的。我们一见面就成了至交，主要原因是我感到他是个神秘人物，那张朦胧的脸让人捉摸不定。

闲话少叙，上星期他来电话找我。当天下午，我走进他的画室。

他迎出来说：“我要告诉你，我快要死了。”

“你快要死了？什么病？你疯了吧？”

他说：“不，我既没有病，也没有疯。但我没有几天的活头了，也许只有几个小时的阳寿。至于怎么个死法，我自己也说不清，心肌梗死、车祸、暗杀，都有可能。”

“你干吗这么想呢，总该有点什么事吧？”

“当然，请你戴上这副眼镜瞧瞧我。”

他打开一个纸盒，取出一副金属架的夹鼻眼镜。我一戴，不禁惊得说不出话来。

刚才他还是个精力充沛的中年人，转眼间就成了弯腰驼背的干巴老头。

我连忙摘下眼镜，朋友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他望着我，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我又试了三次，情况完全一样。

亚马希达说：“看够了，还给我吧！现在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他坐在沙发上，点上香烟，静静地对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这事发生在二十年前，我当时在东京上大学。有一天，我在郊区散步，不知什么原因，一家眼镜铺把我吸引住了。眼镜铺里摆着放大镜、罗盘和各式各样的眼镜，真可谓琳琅满目、物美价廉。样品摆得很乱，有的上面还有灰尘。

我发现有一副眼镜标价一百万日元，就是你刚才试过的这副。是开玩笑，还是标错了价钱呢？出于好奇，我走进眼镜店。店里有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头正在看报。我问：“您那副眼镜能值一百万日元？”

他神态自若地说：“我知道现在眼镜不太值钱。可这副眼镜非同一般，是用来测量寿命的。当然，这需要解释一下。你研究过人的衰老问题吗？衰老就是生命的最后阶段，对不对？也就是死亡的前期。这个阶段，人的体能开始衰竭。在这里年纪无关紧要，事实上，年轻与年老只是人类的幻觉。一周后，将被汽车轧死的小伙子应算是老头，即将跌入大海的飞机，即便是第一次试飞也算是老掉牙了。这种衰老是潜在的和看不见的，这就需要借助于这种眼镜了。只要戴上它，马上就能了解真实情况。要是某人快死了，在镜子里就是个老态龙钟的人。”

我感到好奇，好像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催我赶快把它买下。我说：“要是这副眼镜真像您说的那么神秘，我就把它买下来。但怎么才能证明它确实有效呢？”

他说：“先生，您真幸运。请您出门后向南走三十米，那儿有个公园，里面有一位美貌的妙龄女郎。但她真可怜，因为得了白



尽管韩国和日本都使用筷子，但是筷子和筷子有所不同。

中国人使用筷子是非常独特的。中国人筷子的长短，曾经代表着生活的贫与富。过去有钱人的筷子都长，没钱人的筷子都短。是因为过去吃饭没有转盘，有钱人菜多，想要夹到远处的菜，筷子就要长。

为什么日本人的筷子短呢？因为日本人是自己吃自己跟前这一盘，长了没用，还碍事。而且日式筷子头尖。为什么日本用尖头筷子，中国用平头的呢？中国人认为，吃饭时能夹起来就吃，绝对不允许你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扎呢？祭祀死人的时候，比如扎馒头。小时候去食堂吃饭，拿筷子扎俩馒头举着就出来了。大人说不行，赶紧弄下来，这不吉利。日本人的筷

子为什么是尖的呢？是因为日本人吃生鱼，生鱼滑，尤其切薄了以后更滑，所以允许扎。在日本你拿筷子扎东西不丢人，也不违规。

筷子

◎马未都



韩国人为什么用金属筷子呢？因为经常吃烧烤，竹筷、木筷很容易炭化，所以韩国人很喜欢用金属筷子。韩国还受早期辽金文化的影响，金属筷子呈扁方形。

我们跟西方的差异就更大，他们用刀叉，我们用筷子。我们用两根木头解决一切问题，西方人必须用两件东西来解决问题，右手执刀，左手执叉，把东西切开吃。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从来都是尚文明而不尚武力，从餐桌上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区别。我们的筷子温和，没有刀光血气，刀叉就有。在古代，叉就是一种兵器。刀就不用说了，刀本身就是一种武器。把武器拿到桌子上，是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

（小唯摘自新星出版社《都哪》一书，小黑孩图）

血病。”

我走出店门，走了三十米来到公园，在一条长凳上果然坐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十七八岁。我把眼镜一戴，她一下就变成了一个瘦骨嶙峋、满嘴掉牙的老太太。你想，我当时多吃惊呀，就跟你刚才一样。我决定把它买下来。

后来的事只有鬼知道，我走回眼镜店，可铺子不见了，二十步，三十步，四十步，我往返了好几趟也没有找到，这可真叫人纳闷。我在附近一打听，他们都说这里从来没有什么眼镜铺。没有办法，我只好拿着眼镜回家。

后来，我就戴着这副眼镜去看街上的行人。用肉眼看时，体育场里生机勃勃，一戴上眼镜，运动员们全都变成满脸皱纹的老人。后来我也腻了，就把它锁进保险柜里。但有时我也会用它对着镜子检查一下自己，检查完会立刻对自己充满信心，认为自己一定能长寿。可是今天上午，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末日就要来临

了。我发现我胸部炸开了，我知道求医问药是无济于事的，反抗也没有用。总之，这一命运是无法摆脱的。

“可是，你有什么感觉吗？比如全身感到疲倦、劳累？”

“什么不适也没有，我翻个跟头都可以，我感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健康。然而，我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老的人了，我要和你永别了。现在我还不能把这副眼镜送给你，你现在肯定也不会接受。我把它写在遗嘱里，我一定要把它留给你。你不要流泪，不要悲伤。现在请让我安静一会儿，我还要处理两件事情。”

他把我送到门口，一直等我走进电梯才离去。我还没有下到楼底，就听到一声爆炸从他的室内传了出来。

（聂勇摘自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世界微型小说：名家名作百年经典》一书，李小光图）



一

谈论起体育全能的女性，人们为什么都认为她们是一些性格开朗的人呢？我在体育方面比一般人都强，但性格要比一般人内向。我发现自己“内向”是在长大之后。

我在县立高中担任体育教师已经五年了，学生们称我为“曙光”。我提醒过他们我是女性，可一照镜子，我确实像相扑力士曙光。真像啊，特别是鼻子那块儿。我个头儿也高，1.75米，是那种骨架大而结实的体型。我每天都是按部就班，白天上课，放学后去俱乐部做指导，周六的午后以及星期日的白天也是这样。我所指导的篮球队在整个县里实力相当强，队员很有拼搏精神，训练时不管多么严格都毫无怨言。

但有一天我注意到了，就在我每天忙于上课以及俱乐部活动期间，不知不觉中，周围的朋友都结婚了。大学时代的篮球伙伴原本都是些从来不抹口红的人，不知什么时候，大家摇身一变，成为华丽的夫人。我自己也琢磨：大家都已经结婚了，我何尝不想呢？不管怎么说，自降临人世以来，我还从未谈过恋爱呢。

二

“生理期！生理期！你们每个月有几次生理期才能满意？”我大声训斥着垂头站立、身穿校服的5个女学生。一上游泳课，她们就以生理期为由逃避，不管我怎样发脾气，她们都默不作声，其实心里一定在偷着乐。“啊，我搞

明白了，下周如果是生理期了，下周绝对不能让你们休息；若是休息三次，无论其他科目怎么好，也给你们不及格。”

她们敷衍着鞠躬告退，想要赶快逃走。

“井上智里！”我喊了其中一个女生的名字，她突然一惊，停了下来。其他女孩子都不愿自己被牵连，飞快地跑出走廊。井上智里怯生生地回到我面前，低头等着我说话。我抱着双臂俯视这个少女：她的身高比我矮20厘米，体重也一定比我少20公斤吧，白白的皮肤，有一双布娃娃般的眸子，窄窄的肩上垂着松散的头发，胳膊和腿都细细的。我始

终没有说话，她沮丧地偷看我，那极度恐惧的神情使我颇感烦躁。我很不喜欢像她这种柔弱、怯懦的女孩子。这分明是一种偏见，但我就是改不了。

“上周不也说因生理期而要休息了吗？”我低声问道。

她哭丧着脸。

“你怎么总是逃课呢？马拉松运动会、球技运动会都请假了吧？”

我才说到这里，她的眼泪就哗地流了下来。见此情形，我真是血液上涌，头脑发胀。

“别动不动就哭哭啼啼。”我的斥责之声传到走廊的各个角落，“不是吗？你啊，太爱慕虚荣了，自尊心也极强！”

相亲

●〔日〕山本文绪





她抬起头，泪眼模糊中显露出微带抗议的神情。

“如果你认为我说得不对，就提出来！”

“……不是那样的。”她发出蚊子般的声音。

“你自己没有注意到啊。你错就错在总怕在别人面前丢丑，无论做什么，没有人夸奖你就不高兴，不被夸奖的事就不想做，就若无其事地找出各种理由来逃避，来换取同情。”

她紧咬着嘴唇，一声不吭。

“比你运动天赋差的孩子很多，可是人家努力啊，就拿跳箱来说，我认为他们五段跳不过去，但原本只能跳四段的孩子却下决心一定要跳过去。他们真是有拼劲儿！我喜欢这些孩子的精神。你是最差的，自己不努力还瞧不起努力的人，是吧？像你这样文弱、招人喜欢的女孩子，不付出任何努力，周围的人就会帮助你，如有重物不用你吱声就有男孩子帮你拿；你什么也不做，只在那里坐等，就会有照顾你一辈子的男人出现。”

说这话的时候，我心想：同样是女人，为什么我却不是这样呢？她像被狮子穷追不舍的小鹿一样，张开黑黑的眸子望着我。铃声响了，我得去上课，就没再说什么，转身离开了。

三

回到家刚一开门，母亲风风火火地从走廊跑了过来，那样子像中奖了似的。

“秋美，搞定！”

“什么呀？”我脱去鞋子，

语气显出不悦。

“没什么，没什么。我一说出来你就该高兴了，不是吗？”母亲一直追着我唠叨。“是相亲的事，有个人要和你见面。”

听到母亲这番话，我止住脚步。

“瞧，这是个不错的男人！”

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看着母亲递过来的照片和个人简历。照片上显示的男子既不是大胖子也不是老头子，而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我又核对了个人简历上的身高，“比我还矮。”

“你呀，不能站在你个人的角度去乱评论人。”

“我懂，那就见见吧。”我打断母亲的话，没好气地把照片和个人简历还给她。

见面那天，我在宾馆大玻璃墙的映照下看到了自己的着装，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这种造型如果被学生看见，一定会遭到嘲笑的。我完全不适合穿连衣裙和西服套装，所以还是普通的衣服稍好些，最适合我的就只有紧身运动衫了。

“可以了！讲话要注意，无论怎么劝，啤酒只能喝一玻璃杯，走路脚步要轻，在对方面前不要擤鼻涕。”

“够烦的了，快回去吧！”

“好，好，总而言之，不要露出破绽。”母亲送我到宾馆等候见面，叮嘱了一番才离去。

相亲这件事，我觉得不必搞得过于烦琐，今天的相亲就是与对方在一起吃个饭罢了。

我在餐厅里等候着，紧紧擦着手帕，低头不语，显得很紧张。不管怎样，这毕竟是我头一次相亲。实实在在考虑结婚这件事大约是两年前。那时我才知道，想要结婚是一回事，对于每天往返于家和学校的我来说，有邂逅的机会是另一回事。所以，也就只有靠相亲这种办法了。

我认为相亲时只要要求不太过分，即使是我这样的人也应该可以找到对象结婚。可现实如同阿拉斯加的冬天般残酷。母亲曾托亲戚和朋友给我介绍过五次男朋友，但每次我都在会面之前就被拒绝了。无论是照片上我那张酷似“曙光”力士的脸，还是个人简历，都注定了我的落选。我既无财产，也无爱好，要说特长也就只有打篮球了。我对自己的容貌颇为不满。我若是男人也会拒绝的。正当结婚基本无望时，要见我的人却出现了。我紧张的同时，更有一丝窃喜。

不错，只要能见见我就可以，但现在这个男人不仅和我相约见面，还能一起吃饭，太好了。

“来迟了些，对不起。”

听到声音，我抬起头。那是在照片上见到的面孔，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

“我是井上正志。”

“初次见面，我是上口秋美。”我慌忙站起来。他比我矮些，应该相差5厘米左右吧。

上了茶之后，我们聊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无非是听什



么音乐、读什么书以及看什么电视之类的。两个人要比想象中谈兴更浓，他作为一个普通男人与我这样的普通女人，以一般性接触的形式聊着。话语开始时显得笨拙，逐渐转入顺畅，再往后我和他甚至都笑出了声。我附和着热衷于谈话的他，不知为什么又觉得自己很悲哀。我深感人的欲望无止境，我似乎喜欢上了眼前的这个男人。饮茶，然后一起吃饭，仅此足矣，可我发现自己又在想，如果能和这个男人一起生活应该会很幸福。同时我却又感到凄惨、悲凉——倘若这个人拒绝了我，那会令人相当痛苦。假如他有这种想法，我发誓今后再也不去相亲了。

“上口小姐，你是体育老师？”他突然问道。

因为我不太希望涉及此话题，便含糊地点了下头。

“你认识井上智里？”

他话音刚落，我便将手中的红茶茶碗轻轻放到桌上，“嗯？”

“她是我妹妹。”

此时，我的脑海里闪过以前看的电影《凯里》。凯里在幸福至极的时候，却被人从头顶泼上了猪血。

“……是吗？”我像一个被拉到阎王爷面前的罪人，低着头。我不是凯里，而是一个以欺凌弱小为乐的人。

“那个……想说点儿失礼的话……”

“好的。”不管怎么说，我是那个让他妹妹哭鼻子的魔鬼老师。

“我还丝毫没有成家的打算，这次相亲一开始我是想要拒绝的，婶婶拿来你的照片我连看也没看就放到了一边。”他很难为情地说，“是我妹妹发现了那张照片，她说，上口老师是个非常好的人，一定要见个面，见了面之后你一定会喜欢的。”

“什么？”我怀疑自己的耳朵，这个人在说什么呢？

他说：“妹妹以前总是畏首畏尾，性格懦弱，可最近变

得开朗起来，说要学会游泳，开始去上游泳课。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说，多亏上口老师，我可以抛弃自尊了。”

我用双手捂住嘴。真是个糊涂虫，我从来就没有安慰过那个少女。

“在相亲时谈这些，我知道是很失礼的事情。我确实没有结婚的打算。可是，我感觉和上口小姐很合得来，如果可行的话，我想和你慢慢相处下去。”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虚荣、自尊心强的人其实是我。不做任何事只是在那里坐等，期待着愿意照顾自己一辈子的男人出现，我所说的那种女生其实并不是井上智里，而是我这种人——因为自己不起眼的容貌而缺乏自信。对此我感到万分羞愧。

我低下头，泪水不自觉地滑过脸颊，轻轻地滴落到膝盖上。

（王文华摘自《译林》2017年第5期，杜凤宝图）

一位友人说：“在香港，夫妻各有各的工作及应酬，见面的时间并不多。待移民之后，朝夕相对，才发觉没话说。”听到这里，我发表意见：“我的情况比较好。”为避免人家误会，我连忙续了下一句，“我们在香港也无话可说。”

其实没话说不要紧，几十年相伴，总不能日日情话绵绵，讲个不停。有些人诚然谈笑风生，话语玲珑，讨人欢喜，可惜我不是，他也不是。

没话说

●亦舒

这也不要紧，把生活中的大问题搞妥，家庭一样完整。

多年来，我每日写作三个小时、阅读一个小时、看电视两个小时，又爱午睡，根本抽不出时间同任何人闲谈。有什么正经事，大家坐下来，开会商议，达成共识，松口气，站

起来，散会。

生活简单得像一部机器，出纰漏的概率也会变小。当然，你会说：“会不会缺乏情趣？”那就看你追求的是什么了。没话说不要紧，最惨的是乱说话，那才是争执的导火线。

一家三口三台电视，有人看海费兹拉小提琴，有人看迪士尼卡通，有人看香港新闻，没话说，不知多好。

（惠子摘自东方出版社《随意》一书）



上帝的措施

◎李冬梅 编译

有人在街上看见一个可怜的孩子，这个孩子衣不蔽体，站在冷风中瑟瑟发抖。于是这个人愤怒地仰天质问上帝：“你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怎么可以对人间的不幸如此无动于衷？”但上帝并没有回答。

是夜，这个人做了一个梦。梦中，上帝的声音一直在他的耳边回响：“我早就采取了措施，我创造了你。”

（LOVE 茹摘自《羊城晚报》2017年9月7日）

幸 运

●史铁生

生病的经验就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明白不咳嗽的嗓子多么舒服。刚坐上轮椅时，我总想，不能直立行走岂不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又生出褥疮，才明白端坐的日子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起往日的时光。后来我终于明白，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任何灾难前面都有可能加上一个“更”字。

（咏 儿摘自人民文学出

版社《病隙碎笔》一书）

聪明的战俘

●司长冬

两千多名战俘被一些士兵押向刑场。一路上，他们小声嘀咕：“咱们应该暴动，两个对付一个。虽会死一些人，但其他人就能逃命了。”“对，咱们每人吐口唾沫也能淹死这些敌人。”“可带头动手的人将必死无疑，凭什么让咱们去死，解救他们？还是让别人带头，咱们再等等。”“对，再等等……”

最后，刑场到了，机枪响了，两千多人全部遇难。

（焦淳朴摘自《今晚报》2017年9月8日）

因自清而自高

●留么子

喜欢吹嘘自己与名人的交往，借此自抬身价以求上位，那是“秃子跟着月亮走——借光”。当年，“我的朋友胡适之”是很多人的一句口头禅。陈丹青说：“我每次讲演，年轻人就上来要签名、要拍照，我只好像三陪小姐似的陪着耍，不然伤了

年轻人的自尊心。现在容我说句狠话，真有出息的青年，不做这类事。”

《东观汉记·梁鸿传》：“比舍先炊已，呼鸿及热釜炊。鸿曰：‘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灭灶更燃火。”连柴火余热的一点光，都不沾你的。这样做人是孤傲了点，但总比借人上位强。清高者，因自清而自高。

（玲 儿摘）

强大的对手

●蒋晓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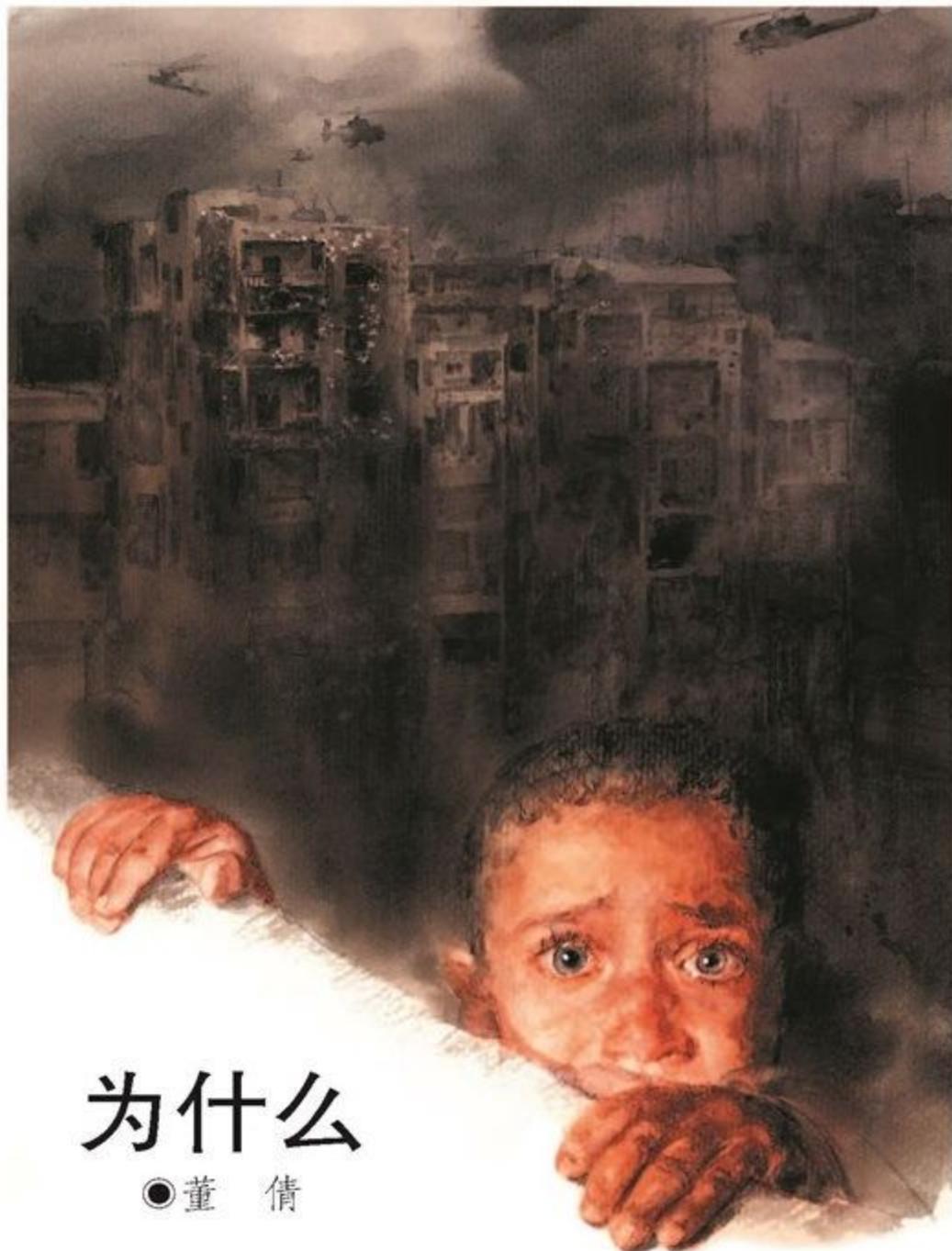
弟子兴奋地告诉大师：“学生刚听到一条好消息！卡洛儿教授昨晚已经病逝，我们从此少了最强大的对手，您在学界的地位将稳如磐石……”

大师一怔，痛苦地低下头：“不，这是一条最坏的消息！”

弟子不解：“再也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批驳你、反对你，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师摇了摇头，怅然若失：“卡洛儿教授死了，我们往下掉了一个档次——从此，和我们对话、交锋的，就都是那些二三流的手了！”

（梅 涵摘自《演讲与口才》2017年第15期）



为什么

●董 倩

一

2017年清明节，我去浙江开化采访那位在自己女儿脑死亡以后捐出她心脏的母亲。受捐者是位老太太，手术之后身体逐渐恢复。老人心存感激，一直想向捐出这颗年轻心脏的父母表达她的感激。可是由于国际通行的双盲原则，捐受双方都不知道彼此，因此也无从表达。2017年清明节前，老人到医院请医生录了一段心跳声，记录了一页心电图，通过红十字会转交到那位母亲手中。我问母亲：“你听

没听过女儿心脏跳动的录音？”她摇头。我问：“想不想听？”“想。”“为什么不听？”“不敢。”我又问：“为什么不敢？你不是梦里梦到女儿很多次吗？为什么她的心跳声的录音在手上，却不敢听？”“因为我的心很乱。我一直觉得闺女是在哪个我不知道的地方生活着，我们只是联系不上而已。可是现在她的心跳声就在我的手上，离我这么近，听见心跳声，倒是提醒我，女儿再也回不来了。”

我步步紧逼，其实于心不

忍。

那位母亲的年龄与我相仿，因此我特别能理解她的心情。从孩子在自己身体里住下，到第一次感受到胎动，再到呱呱坠地、一点点长大，从一个小肉团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这里而有多少母女间的情感交流，有多少只属于她们的美好时光。可是孩子半路先走了，母女一场，情分戛然而止。女儿没了，但女儿的心还活在另一个生命里，本以为女儿走远了，可如今她的心跳声又回到身边。母亲被放在火炉上反复炙烤。

我采访时很少会流泪，但这次没控制住。

采访结束后，我轻声对她说：“对不起。又让你经受了一遍。”她拉住我的手说：“别这样讲，说一说我心里好受些。”何止是她，我也释然。

二

打开电视，BBC的记者在炮火中的加沙地带进行采访，他正在讲述一个故事：以色列的炮弹击中了巴勒斯坦的一处平民住宅，一名即将分娩的孕妇被炸死，但她肚子里的婴儿被医生接生，来到这个世界。这个小生命虽然顽强，但是她降生之后面对的却是一个最原始、最危险的环境，没有母亲的奶水和保护，没有适合她生长的环境，有的只是连天的炮火和阵阵哭号。她在黑暗中来到这个世界，与母亲擦肩而过。在啼哭挣扎了5天以后，她放弃了，又回到黑暗中。相比这个残酷的世界，冰冷的黑暗更安全。她来过，活过，只



为什么人们喜欢坐过山车

● [英] 克里斯蒂安·贾勒特

有些人，尤其是那些喜欢寻求刺激的人似乎都喜欢坐过山车，为什么呢？简单来说，他们想要享受刺激的感觉，但是又不想冒太大的风险。他们知道坐过山车是一种相对安全（抛开罕见的意外事故）的活动，他们可以在有保障的情况下体验恐惧所带来的快感。心理学家将这称为“良性受虐狂”现象。它似乎是一种独特

的人类现象。享受云霄飞车的乐趣，与某些人从极限运动中获得乐趣截然不同，因为极限运动中的恐惧和危险是完全真实的。

在过山车的例子中，这种感觉与恐惧有关。但是良性受虐狂的例子不只是体验恐惧，还包括其他一些在安全范围内、挑战自己某些方面的承受能力的事情，比如看悲伤的电

有5天。

在加沙地带拥挤不堪的医院里，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惊恐万状。急救床上躺着一个个浑身血污的孩子，旁边是他们绝望和不知所措的父母。而对摄像机镜头，他们痛苦不解地连声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在巴以双方艰难达成停火协议的几个小时，巴勒斯坦人赶紧回到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家。六层的居民楼只剩下骨架，但是家里的沙发、衣柜还在原地。女人在瓦砾中忙碌，搜寻着保存下来的生活用品；男人则坐在沙发上，跟记者说：“我努力了一辈子才得来的家，一转眼就没了。”

我看着这条不足3分钟的新闻，它让人胆战心惊，毛骨悚然。这不是电影，是新闻，是真实的战乱，是每一颗心体会到的真正的绝望。这则新闻发生在2014年7月，虽然只有短暂的几分钟，我却在日后

经常想起。

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每天在阳光和安宁中醒来，开始日复一日的平静生活。我们有多少欲望，多少埋怨，可是跟那些生活在战乱中的人相比，我们是多么幸运，我们应该感谢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随着记者的脚步看到了不同地方的不同人的生活。虽然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信仰，属于不同的种族，但我们却没有因为和他们隔着千山万水而漠不关心。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他们的惊恐我们能理解，他们的绝望我们能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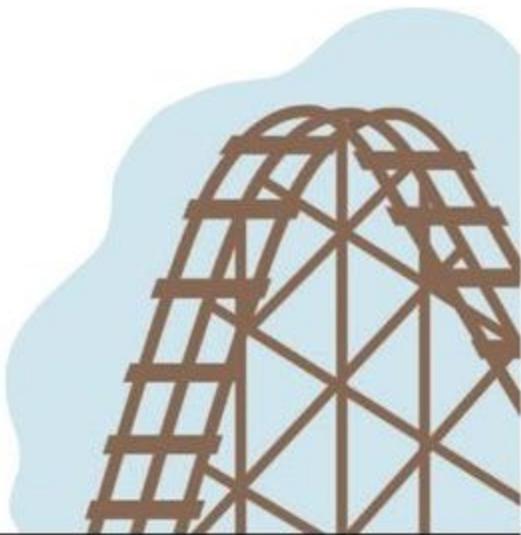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记者这个职业的价值和意义：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抽身，到陌生的地方和陌生人的心里去，把他们特殊的经历和体验告诉更多的人，参照思考自己的生活。

三

记者这个行当，交浅言深。

影、听恶心的笑话以及吃超级辣的辣椒等。

（秋水长天摘自《大科技·科学之谜》2017年第9期，视觉中国供图）



人都有难以解释的心理，埋在心里的话不愿跟熟识的人讲，反倒愿意选择陌生人去倾诉。坐在跟前的这个陌生人，你想知道他的想法，只要找到那扇门。而找到、推开那扇门的钥匙，就是“为什么”。

入职二十多年，我已人到中年。年轻时的浅薄一层层退去。生活的不易和复杂让我在采访每一个人的时候，能更深地理解他的处境，以及他身处其间的种种艰难和思量。因为我知道，每一张平凡的面孔后面，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日子。

（田宇轩摘自东方出版社《懂·得》一书，王青图）

不论什么大人物都会有自己的精神危机，真正的强者不是从来不发生危机的人，而是发生了危机能咬着牙挺过去的人。

——王蒙



被温柔对待的瞬间

张佳玮

我在上海住时，看见一个湖北馆子，灰扑扑的，貌不惊人，只是门楣上“热干面”三个字触动了我的情肠——我在武汉户部巷吃过两次热干面——于是推门进去。店堂不大，略暗，老板和桌椅一样方正，色黄蜡，泛油光。但老板端菜上桌，顿觉人不可貌相。

热干面，煮晾得很像样。而筋道，舌头能觉出芝麻酱粗粝的颗粒感，很香。

一份豆皮，炸得很周正。豆皮香脆，糯米柔软，油不重，豆皮里除了常见的笋丁、肉粒和榨菜，甚至还有小虾肉碎，咬上去脆得“刺”一声，然后就是口感纷呈。老板说是“因为上海客人爱吃”。

一份吊锅豆腐，用腊肉烩豆腐干，豆腐先炸过，表面略脆，再烩入腊肉，汁浓香溢。

吃完结账，老板不好意思地说：“店里环境不太好，不过我们有外卖！”说完，他给了我一张名片，指指电话号码。

后来我打电话叫外卖，有时会这样：

“今天要一份豆皮、一份热干面……还有什么？”

“有糍粑鱼、粉蒸肉、吊锅豆腐、玉米汤、武昌鱼、辣子炒肉……”

“那要一份粉蒸肉、一份吊锅豆腐、一份玉米汤……”

老板便打断我：“这么多，你们两个人吃不掉！听我的，一份粉蒸肉就可以了，我再给你配个。”

“好。”

外卖送来了，老板隔着塑料袋指：“这盒里是粉蒸肉，这盒里是豆皮，这盒里是热干面……这瓶是绿豆浆。”

“绿豆浆？”

“嗯，我弄给自己喝的，很清火，很好喝。”

“菜单上没见过这个啊！”

“嗯，是我自己做的。还有这盒里是洪山菜薹，我给你炒了一下。”

“这个你的菜单里也没有。”

“没法供，这是我老婆从武汉带过来，我们自己吃的。如果卖，一天就卖完了。”

“那怎么算钱呢？”

“这两样算我送的。”

2012年秋天，我离开上海，到了巴黎。巴黎也有外卖，但基本限于汉堡、土耳其烤肉和比萨，而到晚上还服务的，甚难见到。隔了一年，我回上海，为了方便起见，在离原住处甚近的酒店订了房间。到晚上，肚子饿了，我拨了湖北馆子的电话。电话响了两下，就接通了。

“现在还开店吗？”我问。

“开的。”

“那要一份豆皮、一份热干面、一份粉蒸肉、一份糍粑鱼，我一会儿就到，菜先炒着吧。”

“好。”对面应了一声，隔了一会儿，很温和地补了一句，“回来啦？”

“是，回来啦。”

（倩儿摘自微信公众号“张佳玮写字的地方”，宋德禄图）



你看见了什么

智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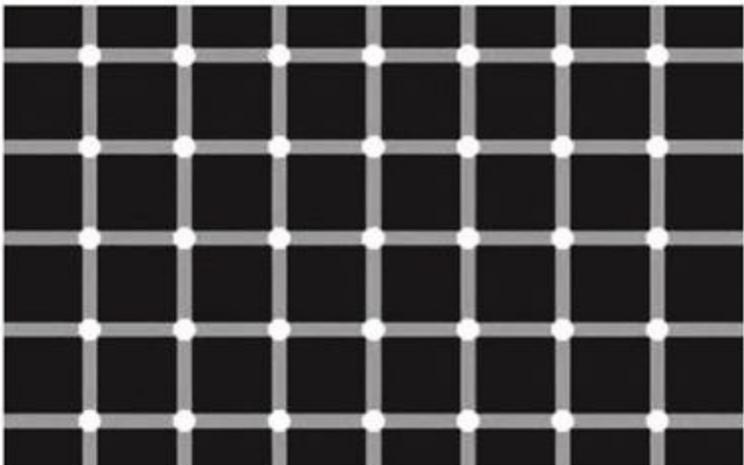
凡是第一眼看下图是鸭子的，男人特质多一点；凡是第一眼看到是兔子的，女人特质多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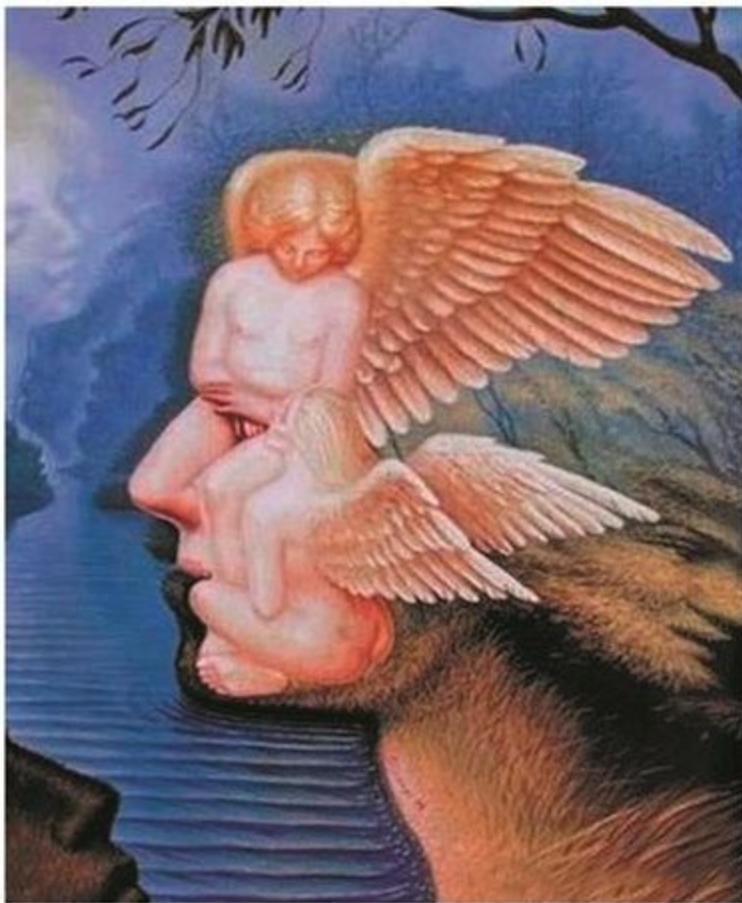
第一眼看到什么，说明你潜在是什么。到底你是天使还是魔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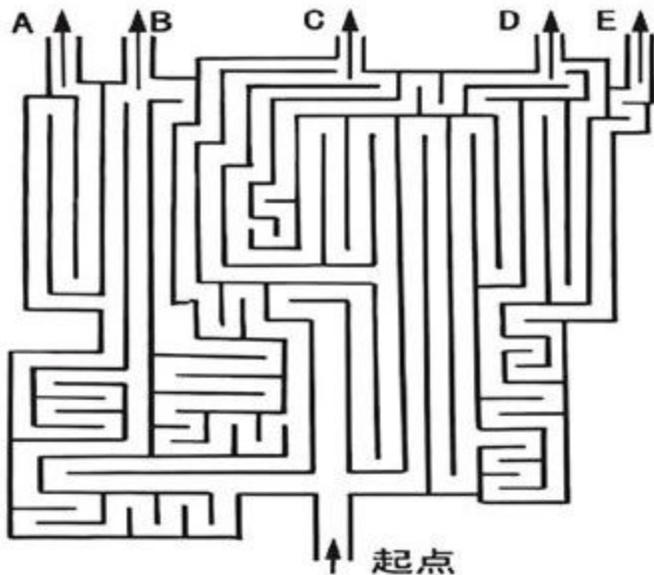
心理测试：心理压力越大，黑色小点闪动得越快。



你能看到多少张脸呢？1~3张：轻度弱智；3~6张：正常人；7~10张：超过常人；11~15张：天才！



测试你适合的职业：A：警察、教练、作家；B：漫画家、会计、导演、设计师；C：领导、律师、指挥；D：医生、教师、歌手、记者、工人；E：演员、司机、商人、基层管理人员。✿





一个人种一片森林

●郭孟媛

当黎明照亮印度布拉马普特拉河中的马久利岛上郁郁葱葱的森林时，森林中的野生大象在周边的村庄觅食，村民种植的黄麻被踩踏得体无完肤；老虎不客气地猎食村民赖以生存的家禽与牲畜。周边的村民被激怒了，拿上电锯和砍刀，要去砍伐森林。“砍掉这些树对你们来说没有任何好处，你们要想砍树，就先砍倒我！”雅达夫·帕耶拦住了村民的去路。晒得黝黑的帕耶并不高大，甚至有点瘦弱，但若有人企图破坏森林，他守卫森林的架势足以震慑所有破坏者。因为，这片森林的每一棵树都是帕耶亲手种下的。

自1979年以来，帕耶从一颗种子开始，单枪匹马地把一片贫瘠的土地变成一片比纽约中央公园还要大的森林。因此他被印度前总统尊称为“印度森林之子”。

当年，年仅16岁的少年帕耶回到他的出生地——马久利岛。有一天，成千上万的蛇被洪水冲上岸，死在没有树荫遮盖的烈日下。年少的帕耶坐在岸边抚摸着已干枯的蛇的尸

体。“我坐下来，为它们死气沉沉的尸体哭泣。那就像是一场大屠杀，惊醒了我。”

马久利岛在每年季风时节都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河中岛屿，



河水上涨会淹没岛上的一切——冲毁房屋和农田，流水和沉积物慢慢地“吞噬”着岛屿。在过去的70年里，它的面积已经减少了2/3，人们担心它将在未来20年内被淹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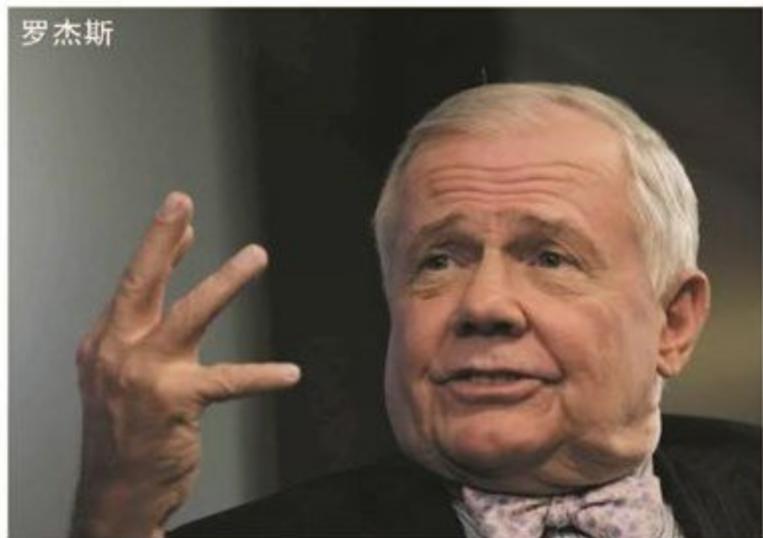
政府没有帮助村民解决洪水将淹没家园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现在岛上用沙袋和混凝土修建了一些堤坝，但除了用作晾晒衣物，似乎没有其他用处。帕耶认为，采用自然的方法将比遵循政府的防洪计划更为有效。当地森林管理部门告诉他沙洲上无法植树，可他仍然决定试一下，在沙洲中开始

了与世隔绝的植树生活。他给花草树木浇水、修剪，从“长得快”的竹子到价值高的柚木，沙洲上的“绿色”渐渐取代了“黄色”。

一个人管理着550公顷的沙洲，灌溉树苗成为帕耶最头痛的问题。他就地取材，自创了“竹子浇水系统”。在每株树苗上搭一条竹子轨道，上面放着泥巴做的罐子，罐底有洞，盛在罐子里的水一点点滴在竹子做的轨道上，再慢慢流到树苗上。

日复一日，本来干旱死寂的沙地，慢慢变成一个和谐的生态环境，生态的平衡造就了动物理想的栖身之地。红蚂蚁和蚯蚓被他引来给土壤“松松筋骨”。很快，其他动物“闻风而来”。濒临灭绝的独角犀牛、孟加拉虎、40年没见的秃鹫回到这里。一个由100头大象组成的族群每年都会来此度假，舒适地居住3个月。2008年，印度政府的森林管理部门跟踪一批迁徙的大象，发现了这片森林。从此森林以帕耶宠物的名字“莫来”命名。





你在思考什么 ●程 刚

罗杰斯是当今世界响当当的投资者，也是美国华尔街的风云人物。富有卓见的思想总是让他的投资收获巨大回报，他也成为美国证券界最成功的实践家之一。

1974年，美国商界出了一件大事：洛克希德公司的利润几乎降到了零。许多投资专家纷纷预测，不出半年，公司将破产。此时，舆论也是一边倒地支持这些专家的看法，只是普通民众有些不太相信，这个公司可是为美国生产飞机和军用设备的大公司，怎么会濒临破产呢？

事态真如专家所预测的那样，不久后，洛克公司的股票开始快速跌落，公司的命运似乎走到尽头。然而，就在公司股票跌至破产价位的两美元时，一个让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罗杰斯倾其所有，买进洛克公司的股票。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傻了，可他并不回应，而且

消失在公众视线里。

两个月后，又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奇迹发生了：洛克公司的股票突然从寂静中暴发，股价从2美元升至120美元，罗杰斯完成了其资金的一次重要积累。

这段时间，罗杰斯到底做了什么？面对大众的疑惑，罗杰斯笑着说：“我每天都在房间里看关于埃及、叙利亚和以色列战争的消息。”“看这些干什么？”人们更加不解。

罗杰斯解释道：“我发现一个重要现象，以色列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飞机和飞行员，完全可以掌控局面，但他们却损失了数千人和坦克等大量武器。”“可这有什么意义呢？”人们又问。“后来，我才搞清楚，原因是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飞机中的一种电子设备无法和苏联提供给埃及的相比，以色列的战机刚起飞，埃及就会发现……因为我们当时的国防工作主要集中在越战的后勤补给上，忽略了科技发展。我想，这场战争过后，美国一定会斥巨资投入洛克希德，以图军事科技超越苏联，所以，我觉得应该立即买入洛克公司的股票……”

在场的人听得目瞪口呆，接下来便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罗杰斯后来在各个商学院演讲时，都要阐释一个重要的理论：不要相信太多专家的预测，如果他们能够预测准，那他们早已腰缠万贯了。一个真正的投资者，必须学会在实践中独立思考，练就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明 湘摘自《思维与智慧》2017年第10期）

然而，森林里的野生动物也给他惹来麻烦。香蕉树成了他平息对抗的法宝。贪吃的大象被吃不尽的香蕉吸引在树林里，不再走出树林骚扰村民。猴子也跑来“分一杯羹”，候鸟在林间叽叽喳喳，鳄鱼于水中嬉戏，小鹿时不时地来到河边映照自己美丽的身影。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味”，老虎也不再离开树林猎食。阿萨姆邦的首席部长称赞帕耶是“一个

真正的环保主义者”，他展示了“一个普通人可以带来的改变”。

“当树木长高长大后，保护它们对我来说有些困难，最大的威胁来自人类。他们会为了经济利益毁掉这片森林。”帕耶说。

目前，世界上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2000万公顷的速度急剧消失。全球森林面积已从文明初期的76亿公顷锐

减到现在的34.4亿公顷，仅在1950年~1980年间，全世界的森林面积就减少了一半。

“和其他人一样，我为这个世界的命运感到担忧。我目睹岛上发生的坏事，于是便尽我所能去修复。”帕耶说。

直到现在，他仍在岛上栽树，“我会一直种下去，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张建中摘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10月11日）

一本杂志，没有书籍的厚重，却有翻阅的轻松；没有文字积压造成的三分钟热度，却有文图搭配带来的视觉享受，放下手机，从阅读这本杂志开始，生活那么重，它会让你变得轻盈。

读者传媒优秀期刊

- 《读者·原创版》 月刊 智识、博闻、雅趣、独立、原于我心，为你而创。 邮发代号：28-221 全年订阅价：60元
- 《读者欣赏》 月刊 你的艺术品鉴百科全书，艺术品位教科书。 邮发代号：46-256 全年订阅价：192元
- 《老年博览》 旬刊 博众家之长，览世间万象，助老年人生，享幸福夕阳。 文化综合版（上旬刊）邮发代号：54-52
亲子生活版（下旬刊）邮发代号：54-188 各版全年订阅价：66元
- 《飞碟探索》 双月刊 关注神秘、探索未知，激发想象好看又新奇的科学杂志。 邮发代号：54-35 全年订阅价：60元
- 《故事作文》 月刊 选择《故事作文》，作文高手就是你！ 低年级版（小学一至三年级）邮发代号：54-141
高年级版（小学三至六年级）邮发代号：54-23 各版全年订阅价：60元
- 《读者·读点经典》 月刊 品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篇，让经典照亮人生，提高中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中、高考作文与阅读加分。
邮发代号：28-222 全年订阅价：96元



《般若·蕴美》唐卡礼盒



凌美·恒犀钢笔



《自然·萌》系列笔记本

订阅方式

1. 您可以前往离您最近的邮局或拨打11185，告知杂志邮发代号进行订阅。
2. 或者您也可以选择淘宝、微信订阅，更加便捷。扫二维码，进入淘宝或微信了解详情、订阅杂志，下单即享赠礼，更有快递包邮，还有机会参加抽奖活动。



淘宝“文华漾风”店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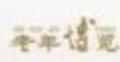
微信“悦读书屋”店铺

通过淘宝、微信订阅，即可获得读者文创“自然·萌”笔记本2册（封面图案随机）

参与抽奖更有机会获得由读者文创倾力打造的价值3800元的《般若·蕴美》唐卡礼盒一份，内含热贡唐卡著名画师的手绘唐卡一幅，读者定制款LAMY钢笔一支，唐卡填色书一本，并配有读者独家颁发，作者亲笔签名的收藏证书。



我们的故事一直在继续



以上活动内容由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期刊出版中心负责解释。
咨询电话：0931-8773071、8778485、8773139



“《读者》光明行动” (55)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史家寨乡位于陕西省蓝田县境内，属于国家级贫困乡。2017年11月2日，“《读者》光明行动”专家医疗队来到史家寨乡，为这里的学龄前儿童进行义诊。接受检查的105人中，视力不良者竟有30人，比例高达28.5%，这在“《读者》光明行动”历次筛查中从未出现过。低龄儿童视力问题日益突出，而弱视更是一种危害儿童视功能的眼疾，“《读者》光明行动”任重道远。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的定点治疗已接近尾声，一个患有弱视的藏族小姑娘视力恢复得不错。她名叫边巴拉姆，今年10岁，在不久前的筛查中，被确诊为重度弱视，双眼矫正视力仅为0.2和0.1。因为长期低视，她养成了眯眼的坏习惯，双眼已轻度变形。边巴拉姆的妈妈是一名环卫工人，爸爸在一家事业单位做门卫，夫妻俩每月收入加起来不到4000元，除去房租，收入勉强能支



边巴拉姆和妈妈



日喀则市小学的孩子們

撑一家四口的生活。父母虽然早就知道边巴拉姆患有弱视，但去医院打听治疗价格后，只能放弃。去年，边巴拉姆的哥哥考上外省的大学，家里的负担更重了。这次能够得到免费治疗，边巴拉姆一家很开心。妈妈一直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着：“谢谢，谢谢……”

目前，“《读者》光明行动”专家医疗队正兵分两路，赶往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和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展开弱视筛查工作。此次筛查结束后，“《读者》光明行动”2017年度的筛查工作将告一段落。

感谢所有爱心人士的支持，在新的一年里，“《读者》光明行动”定将不忘初心，一如既往地践行爱、传播善，与您一同帮助更多贫困弱视儿童！

参与公益，
帮助贫困弱视儿
童靠近光明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西翠路支行
户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账号：320756027856

邮局汇款

单位名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彰化路9号中扶国际4层
邮政编码：100097

在线捐款

请登录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官网 www.ccafc.org.cn，进入“捐赠通道”，选择“《读者》光明行动”项目进行捐款。

- (1) 使用网上银行在线捐赠
- (2) 使用支付宝在线捐赠
- (3) 使用财付通在线捐赠

（捐款时请务必于附言栏内注明“《读者》光明行动”；如需捐款发票，请留下详细通信地址）

【编者按】

读者读书会推荐的第15本书，是恩斯特·贡布里希所著的《世界小史》。贡布里希是英国著名的艺术史家、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被誉为“英国乃至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史家”和“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和思想家之一”。

作者用成熟睿智的文笔，将人类从古至今几千年的发展历程浓缩在这本小书

中，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幅神态鲜明、脉络清晰的画面：猛犸象猎人栖身的简陋山洞、广阔水域上闪闪发光的雅典卫城、黑烟滚滚的迦太基城废墟、充满雄性荷尔蒙和血泪的罗马斗兽场、折戟沉沙的无敌舰队、只剩断壁残垣的圆明园，还有硝烟弥漫的“二战”战场……随着贡布里希的讲述慢慢推进，当我们意识到历史的真实存在时，它已经近在眼前了。可以说，从来没有一本讲述

世界历史的书，能像《世界小史》一样，用如此简练生动、优雅平和的语言，勾勒出时而辉煌灿烂、时而暗夜茫茫的文明进程中，人类对自由、平等、博爱不屈不挠的追求，对抗压迫、邪恶、黑暗的无畏勇气，以及对人性、对未来永不止息的美好期待。

关注读者读书会，开启美好阅读生活



一本写给孩子和恋人的世界史

◎何似

一

1936年《世界小史》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响，没过多久便被翻译成5种语言。时至今日，这本书已被翻译成18种语言，畅销全球，并广获好评。

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提姆·布莱尼说：“全书39篇短章，每一章都生动活泼，充满睿智的见识和让人久久回味的图景。”

英国历史学家丽萨·贾丁认为：“因为《世界小史》的出现，未来会有更多人想要成为历史学家，将自己的毕生热情投注于历史和真理。”

《每日电讯报》评价这本书：“人类历史的全部进程，从史前一直到‘二战’，都浓缩在流畅的故事里……让人手不释卷。”

最新版的《世界小史》共有40篇短章，第40章是1985年新加入的，描写的是作者20世纪所经历的。在书的目录部分每一章标题的后面，都有许多关键词。比如第14章“历史的敌人”下面标注了：秦始皇帝、焚书、中国的长城等关键词，让人对每个章节的主要内容一目了然，方便读者检索阅读。

二

贡布里希1909年3月30日出生于维也纳。他在维也纳大学攻读艺术史和古典考古学，取得博士学位后，移居英国。他是许多学术研究机构和学会的成员，拥有13个荣誉博士头衔。1972年，他受封为爵士；1975年，被奥地利授予科学与艺术领域一等荣誉十字勋章，并获得荷兰“伊拉

斯谟奖”；1977年，被联邦德国授予功勋勋章；1984年，获得奥地利“科学与艺术荣誉象征”的称号……贡布里希爵士于2001年11月3日在伦敦辞世，享年92岁。

贡布里希善于用简明晓畅的语言讲述严肃的主题。他既有写给学者阅读的专业著作，也有写给很多普通读者阅读的入门书籍。因此，他深受学者的尊敬与普通读者的喜爱。

一个艺术史家怎么会去写世界史？这的确让人有些出乎意料，而且这本书还是他的第一部作品。这本《世界小史》的诞生相当有趣。

当时，一位编辑找到贡布里希，希望他将一本英语版的历史类童书翻译成德语。他看了书后，觉得根本不值得翻译，并且认为自己能写一本更

好的。于是编辑要求他试写一章看看。在写博士论文的那段时间里，贡布里希正好在与一个朋友的女儿通信。小姑娘好奇地问他每天都在做些什么，他就用小姑娘能够理解的方式来介绍自己的论文内容。久而久之，他发现用简单的语言就可以将绝大多数事情给孩子解释清楚。

试写的那一章，得到编辑的肯定，编辑要求他在短时间内完成全书。某一次约会，他给恋人伊尔泽读了书稿，没想到她十分喜欢。此后，每次见面他就给伊尔泽念书稿，直到这本书全部写完。

在这本书的第一页，有这样一段话：

献给伊尔泽

因为是你一直在聆听

所以这本书也会一直属于你

可见，这是一本充满爱的历史书，是一本写给孩子和恋人的世界史。

三

本书的每一章都有一个主题。贡布里希先是按照世界文明诞生的时间，分地域讲述各个地方的历史；然后又从思想萌芽的角度入手，写希腊的法制、印度的佛陀、中国的孔子；接着再讲每个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亚历山大、秦始皇、恺撒等等。

比如本书的第二章，讲述了史前史，即人类产生并在劳动中逐渐进化成现代人的时期。这一章节的标题很有趣：“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发明家”。主要讲了以下内容：

在海德堡发现的下颌骨
尼安德特人、史前史、火
工具、洞穴人、说话、绘
画、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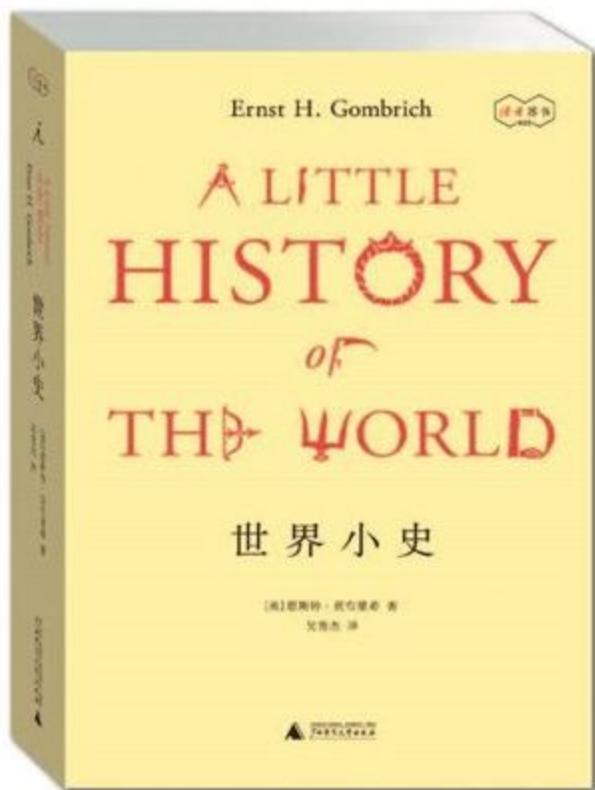
冰河时代和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的木桩建筑

像你一样的人

在讲到什么是史前史时，贡布里希就像在给孩子讲故事一样，从“人们在海德堡发现的原始人下颌骨与现代人的很不一样”开始，说到人们判断



《世界小史》书影

出他们大约出现在什么时候，“这个所谓的‘大约’，没有名字、没有准确的年代，这可不是历史”。自然而然地，作者引入“史前史”这个概念，他解释道：“这些事情发生在历史之前，因此也被称为史前史。人们只是大概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当真正的历史开始时，那时的人已经有了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衣服、

房子和工具等。”

知道原始人为什么要山洞里凿刻各种动物吗？面包又是怎么来的呢？贡布里希解释道，因为那些都是原始人梦寐以求的好猎物，他们觉得将它们画在墙上会使猎物更容易出现；至于面包，冰河时期结束后，气候慢慢变暖，原始人也学会如何种植物。他们将植物的果实搓开，调成面糊，再放到火上烤，就成了面包。

取火、语言、工具、房子、图画等等都是原始人发现和发明的。以前还没有哪本书把原始人描述成发明家的，也不曾发现，原来原始人和我们是如此亲近，感觉并不遥远。

这大概也是作者想要告诉读者的吧：要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在你吃着如今觉得再平凡不过的面包时，在你轻而易举地使用火时，也能够想起那些原始人，那些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发明家。

四

总而言之，这本书不仅每一章节的标题都十分新颖，而且内容环环相扣，可读性很强。不了解历史的人可以在书中了解历史，了解历史的人可以看看作者用何种方式看历史，是如何把严肃的话题讲得那么轻松有趣。

正像这位可爱的绅士自己所说：“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放松，能够追踪历史，不必去写笔记，不必记住人名和年代。我也答应你们，我肯定不会拿这些东西去考你们！”

（摘自微信公众号“精读”）



本期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强先生抄写。

夜 间

[德] 赫尔曼·黑塞 欧凡译

我常自睡梦中惊醒，当脑际浮现：

一艘大船穿过寒夜航行

寻觅汪洋大海，驶向

我渴望已久的海滨。

或者在没有水手去过的所至，

升起红色的极光隐隐。

或者一只陌生美人的手臂

在雪白柔软的枕畔把爱找寻。

或者一位夙缘前定的伙伴

在远海上走进了命运的绝境。

或者从未识我的天地之母

在我睡梦中轻呼我名。

黄 强 抄

